



READERS

读者®

■ 人生的波澜

■ 简·奥斯汀：太多或太少的智慧

■ 游戏三境界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新读者

2016-7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12期 四月上



细 艺

●斯 人

一个朋友对我说：“退休后要有一点‘细艺’。”“细艺”二字，真是传神。

一种小小的兴趣，就是细艺。退休后学点书法，打太极，拎一部小相机拍点有趣的照片，或者把闲置一旁多年的二胡再拿出来练练，都是细艺。

有人从小就集邮，坚持几十年，退休后当然可以继续；有人收集蝴蝶标本养成了长久的兴趣，那也值得保持下去。

培养细艺不需太多时间，也不要太费神，行其所欲行，止其所欲止，没有目的，没有野心，无关宏旨，有益身心。

做人不怕忙碌，只怕无聊。忙碌逼你好好安排时间，忙里偷闲；无聊时却不知道如何是好，坐立不安。

明代袁中郎曾说：“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终日忙忙”当然是假象，就是好像有很多事做，但做的事都无趣，所以也不知自己在忙什么。更惨的是“无事而忧，对景不乐”，简直了无生趣了。

细艺可以填充你突然多出来的时间，不是什么正经事，做起来又可以很正经；虽然做起来很正经，但也不必抱着一种很正经的心态去做。细艺的好处就是：它像是工作，又像是休闲，以工作的态度去休闲，又以休闲的方式去工作。

人一生都应该有细艺，不必等到退休后。



(刘 振摘自《大公报》2016年1月18日)



《河上花图》(局部) 八大山人绘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高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副总编辑

·编辑部·

主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高翔飞

编辑 李秀娟 韩维普

蔡 莹 马逸尘 孙烈举

美术编辑 李艳波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颖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诺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斌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蕊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任 王 伟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义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瑞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6年第7期

文苑

【卷首语】 1 / 细艺 斯 人

【文 苑】 4 / 人生的波瀾 歌·亨利
12 / 十八里的半夜雪路 蒋建伟
34 / 切口 三月鹏
44 / 鸽子、风筝、纸鸢 薛 舒
63 / 树 菲利普·拉金

【书林一叶】 46 / 靠谱与成功 罗振宇

【原创精品】 66 / 鸽子 陈禹峯

人物

【人 物】 40 / 简·奥斯汀：太多或太少的智慧 Clara 写意

【名人轶事】 55 / 民国做派 刘仰东

社会

【杂谈随感】 7 / 竹子上学 佚 凝
16 / 欲望 戴 军
20 / 静时书有痕 黎武静
21 / 第四位诗人 林清玄
37 / 借钱的本事 冯 仑
43 / 巴兰的驴子 叶兆言
57 / 袁蓂夫于心不死 白岩松
64 / 所谓天生的不足，都和自已有关 李尚龙

【话 题】 18 / 这些购买力为啥留不住 王 珂 常 欣

【社会之窗】 24 / 微信症候群 王 一

人生

【人世间】 8 / 向高贵的生命致敬 毕飞宇
30 / 失明前再看妈妈一眼 陈轶勇

【人生之旅】 15 / 活着 爱玛胡
28 / 我说我 迟子建
68 / 痛苦的尽头 王新民

【两代之间】 29 / 伟大的父母常乐观 吴淡如

【青年一代】 14 / 永远别害怕自己的声音 威廉·福克纳

生活

【生活之友】 50 / 最健康的一天什么样 江大红

首届
国家期刊奖第二届
国家期刊奖第三届
国家期刊奖第四届
国家期刊奖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 club 到 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 发送短信 KTDZB 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和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版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 (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总第612期) 四月(上)

生活

- 【心理人生】 48 / 你会为什么会买不需要的东西 江意
 【乐活】 9 / 午睡达人 村上春树
 36 / 下酒菜 张佳玮

文明

- 【知识】 52 / 游戏三境界 万维刚
 【在海外】 60 / 德国街角的微笑 辉姑娘
 【历史一页】 54 / 慈禧太后吃鸡蛋 郑培凯
 56 / 汪定去致拿破仑 黄芳彦
 【文化茶座】 71 / 月光的死亡 蒋勋

悦读

- 【幽默小品】 53 / 醉酒的爱尔兰人 张维
 【言论】 17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像】 10 / 艺术之手 Guido Daniele
 22 / 他靠一支粉笔在路上养了29年动物 David Zinn
 58 / 不可思议的照片

点滴

- 【意林】 11 / 饿不死了 馨香老范
 11 / 烧焦的电灯泡 保罗·科埃略
 11 / 生命的真相 安东尼·德·梅勒
 11 / 抱琴未频鼓 刘靖
 【点滴】 6 / 刺进去的生命 三毛
 13 / 心灵独白 吴冠中
 26 / 普通朋友 大冰
 27 / 数学 卡毓方
 27 / 观景 亦舒
 33 / 你会想念你自己吗 张小嫻
 33 / 儒释道三家店 南怀瑾
 45 / 那一份心 于丹
 47 / 不记年龄的上校 夏殷棕
 51 / 天賜格言 凸凹
 63 / 登机门前的甜蜜时光 董晨晨
 67 / 左轮枪 于坚
 70 / 人生不该在小节上浪费工夫 蔡澜

互动

- 【互动】 72 / 互动

艺术

- 【封面】 奕奕(摄影作品) Anna Kravnova



人生的波澜

● [美] 欧·亨利

治安官贝纳加·威特普坐在办公室门口，抽着接骨木烟斗。坎伯兰山脉高耸入云，在午后的雾霭中呈现一片灰蒙蒙的蓝色。一只花斑母鸡高视阔步地走在大街上，“咯咯”地叫个不停。

路那头传来了车轴的“吱呀”声，升腾起一股沙尘，接着出现了一辆牛车，车上坐着兰西·比尔布罗和他的老婆。牛车来到治安官的办公室门前停住，两人从车上爬下来。兰西是个6英尺高的瘦长汉子，有着淡褐色的皮肤和黄色的头发。山区的冷峻气氛像一副甲胃似的罩着他的全身。女人穿花布衣服，瘦削的身段，拢上来的头发，显出莫名的、不如意的神情。这一切都透露出一丝对枉度青春的抗议。



扫描二维码，分享本文

治安官为了保持尊严，把双

脚伸进鞋子，然后挪了一下地方，让他们进屋。

“我们俩，”女人说，声音仿佛寒风扫过松林，“要离婚。”她瞅了兰西一眼。“离婚。”兰西严肃地点点头，重复说，“我们俩怎么都不对劲儿。住在山里，即使生活和和美美，也够寂寞的，何况她在家里不是像野猫似的气势汹汹，便是像猫头鹰似的阴沉沉，男人为什么要跟她一起过日子。”

“那是什么话，他自己是个没出息的害人虫，”女人并不十分激动地说，“老是跟那些无赖和贩私酒的鬼混，喝了玉米烧酒就挺尸那样躺着，还养了一群讨厌的饿狗，害得我天天去喂！”

“说真的，她老是摔锅盖，”兰西还嘴说，“把开水泼在坎伯兰最好的猎狗身上，不肯做饭给男人吃，深更半夜还

骂骂咧咧地唠叨个没完，不让人睡觉。”

“他老是抗缴税款，在山里得了个二流子的名声，谁还能好好睡觉？”

治安官从容不迫地着手处理案件。他把唯一的一把椅子和一条木凳让给了诉讼人，然后打开桌上的法令全书，细查索引。没多久，他擦擦眼镜，把墨水瓶挪动了一下，开口说：“就本庭的权限而言，该法令全书并没有提到离婚的问题。但是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如果治安官有权替人证婚，那么很清楚，他也有权办理离婚事宜。本庭可以颁发离婚证书，并由最高法院认可它的效力。”

兰西·比尔布罗从裤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烟草袋，又抖出一张5元的钞票。“这是卖了一张熊皮和两张狐狸皮换来的，”他声明说，“我们的钱全在这几了。”

“本庭办理一件离婚案的费用，”治安官说，“是5块钱。”他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把那张票子塞进粗呢坎肩的口袋里。治安官费了很大劲儿，花了不少心思，才把证词写在半张纸上，然后在另外半张上照抄一遍。兰西·比尔布罗和他的老婆静听治安官念这份将给他们自由的文件：

兰西·比尔布罗及其妻子阿里艾拉·比尔布罗今日亲来本官面前议定，不论将来如何，双方此后不再敬爱服从对方。订立协议时，当事人神志清醒，身体健康。特发给此离婚证书为凭。今后各不相涉，



上帝签署。

田纳西州，比德蒙特县治安官 贝纳加·威特普治安官正要把一份证书递给兰西，阿里艾拉忽然出声阻止。

“法官，你先别给他那张纸。事情并没有完全了结，我需要赡养费。男人丢掉老婆，生活费用分文不给可不行。我打算到猪背山我兄弟埃德家去，我得有一双鞋子、一些鼻烟和别的东西。兰西既然有钱离婚，就得给我赡养费。”

兰西·比尔布罗听得目瞪口呆。女人总是节外生枝，提出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来。治安官贝纳加·威特普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司法解决。法令全书上没有关于赡养费的明文规定，可那女人的确是打着赤脚。去猪背山的路径不但曲折，而且满是石子。

“阿里艾拉·比尔布罗，他打着官腔问道，“在本案中，你认为要多少赡养费才合适？”

“我认为，”她回答说，“买鞋什么的，就要5块钱吧。作为赡养费这不算多，我估摸着可以让我到埃德兄弟那儿去了。”

“数目不能说不合理，”治安官说，“兰西·比尔布罗，在发给离婚证书之前，本庭判决你付给原告5块钱。”

“我再没有钱了。”兰西沉郁地低声说，“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

“你如果不付，”治安官从眼镜上方严肃地望着兰西说，“就犯了藐视法庭罪。”

“我想如果让我延迟到明

天付款，”丈夫请求说，“我或许能想办法拼凑出来。我从没有料到要付什么赡养费。”

“本案暂时休庭，明天继续。”贝纳加·威特普说，“你们两人明天到庭听候宣判。那时再发给你们离婚证书。”

“我们还是去齐亚大叔那儿过夜。”兰西决定说。他爬上牛车，阿里艾拉从另一边爬了上去。缰绳一抖，牛车在轮底扬起的尘土中走了。

治安官贝纳加·威特普继续抽他的接骨木烟斗。将近傍晚时，他收到了他订的周报，就一直看到暮色使字迹模糊的时候。他燃起桌上的牛油蜡烛，又看到月亮升起来，算来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他回家要穿过一条被月桂树从遮掩的小岔道。一个黑漆漆的人影从月桂树丛中跨出来，用来复枪对着治安官的胸膛。那个人把帽子拉得很低，脸上也用什么东西遮住一大半。

“我要你的钱，”那个人说，“别废话。我神经紧张，我的手指在扳机上哆嗦呢。”

“我只有5……5……5块钱。”治安官一面说，一面把钱从坎府里掏出来。

“卷起来，”对方发出命令，“把钱塞进枪口。”

票子又新又脆，虽然治安官手指有些颤抖，不灵活，但把它卷起来并不怎么困难，只是塞进枪口的时候不太顺畅。“现在你可以走啦。”强盗说。

治安官不敢逗留，赶快跑开。

第二天，那头小红牛拖着

车子又来到办公室门口。兰西·比尔布罗当着治安官的面把一张5元钞票交给他的老婆。治安官虎视眈眈地盯着那张票子。它似乎曾经被卷过、塞进过枪口，因为还有卷曲过的痕迹。但是治安官忍住了没有作声。别的钞票很可能也会卷曲的。他把离婚证书分发给两人。两人都尴尬地默默站着，慢吞吞地折起那张自由保证书。女人竭力抑制着感情，怯生生地瞥了兰西一眼。

“我想你要赶着牛车回家去了。”她说，“木架上的铁皮盒子里有面包。我把咸肉搁在锅里，免得狗偷吃。今晚别忘了给钟上弦。”

“你要去你的埃德兄弟那儿吗？”兰西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

“我打算在天黑之前赶到那里。我不指望他们会欢迎我，可是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投靠了。路很长，我想我还是趁早走吧。那么我就说再会了，兰西——要是你也愿意说的话。”

“如果谁连再会都不肯说，那简直成了畜生，”兰西用十分委屈的声调说，“除非你急于上路，不愿意让我说。”

阿里艾拉默不作声。她把那张5元的钞票和她的那份证书小心折好放进怀里。贝纳加·威特普用伤心的目光从眼镜后面望着那5块钱到别人的怀里去了。

“今晚老屋里一定很寂寞，兰西。”她说。兰西·比尔布罗凝望着坎伯山脉，他没有看阿里艾拉。



“我也知道会寂寞的，”他说，“但是人家怒气冲冲，一定要离婚，你不可能留住人家呀。”

“要离婚的是别人。”阿里艾拉对着木凳子说，“何况人家又没有让我留下。”

“没有人说过不让呀。”

“可是也没有人说过让呀。我想我现在还是动身到埃德兄弟那儿去吧。”

“没有人会给那只旧钟上弦。”

“要不要我搭车跟你一路回去，替你上弦，兰西？”

那个山民绝不流露任何情感，可是他伸出一只大手抓住了阿里艾拉褐色的小手。“那些狗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兰西说，“我想以往我确实太没有出息，太不上进了。那只钟还是由你去上弦吧，阿里艾拉。”

“我的心老是在那座木屋里，兰西，”她悄声说，“我

再也不发火了。我们动身吧，太阳落山前，我们可以赶回家。”

治安官贝纳加·威特普看他们走向门口，竟忘了他在场，便插嘴发话了。“以田纳西州的名义，”他说，“我不准你们两人蔑视本州的法令。本庭看到两个相亲相爱的人消除了误会与不和谐的云雾，重归于好，不但非常满意，而且十分高兴。但是本庭有责任维护本州的道德和治安。本庭提醒你们，你们经过正式判决离了婚，不再享有婚姻状态下的一切权益了。”

阿里艾拉一把抓住兰西的胳膊。难道他们刚接受了生活的教训，她又得失去他吗？

“不过本庭，”治安官接着说，“可以排除离婚判决所造成的障碍。本庭可以立刻执行结婚的庄重仪式，使双方如愿恢复那光明高尚的婚姻状态。

执行这种仪式的手续费，以本案而论，一切包括在内，是5块钱。”

阿里艾拉从他的话里得到了一线希望。她的手飞快地伸进怀里。那张钞票像正在落地的鸽子似的自在地飘到治安官的桌子上。当她和兰西手挽手站着，倾听那些使他们重新结合的词句时，她那蜡黄的脸颊上有了血色。

兰西扶她上了车，自己也爬上去坐在她身旁。那头小红牛又转了一次向，他们紧握着手向山中进发了。

治安官贝纳加·威特普在门口坐下来，脱掉鞋子。他又一次伸手摸摸坎口袋里的钞票。他又一次抽起那只接骨木烟斗。那只花斑母鸡仍旧高视阔步地走在大街上，“咯咯”地叫个不停。

（暖 阳摘，（比利时）斐 绥莱勒图）

有一年，我从欧洲回台湾去，要去三个月，结果两个月满了母亲就要赶我走，说留下丈夫一个人在远方太寂寞了。我先生没有说他寂寞，当他再見我的时候。

小小的房子里，做了好多书架，一个细木条编的鸟笼，许多新裁的盆景，洗得发亮的地，还有新铺的房顶，全是我回台后家里多出来的东西。然后，我发现了墙上的铜盘。

如果细细去找，可以发现铜盘上面有字，有人的名字，有潜水训练班的名字，有船上的猫，有潜水用的蛙鞋，还有一条海豚。

刻进去的生命

● 三 毛



先去五金店买铜片，放在一边。再去木材店买木材，在木板上用刀细心刻出凹凸的鱼啦、猫啦、名字啦、蛙鞋啦等东西，成为一个模子。然后将铜片放在刻好的木块上，轻轻敲打，轻轻地敲上几千下，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浮塑便出来了。将铜片割成圆的，成了盘子。

一个不太说话的男人在盘子上诉尽了他的爱情，对海的，还有对人的。

我猜，当我不在先生身边的时候，他是寂寞的。

（田文英摘自远方出版社《三毛作品集》一书）



竹子上学

● 铁凝

三十年前，听朋友讲起他的农民老父亲。这位老父亲一生赶牛车、赶马车，没有坐过汽车、火车。后来，在城市读完大学又找到工作的儿子决意请父亲坐一次火车，并告诉父亲要坐快车。父亲这才知道，原来火车还分快慢，就问儿子快车票便宜还是慢车票便宜。儿子答，当然是慢车票便宜。父亲惊奇地说，坐慢车的时间长，怎么反倒便宜？那时我们一边听朋友讲，一边笑，笑那老父亲的天真。

三年前在新加坡，读到一则关于跑步的故事。一个青年和一个老人清晨在公园跑步。青年矫健活泼，老人瘦弱迟缓。本来跑在老人后面的青年，很快就冲到了老人的前边。他优越感十足地回头叹道：“哦，你们这些老人啊，到底是跑不快了啊。”老人并不生气，边跑边对超过他的青年说：“年轻人，你的前边是什么呀？”青年说：“是路

啊。”老人又问：“路的前边呢？”青年说：“还有一座桥。”老人说：“桥的前边呢？”青年说：“是一片树林。”老人问：“树林的前边呢？”青年说：“也许是山吧。”老人问：“山的前边呢？”青年说：“我看不见，恐怕就是生命的尽头了吧。”老人说：“那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呢？”我心里一惊，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智慧。

三个多月前我走进江南山中的一片竹海，请山民教我认新竹老竹。要知道，世间植物唯有竹子长得最快。据说，一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将书包挂在一棵竹子上，坐在竹林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够不着书包了。真是俏皮！我仿佛看见一棵挎着书包的新竹正蹿入云霄去天堂上学。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世故的快时代。我忽然想起朋友的农民老父亲。当年轻的我们笑他天真时，怎知他早就洞悉

了慢的昂贵，就像公园里那位慢跑的老人。但当我想到那个跑步的故事，却也不打算责怪那用心怀优越感的青年。如果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他的确拥有快跑的资本。

连快跑都不敢的青年，岂不是枉费了青春？于是我的眼前不断闪现出那棵挎着书包的翠绿新竹。它的速度令我恐惧，可它挎着书包的样子又让我开怀大笑：挎着书包的竹子毕竟不那么老谋深算，它是去上学吧，是去做人生的学徒吧。

去做人生的学徒，这又让我想起很早以前看过的卓别林主演的一部电影——《舞台生涯》，卓别林扮演一位名叫卡维罗的喜剧演员。我记住了这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卡维罗历尽艰辛终于以他精湛的技艺博得观众狂热地喝彩时，女友激动地对他说，他的表演使同台的那些演员都成了票友。对此，卡菲洛严肃地答道：“不，也许我们都还是票友，要在艺术上真正有点造诣，人生是太短暂了。”

卡维罗的谦逊和“上学”的竹子让我感到艺术的艰辛和生命的局促。我写作，与其说是为了要告诉读者什么，不如说是在向文字讨生命。艺术和写作恰可以盈满我们的精神，放慢我们生命的脚步。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假如人生似一棵绿竹，以我这并不年轻的生命，仍愿做背着书包的那一棵，急切努力，去做人生的学徒。

（阿门摘自山东文艺出版社《铁凝经典散文》一书）



1987年，我还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那一年我大学毕业，成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是健全人，毕业之后，他们将成为残疾人的老师。作为残疾人老师的老师，老实说，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残疾人对我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写过小说《推拿》，所以许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以为我把我所认识的残疾人的故事都写进了小说，事实上不是这样。为了尊重朋友的隐私，我在《推拿》里头没有记录任何一个真人，也没有记录任何一件真事。但是，在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两个故事，人物是真的，故事也是真的。对了，在讲故事之前，我要介绍一下故事中的“我”，“我”是盲人推拿中心所在地居委会的大妈。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戒指的。我有两个盲人朋友，一男一女，他们是一对恋人。有一天夜

里，姑娘把我叫到了大街上，掏出了一枚戒指。她告诉我，她想和她的男朋友分手，这枚戒指是男朋友送的，她请我把这枚戒指退还给她的男朋友。我把小伙子喊了出来，把姑娘的想法转告了他。小伙子对我说，他已经感觉出来了，但是，希望我把戒指再送给女方，理由很简单，恋爱可以终止，这段感情却是真实的，他希望女方把戒指留下来做个纪念。我只能来到女孩的面前，转达了小伙子的意思。姑娘说，都是残疾人，买一枚戒指不容易，请你再跑一趟，退给男方。我又一次来到小伙子的面前，经过我反复劝说，小伙子最终接受了戒指。第二天上午，那个姑娘就消失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盲人大多有他们的心理阴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些自卑，他们担心主流社会的人瞧不起他们。为了补偿这种自卑，他们就格外地自尊。作为居委会的大妈，我时刻能感受到他们心里的那种力量，这力量其实也正是生活中最为朴素的一个原则——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在我看来，一个人只要过上有原则的生活，他就是高贵的，这样的生命就是高贵的。我愿意向这样的生命致敬。

现在我要说第二个故事了，还是关于戒指的。我另外有两个盲人朋友，一男一女，也是一对恋人。这一对恋人要幸运得多，他们最终结婚了。就在他们举办婚礼的前夕，小伙子找

到了我，让我做他们的证婚人。在我给他们证婚之后，婚礼的司仪——江

苏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女播音员，请这对新人交换戒指。小伙子拿出了戒指，是钻戒。那位盲人姑娘也拿出了一枚戒指。现在，我想请朋友们猜猜：姑娘的戒指是用什么做的？

这枚戒指是新娘用她的头发做的。新娘是一个诚实的姑娘，她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们，她买不起钻戒，她只能用她的头发为她的新郎编织一枚结婚戒指。这位盲姑娘说，她的头发太软了、太细了、太滑了，为了编织这枚戒指，她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她差不多用了100个小

向高贵的生命致敬

● 毕飞宇

人上了年纪，比年轻时过得轻松惬意。这样的事找一找，出乎意料，居然还有许许多多。比如“变得不易受伤了”，哪怕被人说了难听的话、受到令人难堪的对待，像年轻时那样心被深深刺痛，甚至夜里睡不着觉的情况变少了。心想“哎呀，没办法”，大白天便呼呼大睡，大概也只有我了吧。

我觉得这可能是习以为常的缘故。在人生路上走得久了，被人家说上两句难听的话、受到一些令人难堪的对待，这样的经历越积越多，变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变得无所谓。“每次都为这种事受伤的话就活不下去啦！”于是学会了躲开那刀尖，不让它刺中要害的诀窍。

这样的话，情绪上当然快活自在了。然而细想起来，这不正说明我的感觉逐渐变得迟钝？为了不受伤，要么穿上厚厚的铠甲，要么让脸皮越来越厚。这样一来，疼痛当然会减少，可感受力也不再敏锐，无法像年轻时那样用新鲜清新的眼光观察世界了。总之，我们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才能过上轻松自在的现实生活。这，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午睡达人

◎〔日〕村上春树

◎施小炜 译

何的事。

这并不值得夸耀——我常常午睡，每天都在工作室的沙发上睡午觉。工作一段时间后，大脑渐渐变得恍惚起来，于是心想：“这可不行，只好睡喽。”躺下身去，渐入梦乡。不长不短，30分钟后便睁眼醒来。这样一来，大脑特别清醒，情绪积极昂扬，马上可以继续工作。

假如人世间没了午睡这东西，我的人生和作品说不定会比现在暗淡，更难令人亲近。要是人家说，那样不是更好吗？呢，我也无法漂亮地反驳。

午睡时，我总是轻声播放音乐，大多是室内音乐或者巴洛克音乐，播放的CD基本固定不变。总而言之，就是我个人有一种叫“午睡音乐”的音乐分类。演奏家们在尽心尽力地演奏，我却拿来做午睡的背景音乐，心里觉得挺过瘾不去。不过，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只好请他们多多包涵了。

于是，午后1点左右在沙发上躺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弦乐五重奏，心中感谢人生：“啊，今天也安然无恙，心灵没受伤，好像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太好了。”

我觉得，好像年轻时越是四处碰壁，被社会打击得遍体鳞伤，等到上了年纪，就越快活自在。假如遇上烦心事，就盖好被子呼呼大睡。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最好的对策。 
（武秀萍摘自南海出版社《爱吃沙拉的狮子》一书，刘树西图）

时才完成了她的作品。我清楚地记得，婚礼上所有的人都流泪了，女播音员几乎泣不成声。唯一没有流泪的人是新娘。她仰着头，“凝视”她的新郎，她那自豪的、倔强的、幸福的、什么也看不到的、远远说不上漂亮的“凝望”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她自己也许不知道，因为贫穷，她没有能力去购买钻戒，但是，她却为我们展示了一枚最高贵

的戒指。它不是矿物质，它是一个姑娘的生命，是她全部的爱，还是因为爱而激发出的无与伦比的耐心。

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朋友们，为了你们的健康，也为了盲人朋友有一份更好的收入，大家常去做推拿吧。 

（步步清风摘自《新华日报》2016年1月28日，戴晓明图）



悦 读 · 日 记

艺术之手

● [意] Guido Daniele





饿不死了

● 酱香老范

20世纪90年代初，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开拍，在剧中饰演余德利的侯耀华，剪辑了自己的一些戏，给患癌症住院的父亲看，很想听听老爷子如何评价自己的表演。侯宝林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后饿不死了。”

从民国时代过来的老一辈艺人，习艺之路大多很艰辛。如没真本领，得不到市场认可，很难鬻艺为生。大名鼎鼎的吴昌硕成名前曾作《饥看天图》，并自题诗：“胡为二十载，日被饥来驱。”他自嘲“刻印只能吃到菜饭”，后来画画，是因为“画画可吃到肉饭”。

侯宝林说儿子“今后饿不死了”，是认可他能吃“表演”这碗饭了。正因为把习艺和“饭碗”连在一起，老辈艺人对艺术之认真，在艺术追求上之执着、坚韧，体现了非同一般的心志。功夫如不到家，在舞台上就站不住脚，如何以艺谋生，吃上一碗饱饭？对老一辈职业艺人来说，敬业也就是敬自己的“饭碗”。

（若子摘自《今晚报》2016年1月28日）



意·林

烧焦的电灯泡

● [巴西] 保罗·科埃略

◎ 夏殿棕 译

平安夜，我与妻子在一家餐馆用餐，其间我们一起回顾一年来走过的时光。

我不由自主地抱怨起那些不如意日子。

而妻子却目不转睛地欣赏着旁边的一棵圣诞树，圣诞树上装饰着美丽的彩灯。

我看她对我的抱怨一点也不感兴趣，便转换了话题：

“这棵圣诞树上的彩灯很漂亮！”

“是啊，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一定能发现那只烧焦的电灯泡。我以为，你回顾这一年时，应该多想一些那些美满如意的时日，可惜你却选择死死地盯着那只烧焦的电灯泡。”

（尘中盟摘自《新民晚报》

2016年1月31日）

生命的真相

● [印度] 安东尼·德·梅勒

◎ 孙开元 编译

大师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享受着生活中的每一点幸福，但同时他又不怕承担巨大的风险。他敢于带领弟子们为穷苦的人说公道话，不怕因此受到权贵们的打压。

“真正聪明的人不会怕死。”他经常这样告诉弟子们。

“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轻视自己的生命？”弟子们这样问他。

“如果黎明到来了，一个人会在乎蜡烛燃到尽头吗？”大师回答。

（岁月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抱琴未须鼓

● 刘 墉

最近看到一幅明代画家沈周所作的扇面，上面画着一棵芭蕉树，下面坐着个老人，老人抱着琴却没有弹，题的诗是：“蕉下不生暑，坐生千古心。抱琴未须鼓，天地自知音。”

在我们的生活中，常有不吐不快的事情，有些是令人郁闷的，有些是令人愉悦的，但是在宁静中，自己去体会，慢慢去释怀，不也是一种趣味吗？这也就是“既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的境界了！

（步步清风摘自漓江出版社《萤窗小语》一书，望穿秋桐图）



十八里的半夜雪路

●蒋建伟

大雪纷飞，看不见四周，只留下一条弯弯曲曲的雪路还在延伸着。

我戴了像雷锋叔叔戴的那样的棉帽子，帽檐下，两片帽帘儿刚好护住耳朵。脚上穿得特别时髦，我们叫它翻毛大头鞋，走起来“吱嘎吱嘎”乱响，鞋底还黏了不少雪，一只起码五斤重，小小的身子在茫茫旷野里一颠一簸地移动。汗冒着热气儿，把里层的衣裳都潮透了，棉袄的外头罩了爹的黄布褂子，雪花落在褂子上化了，又迅速冻上，硬邦邦的，两个胳膊一甩，“啪啪啪”响，好像一个小兵马俑在走路。好在，寒冷渗不到身子里，满肺腑都是火热的，让人浑身有劲儿，一点也不感到冷。

此刻，远的村，近的书，平坦的麦田，孤零零的麦秸垛，我看见大雪给眼前的世界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花被子，

万事万物都在被窝里，“呼呼——呼呼”，睡得好香啊！想到这个比喻，我都有些羡慕它们了。我的胳膊呀腿儿呀，也不是我的了，冻得硬邦邦的，像光秃秃的小杨树，站在土路两边。嘿，这么冷的天，它们还站在那里，傻得不透气了！可是，它们不站在路边，应该站在哪里呢？

不知不觉，黄昏时从镇中学出发，我已经走过了8个村庄，天完全黑下来了。天是白皑皑的，因下雪了，一直像大白天似的。可现实里，这还是在黑夜啊！人们都睡着了，鸡鸭鹅牛羊马都睡着了，鸟雀们睡着了，一个静寂的世界里，只剩下大雪的“噗噗噗”声，还有我“吱嘎吱嘎”的走路声，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

刹那间，静，一把抱住了我，紧紧地，好像一个许多年没有见面却想死了我的亲戚，

亲热得不得了，激动得说不出一句囫囵话。可惜，这种静很巨大，很虚空，很冷，天地人神皆空，令我不寒而栗。耳朵有些听不见声音了，我壮着胆子，“啊”了一下，根本没有什么回声，雪下得太大了，雪花把天地之间的空气都填满了。我搂住头，揪了揪帽帘儿，又“啊”了一声，这下子，我听见自己的回声了！虽然很短、很急促，但很真实，不虚空，否则，我就会无声无息地在大雪吞噬了。

脚步慢了，身上的热气一丝一缕被北风抽走，开始还不怎么察觉，等察觉到了，热气早散完了，只留下一身冷冰冰的外壳。我下意识地紧跑十几步，果然，脚心开始出汗、发热，但浑身依旧冷，小胳膊小腿很硬，伸不直，每个动作都显得多余，冷啊，冷得整个牙帮子乱打寒战。从北往南，走到高庄村的时候，我就想，要是碰见一个亲戚多好！是亲戚都亲，会跟我打招呼啦，问候啦，让我好一顿吃吃喝喝啦，哪怕安慰我几句，不管是近门的，还是远房的，都中！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走过了小蒋庄、大石营村，我连个麻雀也没有碰见。天这么冷，雪这么大，别说是人了，连麻雀都知道鸟窝里暖和，你想想，谁还会在雪地里乱跑呢？

快到小石营村了。远远地，一个黑点向我移动，近了，一点点看，是人，好一阵惊喜，啊，终于见到人了。

那是一个背麦秸儿的农



民。一条黑头巾缠在他的头上，长长的，裹了几个来回，露出两只贼溜溜的眼睛，让人认不出来、看不出年龄，好像是故意的。我高兴起来，跑代替了走，特别快乐，不管认不认识，想跑过去跟他打招呼。相反，那人走得缓慢，很迟疑，眼神有些躲躲闪闪，是不是他不想理我？我迎了过去，他迎面走来，跟我擦肩而过，真快。隐隐约约之间，我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你是，建伟吧？”我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叫建伟，一下慌了神，忙问他：“我不认识你。你说说看，我是哪个村的？”他说：“蒋寨的。我不光认识你，连你爹我也认识。”没等我再问，他转身走了，也不多解释，留下我站在原地，满脑子的问号、逗号和省略号。哎呀，这个家伙，也不知道他算老几，干什么的，竟然知道我的大名，嘿，有意思，真有意思。走着走着，再一想，大雪天，他背了一筐麦秸儿干什么？临近年关口上，难道他们家没柴火烧了，没办法过年，

他是一个偷麦秸儿的贼？关键是，他认识我，别人抓住他的话，那人会不会诬陷我也是小偷？如果那样，会不会……我不敢往下想了。

突然，一种巨大的恐惧感袭来，天，一下子通到地上，就像一口巨大的锅排子——就是奶奶拿秫秸窰子排的那种——直直地从头顶罩下来，让你来不及挣扎，就上西天取经去了。恐惧，丝丝缕缕地积攒，一层一层压迫，让你喘不过气，无法正常呼吸。心，宛如一架中弹的飞机，想努力攀爬上升，却总上不去，在云层里越飞越低，踉踉跄跄，最后，一头坠入谷底。

我只有一路小跑，大跑，再小跑大跑。凌乱的脚步声，挤满耳朵。

直到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蒋寨村，跑回家里，一口气喝了两大碗“茶”——也就是白开水，方才缓过神来，大叫一声：“哎呀，我的娘啊！”然后，我跟爹、娘和姐姐他们好一番讲述，也说起了那个贼。

听完，我爹神色平淡，司

空见惯地说：“大石营村的你二姑父家，地少，人多，他也常常去别的村子偷麦秸儿烧。”二姐说：“呸呸，二姑父原来是贼！”我娘说：“说不定，那个人是你二姑父哩。”我爹脖子一扭说：“你胡说什么？咱亲戚里咋会出贼？”大姐说：“我猜，就是我二姑父。”我爹打岔道：“再瞎说，我真拿一根针把你的嘴缝上……”不想，大姐小嘴一撇，故意做了个傻乎乎的动作，惹得我们一阵乱笑。其实，我和姐姐们好像一群小鸡，钻进父母巨大的翅膀下取暖，这才是世上最快乐的事情，谁是那个贼，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我很佩服自己，12岁，3个小时，15个村子，小小的年龄，竟然从小镇中学走回家，一口气走了18里路。那，可是18里的半夜雪路啊！

后来才明白，我们都像天上的一朵采雪花，到死，都还记得回家的路。

（田龙华摘自《散文选刊·原创版》2015年第10期，赵希岗图）

难抒之情……画意与文思都源于自然与人类的启示。自然太辽阔了，与宇宙之间没有界限；人间是现实的，现实有局限，于是人们创造了桥，通向天的桥——鹊桥。我也常常试逸通向宇宙的桥，从其象通向抽象的桥。于是，画意与文思经常在桥上邂逅。

（生如夏花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心灵独白：吴冠中文集》一书）

白桦树上长着眼睛，那眼，只有弯弯的上眼睑，没有下眼睑，是秋波，悄悄窥人。悄悄窥人的岂止白桦，年年走江湖，我经常碰见顽石点头、倒影蹁跹、雪山出浴……画意与文思缠绵。绘画，以其独立的视觉美感人，不依赖诗文的辅助，更非文学的注释或图解。然而，形象的意境，或有意味的形式中的确存在着画意，这画意往往不易被分离出

心灵独白

●吴冠中

来。有时，多次画想表现的意境，总画不好，原来那美感并不显示在单一的具象中。于是日益明悟，画意与文思若即若离，却并非一回事。于是我改用文字来捕获文思，抒画笔所

永远别害怕自己的声音

——1951年在密西西比州大学附属高中毕业班上的演讲

● [美] 威廉·福克纳 ○ 李文俊 译

许多年前，在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还未出生时，一个聪明的法国人说过：“倘若青年人
有知识，倘若老年人有能力。”我们都知
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当你
年轻的时候，你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却
不知道该干什么。可是后来，你上了年
纪，经验、阅历教会了你一切，你却疲
倦了，胆子也变小了。你什么无所谓了，
你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平平安安度过
余生。除非你自己受到冤屈，你是再也
没有多余的能力与心气去管其他闲事了。

那么，今天晚上坐在这个房间里的你们——
这些青年男女，以及今天坐在世界各地
成千上万类似房间里的青年男女，是有
能力改变世界，是可以使它永远免除战
争、不公正与苦难的，只要你们知道如
何去做以及该做些什么。既然如那位法
国老者所说，因为年纪轻，你们不可能
知道该干什么，那么站在这里的不管什
么人，只要有满头白发，就应该能够告
诉你们了。

但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却
没准不像他的白头发所装扮出或想显
示的那么老、那么聪明。因为他无

法给你们一个八面玲珑的回答，也不能
向你们提供一个现成的模式。但是他可
以告诉你们下面这些话，因为他相信这
些话是对的。

今天威胁着我们的是恐惧，不是原子
弹，甚至也不是对原子弹的恐惧。因为
如果原子弹今天晚上落在奥克斯福，它
所能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杀死我们，这算
不得什么，因为一旦它做了这件事，它
也就剥夺了对我们的仅有的控制；那就
是对它的畏惧，对它的那份提心吊胆。

我们的危险倒并不在于此。我们的危
险是，今天世界上的一些势力，它们企
图利用人的恐惧心理来剥夺他的个性、
他的灵魂，试图通过恐惧与贿赂，把人
降低为不会思考的一团东西——向人
提供免费的食物，这不是他出力

气挣得的，提供轻易能到手的没有价
值的金钱，这也不是他干活换来的。危
险的是那些经济、意识形态或政治制
度，那些独裁者与政客——美洲的、
欧洲的或是亚洲的，不管他们怎样标
榜自己，目的都是要把人降低为唯唯
诺诺的一团东西，只为自我的利益与
权力而活着，或是因为他们自身感到
困惑与害怕。





病房收治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得了肺炎。到半夜，她突然昏迷、抽搐，有明显的脑出血症状。

赶紧抢救。年纪这么大，也不可能开颅，只能用甘露醇为她脱水。一边吸痰，一边匆匆联系家属，她的孙子都四十多岁了，在“放弃创伤性抢救”声明上签字时，问我：“我奶奶为什么一直在抽？”

我说：“脑受损了，这是癫痫。”

他脸上有一些不忍心的表情，最后长叹一口气：“活太长，也没意思。”

这把年纪了，只能是尽人事，其他的，靠老太太自己的生命了。

第二天，她的状态已经平稳，但还不能进食，我们给她上了鼻饲管。我看到她已经秃得差不多的头顶上有几根稀疏的白发。脸老得抽抽成一小团，核桃仁似的。插管子进去，可能还是不舒服，她动了一下。我想起她孙子的话。有时候，我也那么想。



活着

◎爱玛胡

过了十几天，星期一早上大查房，我遇到老太太，她恢复得不错，都回普通病房了。她正在吃油饼，瘪瘪的嘴，一动一动的。牙都没了，怎么吃？就是拿牙床磨呀磨。老太太有耐心得很，慢慢地磨，就像在精心品尝。磨几下，停下来，咂嘴咂舌了一会儿，是吃美了，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

那其实就是个普通油饼，医院门口推车摊子卖的。

老太太看到我，放下油饼，手一伸——我给她从床头

柜上抽了纸巾。她草草地擦 hands，再一伸手——我给她量血压。手臂瘦得骨头都支出来，上面还有橡皮膏，橡皮膏下面是留针，每天打点滴用的。

血压控制得不太好，我问：“按时吃药了吗？”

老太太说：“不晓得，反正护士送药我就吃。”

我说：“婆婆，饮食上面也要控制。油饼这种东西，偶尔吃一两次就好了。”

老太太笑得眼睛都看不到：“我少吃点油饼，还能活到九十九？够本了呀。”倒是。

我查完房，走到门口再回看一眼所有的病床。老太太还在慢条斯理地用没牙的牙床磨油饼，磨得好写意。

今天外面阳光灿烂，北风呼啸，是个大晴天，病房里暖气开得足，老太太吃得津津有味，看着像个无病无灾的人。

有时候，活着，也还是蛮有意思的。

（明 天摘自《南方都市报》2015年1月19日）

他们害怕或是无法相信：人是有力量的，是可以勇敢、坚忍与自我牺牲的。

那是我们必须加以拒绝的，倘若我们想改变世界，使它让人类能和平、安全地生活下去的话。成为一团东西的人是不能也不愿拯救人类的。能拯救人的人类自身，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塑造而成的，正因如此才有能力与意志区分正确与错误，并且能够拯救自己，因为人类是值得拯救的——他们将永远相信，不仅是相信人有权利摒弃不正义、贪婪与欺骗，而且有责任与义务去促成正义、真理、怜悯与同情的实现。

因此，永远也不要害怕。永远也别害怕提

高你的声音，去赞成诚实、真理与同情，反对不正义、撒谎与贪婪。如果你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或一个阶级，而是作为个人，作为男人与女人，会这样做，那么，你们将改变这个世界。在下一个世代里，所有的拿破仑们、希特勒们、撒加大帝们、墨索里尼们和其他那些渴望权力且利欲熏心的人们，以及那些仅仅是自己感到困惑、无所适从与恐惧的小政客、小帮凶，他们曾经、正在或是希望利用人的畏惧心理与贪得无厌来奴役人类，这样的人必将从地球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苏 童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福克纳随笔》一书，邱 隘图）



● 戴望军

我有个朋友老林，他在某次机缘巧合下认识了一个叫小飞的男孩。

小飞来自农村，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在一个工地做小工，每个月有两千块钱的工资。小飞有个梦想：当画家！他在中学时创作的好多画都获得了国家级比赛的奖项。这是一个有才华和天赋的年轻人，可是那时的他连画笔、颜料都买不起。

老林也没上过大学，他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把事业做得很不错。他特别希望帮助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老林资助过很多穷学生，这次他想帮小飞实现画家梦。老林没有太多这方面的资源，他也不认识什么画家。可是，小飞的画让他感动了，那明晃晃的色彩，刺得老林眼睛疼。

对老林的出手相助，小飞非常感激。老林说：“我要让你重新拿起画笔，我们想想怎么做。”他想让小飞离开工地，找个老师培训小飞，然后和在丽江开客栈的朋友打好招呼，让小飞去那里住几个月，写生找灵感。

他把计划告诉了小飞，小飞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去读书。”老林觉得很好，觉得小飞没有急功近利地想要干什么，而选择去读书，非常好！老林喜欢爱读书的孩子，他说：“好！估计现在去美术院校只能插班旁听了。”

小飞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去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读书。”怕老林听不懂，他又补了一句：“简称列宾美术学院。”老林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听懂，他问小飞：“这个学校好进吗？学费是多少？”小飞嘟囔着说：“我也不清楚，我就是想去那里学美术。”

老林自认读书少、文化浅，他想帮助有才华的年轻人。可是在那一刻，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幼稚。

老林是在酒吧里对我讲完这个故事的。他说：“老戴，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现在坐在路边，快饿晕过去了，我上来问：‘你怎么了？’你说：‘饿！’我说：‘来，我带你去吃东西吧。’然后，我带你走进大街，我说：‘你想吃点儿啥？’你沉默了一会儿，回答我：‘老林，我不想吃这个，我要去王府饭店吃！’你说，我情何以堪？”

我只好呵呵一笑，什么话也不好说。

毋庸置疑，小飞一定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所以，他才会有这个自信心。可是，他的自信心用错了地方。我们生活在这个越来越大、越来越冰冷的大都市里，满耳朵听到的都是老人家倒地路人不敢伸出援手的故事。

而今天，老林伸出的援手，却被小飞毫不留情地打开了，理由是“你给的不是我要的”。小飞一定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若错过了，下一次，幸运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敲门。

在这件事情上，谁都没有错。

我一直认为，如果做企业，你开始的格局一定会影响今后的结局。所以，把目标和规格定高些，是对的。但是，人生却不同，就像走路一样，是你去适应路面，而不是让路面来适应你。

我对老林说：“老林，你是个好心人，谢谢你。”我想对小飞说：“请你去靠路，那是老林仗义；你想去王府饭店，就得靠自己。”

（阿 蕊摘自作者的微信公众号，勾 淼图）



报 编 定 公

从众者，有圣人引领时，他们不一定是圣人，但当魔鬼带路时，他们皆是魔鬼。

——斑文

115 万元。

——中国银联报告显示，中国人 2015 年平均每秒钟刷卡消费 115 万元

灾难中容易出现的“道德闹剧”有：1. 逼人捐款；2. 逼人表爱心；3. 逼人做出悲伤的表情；4. 认为自己比他人更有爱心。

——道德只宜律己，不可律人

涨价价是要你好好工作，涨油价是要你学会节约，涨肉价是要你好好减肥，涨墓地价是要你好好活着。

——涨价背后的辩证学

世界上本来没有卖仙丹的，痴心妄想的人多了，就有人开始卖了。

——一个事实

我以前设想人生是块橡皮泥，我来把它捏成个什么形状。现在想来这是扯淡，生活是模子，我才是橡皮泥。

——网友感悟

爱一个人挺像写明信片的。你精心选了，用心写了，费心寄了，但是不知道对方能不能收到；也不知道收到了后，对方能不能用心珍藏。

——人生感悟



不学？将来别人“壁咚”的墙就是你砌的。

——某中学高三班挂出如此“励志”横幅

人生有两条路，一条需要用心走，叫作梦想；一条需要脚走，叫作现实。

——梦想与现实

为一件事情后悔十年，不如用一个月的时间后悔，然后用剩下的九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改变。

——张小铜

最富有的人常常是最不会享受财富的人，那些大肆享受财富的人，却常常是最不会创造财富的人。

——一鸣

其实，任何人在经历时，都不会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幸福的时刻。

——奥尔罕·帕穆克《纯真博物馆》

现在有人偷几只鸟都有可

能被判刑，为什么我儿子被错判枪毙了，都没有一个人被撤职或者判刑呢？

——呼格吉勒图母亲尚爱云

小孩子在很多时候比大人还爱面子，因为他们的世界小，所以所有的小事都不小。

——网友

我花了二十几年才得到这么多的零。

——加拿大 2014 年 3 月 14 日的耶耶大乐透，开出头奖 5000 万加元（约合 2.44 亿元人民币），但得主久未现身。近日，中奖人终于在隐忍近 2 年后现身领奖。他说因为实在太害羞，才迟迟未出面领取大奖

童年的无知可爱，少年的无知可笑，青年的无知可怜，中年的无知可叹，老年的无知可悲。

——感悟人生

书籍是为生命买的保险，是为得到永生支出的一小笔预付款。

——意大利学者艾柯的这句名言颇具深意，书命长于人命，那些伟大的书籍，哪本不是寿比南山，我们能从其中支借一点永恒之魅，实乃万幸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大致是说，在豆瓣（网站名）上说一遍，在饭否（网站名）上说一遍，在朋友圈再说一遍

（黄州等摘）



据日本观光厅统计,2015年访日游客在日本消费总额突破3万亿日元,其中中国游客消费额占比超过四成,约合792亿元人民币。

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热衷海外“扫货”,有些是因为对国内市场环境缺乏信任;有些是因为国内产品同质化严重,不能满足消费新需求;有些是因为国内服务不到位,消费体验差。人们漂洋过海抢购马桶盖、奶粉、丝袜、电饭煲等国内市场上并不稀缺的产品,甚至去海外接受体检等常规医疗服务,使大量购买力持续外流,为其他国家的GDP做了贡献。如何留住这可观的购买力,值得思考。

竞争失序缺信心

“每次回国都是大包小包,有些吃不消。”安徽合肥的徐晓宇在德国留学,回家过春节前,不出所料地接到了长长的代购清单。徐晓宇说,如果只是代购国内不容易买到的德国特产倒也罢了,但清单上大多是国内并不缺少的产品。

以奶粉为例,徐晓宇说,在德国代购奶粉挺闹心。为了保障当地人的需求,德国商店对游客买奶粉实行限

购,每人每次最多买两罐。完成十几罐的代购任务,要跑好几家商店。每次结账时,她都能感觉到别人异样的目光。明明是花钱买东西,却搞得像是在占便宜,这种滋味不好受。徐晓宇很纳闷:“外国奶粉值得咱这么抢购吗?”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这些购买力为啥留不住

●王珂常钦

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说,国内消费者出国旅游时,在当地买一些国内没有的特色产品,属于正常现象。然而,中国游客在海外抢购的不乏国内市场供给充足的商品,比如奶粉、丝袜、马桶盖、电饭煲等。对这部分消费外流应该认真分析

析,并且努力引导回流。

这些产品的品质差别很大吗?并非如此。拿电饭煲来说,有人曾用海外代购的电饭煲和国产品牌的电饭煲进行测试,结果根本无法分辨二者煮出来的米饭的区别。

再说奶粉。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尤其在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奶粉企业吸取教训,生产能力和产品安全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国内知名企业生产的奶粉,质量是有保障的。

“实际上,代购奶粉是有风险的。”这位业内人士说,“保障奶粉安全,运输过程和生产过程同样重要。消费者代购的奶粉,运输过程往往不够专业,在高温等环境下,难以保证质量。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奶粉配方,都是根据当地人的饮食和体质情况而定的,代购的奶粉不一定适合中国宝宝。”

质量无明显差别,甚至还有风险,消费者为何仍热衷去境外“买买买”?

“问题的根源,还是市场环境出了问题。”一位在奶粉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企业负责人说。





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有一个阈值，超过阈值后，信任就可能崩塌，消费者不相信来自监管方的信息，反而会相信捕风捉影的谣言，使行业陷入恶性循环。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奶粉行业就很难发展。

市场环境之于企业，像是土壤之于花朵。市场环境如果出了问题，好企业难有好发展。中国奶粉行业有一个怪现象：有些企业不靠提高产品质量赢得市场，而是一心想着找机会抹黑同行，把别人拉下来，自己爬上去。一些子虚乌有的负面信息弥漫在市场上，加剧了消费者对市场的担忧。

赵萍认为，在有些竞争失序的行业，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监管。这种监管不能大而化之，而是要将责任具体到企业、具体到人。只有建立起失信者寸步难行的市场环境，才能让消费者买得放心，让企业发展更有空间。

有效供给差得远

“外形差不多，功能大不同。”在英国伦敦的一家超市，来自上海的游客江一心买了两个婴幼儿奶瓶。她说，在安全性、人性化等方面，国外产品的细节处理明显更到位。虽然价格贵了一些，但还是愿意选购国外产品。

“消费者在国外抢购的某些商品，品质上确实比国内的高出一筹。”商务部研究院关利欣说，分析这部分消费外流，需要结合我国消费市场供需两端的新特点。

在需求端，规模增长的同

时，结构也快速升级。国内消费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3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同时，老百姓的需求正从满足于“有没有”升级到“好不好”“潮不潮”，从追求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更多转向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

与此同时，供给端却没能跟上需求端的变化。市场供给虽然量大，但在很多行业，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去海外“扫货”，一定程度上是国内消费者在利用全球市场满足自身需求。

“如果国内可以买到，肯定不愿意‘海淘’，毕竟挺麻烦的。”不久前，深圳龙岗区某企业员工高新想买一个网上火热的“屁桃”玩偶，送给朋友做生日礼物。在网上搜寻了好几天，他发现很多国内卖家的玩偶造型几乎一模一样，而且不美观。无奈，他只能通过“海淘”，在一家韩国网站购买了一款令他满意的商品。“从生产能力上说，国内企业完全可以生产出这样的玩偶，为什么总是输在创意上？”高新无奈地说。

制造能力过硬、创新意识不足，是国内不少行业的尴尬现状。很多企业并不看重创新，甚至认为“与其费力创新，不如专心模仿”。长此以往，不根据需求及时调整供给，即便随着市场总量上升获得暂时的生存空间，最终还是

难免被淘汰。

关利欣说，鼓励创新，政府也要有所作为。创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企业来说，创新投入大，市场回报具有不确定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创新少一些后顾之忧，有利于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

受累窝火不值得

“同样是花钱，国外消费的体验明显更好。”北京市海淀区某互联网企业员工李丽到美国旅游，在当地一家大型商场买了两双鞋。结账5分钟后，这两双鞋的折扣从8折变成6折。工作人员找到正准备离开的李丽，告诉她将会把多出的钱退回到她的银行卡上。“退的钱虽然不多，但是如此负责的态度，真的让人愿意多买一些东西。”李丽说。

关利欣说，随着消费更加个性化、多样化，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因素从产品本身延伸到与产品相关的各个服务环节。不少消费外流是国内服务不到位、消费体验差引起的。

如今，人们到餐厅吃饭，不仅要求菜品味道好，也越来越在意装修风格、服务档次、就餐环境等；去商场购物，商品种类是否齐全、价格是否实惠只是基础，能否满足儿童娱乐、朋友小聚等私人化需求变得重要；入住酒店，关注房间环境、娱乐设施等硬件的同时，更看重办理入住是否方便、酒店服务是否人性化……消费者的眼光高了，服务却没有随之提升，有些人干脆就去国外“买体验”了。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本书在你面前悠然走过，相识一场，总要留个念想。

所以，古往今来，爱书的藏书人建起了藏书楼，画出了藏书票，刻出了藏书章。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藏书票被人们称为“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上蝴蝶”“微型艺术”，这其中最引人遐思的便是“书上蝴蝶”四个字。这多像一幅隽永的画，定格了最美丽的瞬间。蝴蝶轻轻落在书页上，当然有离开的时候，它只是偶然飞过，就像在茫茫人海中，路人与路人的缘分只是擦肩而过。但这个相遇的瞬间，值得深深珍藏。

孩童年纪，也曾就地取材，拿了橡皮与刻刀刻出简单图样，蘸了墨水就可以在扉页上烙出水墨天地。

张大千自撰自刻的藏书章中有“不负古人告后人”，又有以诗词入印者：“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属。”可谓爱书人的深情表白。

清时藏书家吴騫曾有一

“国内不缺水山秀水，为何留不住游客？服务是软肋。”四川成都一家旅行社的领队李明说。国内很多景区不注重保护文化、提升服务，一味求大求全，商业气息太浓，置身其中，难以获得轻松愉悦的体验。从抵达到离开，游客可能遭遇一系列难题：在停车场找不到停车位；停好车，找不到售票口的指示牌；进了景区，工作人员的讲解像是背剧本，不生动也没特色；厕所难



印，曰：“寒无衣，饥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爱书至此，不可谓不痴。

藏书章虽小，镌刻其上的文字却也写尽了人生百态、世间风情。“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痴途中自有一份清醒，看破红尘，却又温情处之，藏书心语情理兼备，可谓爱书人的智者之思。

某爱书人作书铭：“宁人

找，卫生环境差；寻求帮助，景区工作人员一副爱答不理的态度……如此旅游花钱受累又窝火，这样的体验遇上一次就怕了。国外景区的感受完全不同：景区管理智能化，门票提前预订，无须排队；停车场车位充足，无须为停车发愁；景区线路标识醒目，游览便利；景区工作人员耐心回应游客需求，甚至主动询问游客是否需要帮助……“对比之下，差别立现，到国外旅游也是消

费我，毋我费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将爱书心事直白于天下：“富贵荣华如浮云，但见书中日月长。无情何必生新世，有好终须累此生。”书痴者，愿为书累。所谓痴者，乐此不疲也。

某爱书人的日记曰：“每念此物，流转无常，日后不识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亦使后世知我名。”揣揣心事，读来亦是百感交集。

想来世间事多半如此，天地万物，有多少我们可以真正拥有？所谓拥有，不过是偶然的相遇，一时一地的缘分。白云苍狗，物换星移，这一本书，这一个人，相遇是多么奇妙的缘分。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翰墨因缘，所有风中流传的故事，曾有蝴蝶轻轻飞过，在那些美丽的春天。

如何不爱，静静时光，书香永流。

（冰清玉洁摘自《襄阳晚报》2016年1月27日）

费者用脚投票的理性选择。”
“说到底，海外消费热是因为我们的供给出了问题。”关利欣说。希望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会带动市场环境进一步完善，更多创新产品涌现，企业服务水平提升，切实改善消费体验。这些因素加起来，中国海外消费有望回归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

（吉 摘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喻 梁图）



第四位诗人

●林语玄

四位诗人得到一瓶珍贵的陈年葡萄酒。他们拔出酒瓶塞，让那酒清醒过来，酒香溢出的时候，诗人们的内心开始骚动。

第一位诗人说：“我用内在的眼睛，就能看见酒的芬芳在空中徘徊，像一群鸟飞入满是精灵的森林。”

第二位诗人说：“我用内在的耳朵，就能听见酒的香气，像鸟的歌唱，又像蜜蜂飞入了白玫瑰的花瓣。”

第三位诗人闭上了眼睛，高举一只手，说：“我用手就可以摸到这酒的芳香，我感觉到香气的翅膀像花仙子碰到我的手指。”

三位诗人全闭起眼睛，伸手去触摸空中的香气。

第四位诗人拿起了酒瓶，喝到一滴不剩。其他三位诗人张开眼睛，吃惊地望着他。第四位诗人说：“我太迟钝了，没有那样的境界，我看不见酒的芬芳，听不见香气的歌唱，也感觉不到翅膀的拍动，我只有用嘴喝它，希望我的感官可以更灵敏，把我的境界提升到你们的高度。”

这是纪伯伦写的一则寓言，嘲讽沉醉于空想而不切实际的诗人。

这使我想起青原惟信禅师说过的话：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诗人与平常人相比，大约是在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他们的见解、体会与众不同；他们喜欢繁复、瑰丽——繁复能使简单的变得多姿，瑰丽能使平淡的变得多彩。

诗人创造奇境，善者使平常的本质益为华丽，恶者恶繁夺朱，使人忘记了本质。

喝葡萄酒，使用的是舌头与鼻子，虚华的诗人却用了眼睛、耳朵和手，那最后一饮而尽的诗人，才是懂得喝酒的人呀！因为，他活在当下，活在美丽的当下。

不只喝一瓶葡萄酒，实际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在青春少年时代，依恃着单纯的意志，有着天真而远大的理想，鼓琴当歌、有酒当醉，在爱情与友情里刺血立誓，全身的一个细胞都充满了热情与勇气。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然后我们掉入红尘的大河，受到波浪的撞击、瀑布的捶打，或载沉载浮，或随波逐流，或同流合污。我们知道：人生不是那么单纯！生活不是那么简易！情感不是那么清澈！我们穿着名牌服饰，谈着没有边际的话题，与所有的人寒暄、擦身而过，再也没有什么热情了。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有一天，我们从漂流的河中醒来，惊觉小舟穿行于两岸之间，如果抬眼看岸，会发现风景在移动；如果回观身处的小舟，会觉小舟在移动。不论是舟行还是岸移，在生命的河流里，不动是不可能的。在岁月的漂泊中，岸上的人看船，或船上的人观岸，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做自己吧！回到质朴、真切、天然的自己，你管别人怎么看！你管别人怎么想！你管别人怎么说！你只在乎自己的内心，甚至连在乎也无。

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我用眼睛看美丽的风景，我用耳朵听远方的鸟鸣，我用双手触摸清凉的河水，我用鼻子嗅闻幽微的花香。

我的舌头只用来品尝生命的美好滋味。

我要做第四位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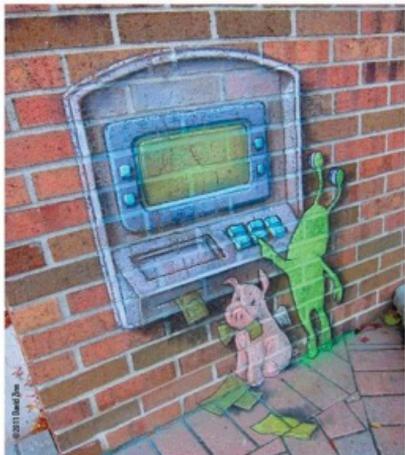
（林冬冬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戒也好，淡也好》一书）

他靠一支粉笔在路上养了 29 年动物

● [美] David Zinn

走在街头，你要格外当心，因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踩到脚下这些可爱的小动物。

这些作品出自粉笔画艺术大师 David Zinn 之手，自 1987 年起，他使用手中的粉笔开始了创作。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或坐在躺椅上看书，或在街头清扫落叶，自得其乐，完全融入周围环境之中。David Zinn 用粉笔制造出了梦幻王国。







《新周刊》杂志曾在2007年9月刊载文章《信息过剩时代的“不知情权”》，详尽阐述了信息泛滥对人类生活的诸多不利影响，并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1978年给出的预言：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今天，媒介和信息流的发达程度较以往更甚，人类已经全面进入移动互联网生活新时代，智能手机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活伴侣之一，而无处不在、日新月异的社交新媒体，正在全方位席卷并改变人类的生活和思考方式。

从依赖到焦虑

公务员李俊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微信的虚拟世界里。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床上看微信。开车上班，堵车时刷朋友圈，等红绿灯时也盯着手机看，分秒必争。白天，李俊几乎把所有碎片化的时间都用在了微信上；晚上，还有一堆微信公众号等着他过目。他主动在群里发起话题、引导讨论，以维护微信群的活跃度；他翻看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发来的看不完的微信消息，迎来送往……“每天的工作从起床后处理‘群消息’开始。”这是微信团队《微信生活白皮书》中描述的一个典型



微信症候群

●王 一

微信用户的行为习惯。李俊说：“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拿起手机看看，生怕错过了群里的消息。以前半个小时看一次，现在几分钟就看一下，连去卫生间不带手机都觉得少了点什么，感觉自己患上了微信依赖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认为，人们的社交圈是一个包括内核圈、外层圈的分层结构，内核圈是由强关系组成的紧密圈，外层圈是体

现弱关系的一般圈。对微信群来说，因为不见面、不认识的人也能形成群，这就可能使外层圈的交流冲淡了内核圈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看似多了，关系却变淡了”。在微信上加了几十个群，通讯录名单上有几百人，每天要花数小时看完更新的朋友圈状态，甚至有人说：“一个小时不看微信，感觉像错过了几个世纪。”但“70后”企业主管黄女士的看法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每天花很多时间刷微信，感觉学了不少知识，可回想起来，根本没记住几条真正有用的。”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得到的却都是碎片化信息，不少人因此产生了焦虑感。从现实角度来说，花越多的时间看朋友圈，在现实生活中做事情的时间就越少，与家人、朋友真正面对交流的时间也会被大幅度压缩。“我注意到，有一些基本不刷朋友圈的人，他们往往在生活中有某些兴趣爱好，并为此投入了较多精力。”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吴枫表示，社交软件这么火爆，恰恰说明人们的心理需求满足度不够高，人们忙着赚钱、忙着生活，但内心渴望交流、渴望受关注等情感需求没有获得充分满足。

工作休息没了界限

2015年5月，白领胡宗



方供职的一家设计公司发布了一则令人哭笑不得的通知，要求每位员工在一个月内，发动家人朋友关注公众号，每人最少“发展”30人，上不封顶，各部门的完成情况要计入季度考核指标。“我们的业务专业性非常强，我拉了七大姑八大姨关注，其实她们压根看不懂，也不感兴趣。”胡宗方说，他只能告诉亲朋好友：“只要坚持到我考核结束，然后取消关注就好了。”“不仅要关注公众号，有时还要为领导的讲话嫌阅读量。”胡宗方的同事小露说，公司领导在朋友圈转发一条微信，配上文字“这是某集团领导的讲话，请大家认真学习”，之后，几乎所有职员都会立即转发，“其实他们都没看完，但是都转了，就是告诉领导‘我看了’”。“这是我的生活圈，凭什么领导可以强制考核、强迫转发，有依据吗？”胡宗方不解。

排着队去“点赞”

下级能成为上级的微信好友，似乎也成了一种新的官场肯定。上海市某机关公务员李丽注意到，官员们的微信朋友圈里，“点赞的同级间居多。上级如果给下属点赞，就相当于口头表扬了”。如果是领导转发的，下属都默默点赞。甚至，有些单位领导分了派系，会根据“给谁点了赞”来判断他们有没有“站对队伍”。吴宇萱供职于一家房地产公司，她所在的企业里，“给谁点赞，就是站哪一边。要是给

‘对立’的领导点赞，那就是站错队了，以后日子会很麻烦”。

朋友圈还有一条“潜规则”——“晒”加班。用吴宇萱的话说，朋友圈的一大功能是，“加班一定要让领导看见，显得自己很努力”。这似乎是一条通行的“秘诀”。为了让加班更可信，不少人甚至总结出专门的“朋友圈晒加班秘籍”，例如“旁敲侧击法”：“下班回家的路上看手机，才发现了老婆的未接来电。老婆，对不起，刚刚加班没听到电话。”还有“草船借箭法”：不一定直接晒自己在加班，可以晒晒一起加班的同事，配图的文字里，一定要写上正在吃苦耐劳的也包括自己。这样，既让加班的同事们更喜欢这条朋友圈内容，也能巧妙透露出自己也在加班的事实。就这样，有领导在的朋友圈，被演变成了施展“宫心计”的圈子。

新的人情负担

“稍等一下再开始，行吗？我们校长的孩子参加艺术比赛，我先帮他的孩子投个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中老师赵蕊来了这样一个开场白。为了拉票，十几年没见的老同学、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方亲戚，都成了“推送对象”，各种由母婴类产品冠名的“萌宝”评选像病毒般传播，而实际上大多是品牌的营销活动。可是，你能不投吗？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你给我面子投了票，下次我帮你投回去，投

票成了朋友圈的人情新负担。除了投票，越来越多的品牌在营销时还会使用“朋友圈砍价”的招数，宣称只要朋友够多，不花一分钱，就能轻松把价值几千元的东西搬回家。赵蕊最近就在朋友圈转发了一个“集赞打折”的活动，“和好多人说句话，最终也就砍下来几十元，花了那么多时间，还欠了别人的人情，真不划算”。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春泉认为，这类活动其实是一种新衍生出的“病毒式营销”，利用的是朋友圈“抹不开面子”的人情交际。不少帖子里都附着商品、品牌或公众号的广告链接，只需要分享出去，就可以利用身边的人进行二次传播，用户相当于在收益很小的情况下帮厂家做了宣传。

随着微信群商业化的发展，群营销中也出现了不少坑蒙拐骗的案例。在一些微信群里，不时有人发来某某产品的促销信息、某某产品的使用报告等，这有可能就是销售陷阱。大学生张媛说：“我曾经在一个都是熟人的群里买过瘦腿袜，号称‘德国制造’，每双298元，还必须两双起订，群主说亲自试穿效果好。我当时觉得熟人推荐的会比较靠谱，结果买来后穿了一天就脱丝了。”

家长群的“江湖恩怨”

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几乎每个班级都建立了用于沟通的家长微信群，老师发通知、留作业等都变得方便快捷了，家长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孩子在



校的情况。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家长微信群也一样。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家长微信群就是一个江湖，看似一团和气，实际上暗流涌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位北京的妈妈吴倩认为自己过得“惊心动魄”。周六下午陪女儿上钢琴课时，吴倩关了手机，下课后一开机，女儿所在班级的家长微信群里，未读信息像湖水一样涌了出来。原来，就在这段时间里，班主任老师通过微信群安排了任务，向家长们征集“推广普通话活动”的口号。吴倩看到时，群里的家长已经争先恐后贡献了上百条口号，有的家长一个人就写了七八条。看到这些，吴倩一下子慌了，急急忙忙给几位大学同学打电话，让大家一起帮她想口号。终于，吴倩从同学们“友情赞助”的口号中选出了3条上交。直到看到还有几位家长在她后面交口号，她才松了口气。吴倩所谓的“惊心动魄”，在很多人看来有点小题大做，但身为家长的人，基本都能理解吴倩的焦虑。为了孩

子，家长们不但把老师的话当“圣旨”，争先恐后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而且还纷纷利用各种机会讨好老师，有时候甚至不惜谄媚、拍马屁。李君如的女儿是学校管弦乐团的成员。一天，管弦乐团的老师在微信群中发了一张图片，是一罐杭白菊，并感谢了送杭白菊的家长。结果，第二天就有家长送去了胖大海，第三天就有家长送去了亲自熬的银耳汤，最后，整个乐团的孩子都没有喝完这些汤。“虽然我也觉得家长们有点过分了，不过，这就是家长在替孩子向老师争宠，谁也不想落后。”李君如说。更让家长普遍感觉不好是，有的家长喜欢实施“经济绑架”。比如说，学校要开运动会，立刻有家长在微信群里提议：“我们凑钱给全班孩子买饮料吧。”很快，群里其他几名家长也纷纷表示，“我们凑钱买帽子吧”“凑钱买面包”……在家长微信群里，老师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按理说，老师的感觉应该不错，但事实并非如此。“家长微信群，我是能不进就不

进。”上海某中学教英语的郭老师说。对于家长们在群里发的感激、恭维之语，郭老师看得很清楚：“不少都是虚的，我知道有些并不是家长的真心话。”的确，一个班如果有40名学生，学生父母一般至少一人在群里，那么，一位老师要同时面对几十位家长，要一一回复这么多人的问题、问候，想想就累。因此，很多老师开始逃离微信群，有的学校甚至明令禁止老师进入家长微信群。“我们总觉得用微信节省了时间，但其实要花更多的时间在无用的周旋上，比如回应家长的‘感谢’等等。此外，用微信也没办法把话说透”，所以我现在更喜欢用电话或者面对面交谈的方式。”郭老师说。问题绝不仅来自微信这个沟通平台，未来必然会有更加便捷的平台出现，但如果家长和老师之间不能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的话，今天在微信群中出现的“江湖恩怨”，明天还会延续。

（孙光星摘自《解放日报》2016年1月18日，刘宏图）

我对“普通朋友”这四个字的理解很简单：

我在路上走着，遇到了你，大家点头微笑，结伴一程。

缘深缘浅，缘聚缘散，该分手时分手，该重逢时重逢。

你是我的普通朋友，我不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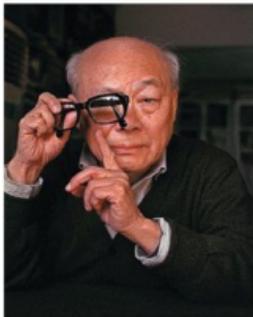
咱们的关系比水更淡，或比酒更浓。惜缘即可，不必攀缘。

同路人而已。

能不远不近地彼此陪伴着，不是已经很好了吗？

（极品咖啡摘自《江南晚报》2016年1月18日，Tang Yau Hoong 图）

普通朋友 ● 大冰



数学

● 卞毓方

欧阳中石生于1928年，小时候绝顶聪明，他有两大特长：书法和戏剧。此外，在文学、绘画和体育方面，他也相当出色。可惜他数学差点，从初中升高中，就栽在几何上，第一年没考上。

关于这一事，欧阳中石有

一段回忆。他说，1956年，他已从北大毕业，在通县师范教了两年书，暑假回到老家，顺便看望自己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顾谦先生。此公乃一代词人、名师顾随的弟弟，因为崇拜鲁迅，连发型和胡须都是仿照鲁迅的样式。巧得很，顾谦先生当时正在理发，听见有人进门，头也不回，问：“谁呀？”

答：“我。”

问：“是中石吗？”

答：“是。”

问：“你现在干什么？”

答：“教书。”

问：“教什么？”

答：“您猜。”

顾师说：“数学。”

中石大为惊讶：“您怎么一下就猜到了呢？”

顾师说：“要是教语文、历史，你就不会让我猜，既然让我猜，肯定是让人想不到的。初中时，你的数学不好，

有一次几何成绩不及格，所以我就猜数学。”

老师的推理，让欧阳中石大为折服。

但是顾师也有考虑不到的地方：正因为数学曾经是弱项，欧阳中石后来特别加强学习，在加强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乐趣，形成良性循环。高考时，欧阳中石选择的科系就有数学。在北大读逻辑学专业，高等数学是必修课，所以欧阳中石到通县师范教书时，数学已从弱项变成了强项。

欧阳中石晚年讲课，深有体会地说：“随着做学问的深入，才懂得数学知识是非常有用的。在努力攀登的过程中，原来哪里薄弱，就一定得补哪里。做学问犹如垒金字塔，下底与高是有比例的，下底不宽，是不可能有个度的。”

（林冬冬摘自新星出版社《跟理想主义喝茶》一书，邓伟撰）

猫喜欢观景。

许多下雨天，猫会走到窗前，蹲下，看着风景，一动不动，良久良久，像人一样，或是比忙乱彷徨的人更有气质，更懂得享受已得的一切。

幼儿也爱看风景，一觉睡醒，“咚咚咚”走到客厅，发觉窗外正下鹅毛大雪，也会贴到玻璃前，一直看一直看，那专注享受的神情，也同猫相似。

爱狗人士都会带狗兜风，将它们放在汽车后座上，开了窗。这时，年纪大些的狗便显出尊严，绝不兴奋乱叫，即使在红绿灯前，也不过略看邻车

一下，不会轻举妄动。

天气和暖，又有空闲，端杯茶，坐在露台，与孩子和宠

观景

● 亦舒



物一起看风景，最开心不过。

雾未散，船的汽笛声呜呜，已看到建筑物的尖顶，噢，什么人一早与狗跑步而过？邮车“嘎嘎嘎”停下，带来谁的信？

都不愿意站起来，巴不得长了千里目，看到台北及东京去。

忽然想起幼时在儿童乐园读到的小诗：春天来了吗？春天的脚步已经悄悄降临……一切尽在风景里，不要再错过。

（多多摘自《广州日报》2014年11月25日）



我生来是只“丑小鸭”，因为生于冰天雪地的北极村，所以不惧寒冷。小时候喜欢撇嘴，挨过母亲的打。挨打时，我咬紧牙关不哭，以示坚强，气得母亲骂我：“让你学刘胡兰呢？”

我幼时淘气，爱往山里钻，爱往草滩钻，捉蝴蝶和蝈蝈，捅马蜂窝，钓小鱼，采山货，摘野花，贪吃贪玩。那时曾有一些问题令我搞不明白：树木吃什么东西能生长？树木为什么不像人那样排出肮脏的屎尿来？鱼为什么能在水里游？鸟儿为什么能在天空飞？野花如何有姹紫嫣红的颜色？如今看来，这些问题我仍旧没想明白，可见是童心未泯，长进不大。

父亲是小学校长，在哈尔滨读的中学，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烟稀少的大兴安岭，他算是秀才了。他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喜欢喝酒，顶撞上司，清高自负，极其善良。因

我说我

●迟子建

为喜欢曹子建的《洛神赋》，就想当然地把我的名字冠以“子建”二字，幸而我还能写点文章，否则迟家若是出了个叫“子建”的农妇，他起的名字就成一个笑话了。父亲毛笔字写得好，在永安小镇时，每逢春节他都要铺开红纸，饱蘸笔墨书写对联。他鼓励已上初中的我编写对联，我欣然从命，有一些被他采纳后龙飞凤舞地写在纸上，贴在寒风凛冽的户外。看到贴着的对联的内容是由我胡诌的，我便沾沾自喜。那算是我最早的作品，编辑和发表者是父亲，我没有一文钱的报酬，读者只限于家人和左邻右舍。

我喜欢小动物，养过一只毛色发灰的野猫，得将它的腿缚在椅子上，否则它就乱窜乱

跳，比老虎还要威猛。我还养过狗。当然，这是些有趣的收养。最无聊的是养猪养鸡，这些家畜家禽家家户户都养，没什么特点。尤其是猪，它食量惊人，我放学后不得不出去给它采菜回来炖食，把人累得头晕眼花，目的无非是让猪长膘，之后把它杀掉当成美餐分食，而食物又化成了田地的肥料，这样循环往复地一想，便觉无趣，觉得人是最无聊的动物。

大自然亲切的触摸使我渐渐对文字有了兴趣。我写作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它给我的感动。比如满月之夜的月光照着山林，站在户外，看着远山蓝幽幽的剪影，感受着如丝绸般光滑滑动的月光，内心会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这时候就特别想用文字去表达这种情感。我爱飞雪，爱细雨，爱红霞漫卷的黄昏，爱冰封的河流，爱漫漫长冬的温存炉火。直到如今，大自然给了我意外的感动后，我仍会怦然心动，文思如泉涌。

我出身的家庭清贫，但充满暖意；我出生之地文化底蕴不深厚，但大自然积蓄了足够的能量给予我遐想的空间；我的祖父和父亲早逝，亲人的离去让我过早感觉到人世间的沧桑和无常。我明白一朵云聚了会散，一朵花儿开了会谢，河水总是向前流，春夏秋冬，日月更迭，周而复始。大自然的四季轮回，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让我们明白它们是万古长青的，而人生的四季戛然而止后，我们看不到人的轮



带着孩子和一位朋友吃饭，他也带了妻子和儿子。

我的孩子才两岁多，正牙牙学语，很爱自己吃饭，虽然吃得乱七八糟、一地碎屑。

朋友的妻子一口一口喂着孩子。孩子低着头，在纸上用彩笔画一个又一个圆圈，沉默着，偶尔发出一两声只有他妈妈才听得懂的话。

那孩子长得又高又帅，以身高来看，大家都会以为他是四五年级的学生，其实他刚上小学一年级。他是一个自闭症患儿。

他的妈妈很温柔地说：“他已经进步很多了。现在，已经可以带他到公众场合吃饭了。以前，都要担心吵到别人。”有时，他会做一些很可爱的动作，发出尖叫，妈妈会轻声说：“喂，太高兴了喂。”我知道，这一对夫妻走过了好些年艰苦的岁月。孩子两岁前，他们并未发现异常，只觉得孩子爱哭闹了点，某一次带他去看过小儿科医生，医生惊觉



伟大的父母 靠乐观

●吴淡如

不对劲，要他们做进一步检查，因为这孩子的眼睛不肯与任何人四目交接。

他们曾在家中抱头痛哭，不敢带孩子出来。后来，他们靠着宗教信仰的力量，靠着最大的爱与慈悲，找到了方向，不再追问“为什么是我们家”，并积极地带孩子接受特

殊教育。一个孩子，得专门请一个老师，自闭症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沉重。

朋友笑着对我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所接触的案例，有好多自闭症患者的父母都有很好的职业、很高的薪水。我们只能安慰自己，就因为我们承担得起，所以他们才决定投胎到我们家中来吧。他们还真会选家庭呢。”他的妻子不敢再生孩子，决定花一辈子时间照顾这个独子。

我认识一位罕见疾病患儿的妈妈，也是极坚强的，她说：“既然这种病没药医，也好，那就别不用一直吃药、开刀折磨孩子了，我只能把他当成正常的孩子养大，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因为折磨，他们懂得在生命的夹缝中寻找阳光，懂得珍惜一点一滴的进步，而不是抱怨孩子的不足。

我所看到的，似乎最该愁云惨雾的家庭，却都是最乐观的。

（雷 茹摘）

回，只能用心灵去体悟、发现和领会。我渴望着年事已高时能做到“不说人间俗事，声声只赞白莲花”，能够在老眼昏花时达到人生真正的绚烂境界，那将是一种大喜悦、大感动。

对于生活，我觉得庸常的就是美好的。平常的日子浸润着人世间酸甜苦辣的情感，让你能尽情品味。对于文学，我觉得应持有朴素的情感，因为生活是变幻莫测的，朴素的情感能使文学中的生活焕发出某

种诗意，能使作家葆有一颗平常心和水不褪色的童心，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一个作家最应具备的素质。

记得1997年我迁入新居后，曾站在阳台上看楼下那一排排死寂的仓棚，心想若是把它们拆了，建一座花园该有多好。天遂人愿，去年那些仓棚果然被一扫而空，有人在那里修了花坛和凉亭。然而它们带给人的并不是赏心悦目的感觉，而是持之以恒的喧闹。孩子们在花坛四围奔跑嬉闹，凉

亭中常有打牌人的吆喝声。最近，一个精神病患者又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每日拣了垃圾箱里的破布，披挂在肩上，坐在凉亭的石凳上，吃着捡来的剩饭，满面尘垢地望着往来的居民，心无旁骛地笑。楼下的小花园倒不如先前的那些仓棚能给人带来安宁和遐想了。理想与现实究竟相差多远？我想，要多远就有多远。

（天涯摘自花城出版社《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一书，沈 璐图）



失明前再看妈妈一眼

● 陈轶勇

2016年1月15日晚上6点半，在浙江宁波冬日的寒风里，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和一双黑色的眼睛在焦急地互相搜寻。

目光对上的那一刻，两个女人的眼泪同时涌出。冲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褐色眼睛的主人叫莫莉·萨诺，来自美国西雅图，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女儿继承了她和丈夫金色的头发，小儿子的脸庞却与面前的黑发女人有几分相像。

莫莉从未想过会如此顺利地找到这个素未谋面却无比熟悉的女人。

在过去的1年零8个月里，莫莉和丈夫一直在试图追寻这个黑发女人的身影。他们仔细地收集线索，在大洋彼岸拼凑着她的模样。几经努力，他们终于走到了一块儿。

“我真的舍不得，我是真的舍不得。”莫莉面前的这个女人，哭得不能自己，用双手紧紧地握住莫莉的右手。几年前，这个女人遗弃了自己的儿子，她刚刚知道，孩子后来被送到了福利院，随后又被远在美国的莫莉收养。

当两个母亲正在倾诉的时候，她们共同的儿子龙淼，正在9000多公里外的西雅图的深夜里，和姐姐米拉睡得香甜。

相信我，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在说，你应该去找他们

这一场千里寻亲起源于一封信。

2014年5月的一个早晨，莫莉接到了来自美国收养机构的电话。“我在这一行工作十几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封信，其他的顶多是在小纸条上留下一两句话。”工作人员的声音略带激动，“相信我，这里的每一句话都在说，你应该去找他们（孩子的亲生父母）。”

那是莫莉把养子龙淼接到美国3个月，这个30岁的年轻妈妈想起来，她曾通过收养机构，向龙淼原在的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索要更多龙淼的资料。

一封信的扫描件传了过来。在这张A5大小的格子纸背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汉字，还有好几处涂抹错字的痕迹。龙淼被人发现时，这封信出现在他的襁褓里，信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所写，字迹歪歪扭扭。

他们给了孩子黄色的皮肤、乌黑的头发和漂亮的眼睛，却没能给他正常的听力。

字里行间满是悲痛和绝望。大儿子天生失聪，医生说要做人工耳蜗，可是他们的经济条件很差，“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龙淼出生后，竟又同样失聪。亲生父母在信里乞求：“求求你们，救救这可怜的小生命吧。”

从那一天起，莫莉和丈夫就决定，寻找大洋彼岸这对陌生的中国夫妻。

2016年1月12日，莫莉第二次来到宁波。





莫莉上一次来到这里是2014年2月，来接养子，一名被遗弃在宁波某小区门口而后被送到福利院的聋人弃儿。以入院年份的生肖为姓，孩子被福利院取名为“龙森”。

莫莉是一名手语翻译，她的丈夫是一名聋哑人。他们听力正常的女儿米拉出生后不久，莫莉开始为她寻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他们希望是一名聋哑儿。

像莫莉夫妇这样来中国收养残疾儿童的美国家庭不在少数。自1992年对海外开放儿童收养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送养国之一。目前，美国家庭共收养了数万名中国儿童，其中约有八成是“特殊需要”儿童，这些儿童先天残疾或出生时患有严重病症。

就在莫莉张罗着收养孩子的同时，宁波惠美福利院决定为龙森提交涉外送养的申请材料。龙森被诊断患双耳极重度感音性耳聋。

在这个收留着200多名弃婴的福利院里，几乎没有健康婴儿。

“他就是我的儿子！”2013年7月，在网页上看到森森的第一眼，莫莉心里“咯噔”一下就爱上了他。

照片上的森森穿着黄色的衣服在地上爬，睁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小嘴微张，肉嘟嘟的小脸蛋可爱极了。断断续续地看了好长时间，还从来没有哪个孩子让莫莉有过这种“被击中”的感觉。

终于，在2014年，莫莉到了宁波。

见到龙森之前，莫莉按家族沿用“本(Ben)”的习惯为他取名为“贝内特(Bennett)”。身为聋哑人的丈夫克里斯，还给儿子起了一个手语的名字。在为森森录制的视频里，他把右手放在脸颊边，中指和拇指捏起，像是在捋小猫的胡须，模拟森森的中文名字发音。

“你好，喵喵，我是爸爸。”他无声地跟儿子打招呼。

聋盲人士可以做任何事情，这个病不会限制儿子的未来

一晃两年就要过去了，龙森已经完全适应了西雅图家中的生活。莫莉说，聪明的龙森学



手语很快，现在已经能与家人、邻居顺畅地交流。

莫莉有时会给儿子看他在福利院时的照片，孩子会皱着眉头用小手熟练地比画着问：“爸爸妈妈你们去哪了？姐姐去哪了？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

“我们那时候正在找你，一直在努力地找你呢。”莫莉和丈夫一遍一遍地安慰他，“找到你之后，我们就接你回家了。”

这样的幸福时光没有持续多久。

去年圣诞节前一天，莫莉接到儿子的主治医师的电话。医师向莫莉宣布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龙森被查出患有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先天性聋视网膜色素变性综合征，又称“乌谢尔综合征”，并且是最严重的一种。患者到10岁左右会出现视力障碍，20岁左右就可能完全失明，目前的医疗技术对此病无法干预。

“我宁愿医生是在圣诞节过后而不是圣诞节前一天告诉我这件事。”莫莉苦笑的说。

这个年轻的妈妈接触过很多乌谢尔综合征患者，对其症状多少有些了解。听到医生的宣判时，她忍不住大哭起来。

丈夫克里斯得知消息，镇定地抱紧妻子，安慰道：“没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可以让他做得更好。”

莫莉认识的乌谢尔综合征患者中，有人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有人自己开公司，有人是波音公司工程师，有人哈佛毕业后在华盛顿当律师。“当然，也许不能当消防员。”这个外向的金发女人又眨着眼睛补充了一句。夫妻俩



相信，哪怕失聪又失明，儿子依然会很强壮，很聪明，会拥有一切他想要拥有的东西。

不过，这个年轻的妈妈也深知，残疾人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就像她“在事业上很成功”的丈夫一样。克里斯是微软的高级工程师，本身就是给儿子的绝佳示范。

“乌谢尔综合征的确诊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世界末日。作为一个妈妈，你总是希望你的孩子拥有一个容易一些的人生。他已经有一个艰难的人生了，”说着，莫莉的声音又哽咽了起来，“他才3岁多，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不幸的事情了。”

莫莉希望，儿子在失明之前，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亲生父母，留下一些视觉印象。

通过儿子亲生父母留下的信，这个年轻的妈妈知道，儿子还有一个哥哥。鉴于乌谢尔综合征是遗传性疾病，儿子的哥哥可能也有病，需要尽早去检查。

一场漫长的寻亲开始了。莫莉给福利院发过邮件，打过电话，又通过朋友联络到宁波的一个热心人。当地媒体帮忙联系了当年接案的派出所，还找到了当年发现龙淼的小区保安。在寻亲的路上，淼淼亲生父母的形象在莫莉脑海中愈发清晰。

2016年1月12日，莫莉再次来到宁波。为了这次出行，她提前半年就订好了打折的机票和酒店，还预约哥哥做她的旅伴。身材娇小的她和哥哥各自背了一个巨大的登山包，从西雅图飞了10个小时到上海，又转高铁抵达宁波。

在宁波，莫莉一一拜访了这些帮过她的人，并详细问了儿子被发现的细节。

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莫莉一边流泪一边说：“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我想告诉他们，我们并不怪他们。我们理解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无力照顾淼淼。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看到，孩子现在很聪明、很健康，被爱着，过得很好。”

转折在两天后出现。一名当地记者联系到了宁波大学附属医院儿童听力筛查诊断中心，那里承担着宁波所有新生儿听力异常的全面检

查工作。有一名医生找出了龙淼当时的病例。按照记录中的联系方式打电话过去，对方正是淼淼的亲生父母。

生母与养母见面后抱头痛哭。片刻后，龙淼的亲生母亲挣扎着向莫莉跪下。

龙淼的生父和生母当年在宁波打工。因为大儿子失聪，他们想再生个儿子，希望他长大了能照顾哥哥。第二胎生下来是个女儿，第三胎就是龙淼，也被诊断出失聪。

医生建议给小儿子装人工耳蜗，不然会耽误孩子。而他们当时浑身上下只有600块钱，“5年都挣不到装人工耳蜗的钱”。

夫妻二人决定把孩子放到高档小区附近，希望被有钱人收养。在送儿子走之前，妻子还为丈夫代笔写了另外一张纸条：“宝贝对不起，我们是一对没用的人，希望你能遇到一位好心有爱心的有钱人来帮助你。”

那天早晨，生母把孩子包裹好，放了几件衣服、一个奶瓶、一包奶粉，还有一个保平安的扎着红绳的铜钱。生父和他的兄弟骑着电瓶车把孩子带离了哭成泪人儿的母亲，放到小区门外一辆宝马车旁边。他们躲在一边，直到看到儿子被人发现并报警后，才抹着眼泪离开。

“是我们上辈子积德，才给淼淼换来你这样的妈妈。淼淼跟着我们只有受苦的命。”生母对养母说。他们拼尽全力供大儿子入读了聋哑学校，但是由于不会手语，夫妻俩跟大儿子几乎没有交流。

莫莉感谢龙淼的亲生父母赋予龙淼生命，感谢他们让她拥有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儿子，并且安慰他们：“儿子会有很好的发展。”龙淼的亲生父母略感宽慰。

遗弃了孩子之后，淼淼一直是他们心头的担忧。看到外面有小孩在乞讨，他们就想，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也会变成这样。生父还做过噩梦，梦里面淼淼孤零零地躺在街上，一动都不动。直到看着莫莉手机里淼淼的照片时，他们才彻底放下心来。

一个说“他下巴像哥哥”，一个说“怎么变黑了”，夫妻俩都笑了起来，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

（罗伯特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1月20日）



你会想念你自己吗

● 张小娴

当青春走到尽头，你会想念你自己吗？多年以后，突然明白，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也许不是别人，正是那时年轻的自己。最深的爱、最痛的恨、最甜蜜的希望、最苍凉的失望，从来不是对别人，而是自己对自己的。我们与之周旋一生的，原来是自己。

柏拉图在《柏拉图对话录》中说，人本来是雌雄同体的，被分成了两部分，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遗失了的那一半。真的是这样吗？抑或，我们寻找的另一半，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生的漫漫长路，我们都试图去了解真正的“我”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虽然痛苦，却也要学着去面对和接受那个既熟悉也陌生的“我”。唯有认识自己，生命才是完整的。

千山万水，只为遇见那不一样的自己。

千帆过尽，不管爱过几个人，蓦然回首，你终将发现，人与之苦恋一生的，原来是自己。唯一能够阻碍人追寻幸福

的，是自己。人生最难跨过的一关，是自己那一关。

我是如此爱你，可我总想成为一个最优秀的自己。在世间的无常变幻里，做最好的我。

回首往事，真不知道是恍如昨日还是已经太遥远了，抑或两种感觉都对？时间多么不可思议。恍惚之间，如梦如幻，记忆的春天总会重来，红颜弹指老。到底是生命虚妄还是时光虚妄？不管浮世多么苍凉，我多想带着你的爱同行。等我们都老了，一起想念曾经的自己。

多希望一路上有你。可谁知道这爱是否可以永恒，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谁都可以没有谁，路还是要走下去。人生的路，难道不可以独自走完吗？是啊，有些东西，没有也可以，譬如陪伴，譬如牵挂，譬如爱和温暖……可是，有的话，人生会不一样。唯愿这一辈子，你会看到最好的我。我并不那么想跟自己苦恋。 ❀

（余 娟摘自中信出版社《你会想念你自己吗》一书，连培培图）



儒释道三家店

● 南怀瑾

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绕不开儒、释、道三家，这三家也就变成三家大店。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以去逛逛。逛了买东西可以，不买东西也可以，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道家思想，包括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病，非去这家药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里面的东西是要天天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米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 ❀

（一叶知秋摘自复旦大学出版社《论语别裁》一书）





阳台上出现了几截短小的树枝。这是14楼，周围一片空旷，除了更高处的天空和地面上的路，看不到别的什么。我把树枝捡起，在掌心一字排开，琢磨它们究竟来自何处。一只鸟的翅膀从楼前掠过，我想起了喜鹊，一定是它们把树枝衔到这里的。几天前，两只喜鹊落在我家阳台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很愉快的样子。我与喜鹊隔着一层窗玻璃，屋里屋外是两个世界，我坐在玻璃窗之内，忽略了窗外发生的事情。

我开始留意窗外的喜鹊，它们在阳台栏杆上伫立、踱步，天空和远方成为它们存在的背景。我是唯一的观众。我坐在客厅，透过窗玻璃，看着它们，想起老家村头那棵大树上的喜鹊窝，我在童年时代曾经长久地仰望大树，惦念树梢上的冷晖。如今，村头的树还在，树上的喜鹊窝还在，我却不再像童年那样仰望。每次车子快速地驶过，我都从车窗探出头，拍下匆匆错过的树和喜鹊窝。那些带有速度感的照片一直留存在手机里，每次翻看，总会触动我内心深处的一点什么。

这些年我似乎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不容易被打动了。胶东半岛东部海域不久前发生了里氏4.6级地震，我所在的城市有强烈震感。那是一个午夜，我辗转难眠，一个人枯坐在书房里，刹那间，脚底下似有闪电在奔突，整栋楼房随之晃动。我知道发生了地震。那是我第一次亲历地震，

后来一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当时竟然没有惊慌，没有想到逃跑，我枯坐着，像是那场地震的局外人。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身陷大地的伤口之中我们终将无路可逃，也许是因为我对地面的震动早就习以为常了——从去年开始，这座城市到处都在修路，路面被挖开，然后被缓慢地缝合，挖掘机、铲车、货车一齐上阵，我蛰居的这间临街的屋子每天都陷在轰鸣和震颤之中，只有到了夜晚才渐渐安静下来。在巨

切口

●王月鵬



大的轰鸣声中，在地壳的颤抖中，我的感觉变得麻木、迟钝，以至于对地震的降临无动于衷。而那几只喜鹊光顾阳台，却在我内心激起了一丝久违的感动。

平日里，我也时常站在阳台上，有时远眺，有时俯视，除了把远方遮蔽起来的高楼，除了虚无缥缈的天空，以及地面上轰鸣的挖掘机，似乎再就没有看到什么。我一厢情愿地以为，那几只喜鹊选择落到我的阳台上，一定是它们感觉到

了我家的窗口与其他窗口的不同。童年时就听老人讲过，喜鹊对环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它们频频落到我的阳台上，在窗前蹦来蹦去，这预示着什么？我说不清楚。我相信这是吉兆。喜鹊在阳台上扑棱着翅膀，让我觉得天空和远方都变得亲切起来。在我最孤独最焦虑的那段日子里，是喜鹊为我送来了安慰。

很快，我就发觉，喜鹊之所以光顾这里，大约与阳台上的花生有关。父母从老家带来了半袋花生，晾在阳台上，让我熬夜的时候吃，说是有养胃的功效。这些花生被喜鹊盯上了。我很纠结，不知该把花生收起来，还是让喜鹊继续啄食。这些花生是父母的劳动成果，老人不辞劳苦，把它们辗转带到城里，认真地晾晒在阳台上。喜鹊的光临，像是一个玩笑，又像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我不想成为喜鹊世界的破坏者。

还有更多花生储存在乡下老家。母亲说，城里地沟油太多，还是自家种点花生吧，自己榨油，图的是放心。在我的记忆里，村头有一家油坊，每年秋天收了花生，晒干，然后剥壳，父亲会在冬闲时节用小推车把它们送到油坊里榨油。在乡下，榨油是一件平常的事，平常到我从来都没有留意它的工序，对花生如何变成花生油，我一无所知。我只记得，村头那家油坊的墙壁上满是油垢，榨油的人一身油渍，像是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父亲把当年收



获的花生全都送进油坊，换回一张欠条，上面写着可以领取多少斤油，然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精打细算，随用随取。后来，村里人拒绝接受欠条，榨了油，直接带走，不愿寄存在油坊里。再后来，榨油的时候，主人寸步不离，守候在现场，从头到尾盯紧每一道工序，母亲说不是怕缺斤少两，是怕油坊换成了地沟油。在地沟油盛行的年代，让自己的孩子吃上放心油，这成为我年迈的父母的一个劳动理想，关于劳动，关于爱，在父母那里变得如此简单和具体。

每次回乡下老家，汽车的后备厢都会塞满亲戚送的农产品，他们说这是不施农药的，品相难看，但吃起来放心，专门留着自己吃的，城里买不到。他们这样说着，深以为然，又不以为然。这些素朴的人，这些善良的人，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他们一直在遭受算计，以冷漠回应这个世界的冷漠，以欺骗对待来自外面的更大欺骗，活着，成为一件最简单也最艰难的事。

一群喜鹊在田野里觅食，几只喜鹊在阳台上啄食花生，

两者显然是不同的。当喜鹊在城市楼宇间发现并选择了晾在阳台上的花生，我不知道这算是一个审美问题还是现实问题。我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态度来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我的这种纠结情绪的背后，还有一个忧虑：当晾晒在阳台上的花生被喜鹊吃光之后，这些喜鹊还会一如既往地光顾我家的阳



台吗？这个问题的提出，让我吃了一惊，我无法解释自己心里何以会有这样的一种忧虑，也许是我太孤独了，而这孤独，远甚于熬夜时的饥饿和胃病带来的苦痛，是超越了肉身的。

几只喜鹊，让我的世界变得生动起来。隔着一层窗玻璃，我只能隐约听到它们的鸣

叫声，在修路产生的巨大轰鸣声和震颤中，喜鹊的声音显得多么单薄。我听到了它们。我想到了，几只喜鹊在城市楼宇间飞；我想到了，一群喜鹊在乡村的树林里飞。如今树林不见了，剩下几棵树，站在空空荡荡的村头，越发显得孤单。喜鹊也进城了。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有几只喜鹊选择了我家的阳台。这些有翅膀的鸟，栖落在平凡如我的窗前；而我，一直梦想拥有一双翅膀，向着无穷尽的天空和远方飞去。

我们忽略了脚下的大地，忽略了曾经生长庄稼、如今承载高楼的大地。每一株庄稼都是大地的一个切口，每一栋楼房都是大地的一个切口。每一个切口，都有一个待解的谜。面对土地，我们究竟种下了什么，收获了什么，这似乎并不是我们真正在意的。我们走在水泥铺就的大路上，脚下一片洁净。

当翅膀成为一种负累，就算拥有整个天空也变得徒然。

（凌 霄摘自《散文》2015年第12期，王 青图）



下酒菜

●张佳玮

重庆山城啤酒，得就串。

还得要面对一口大锅，满锅红辣椒翻腾，捞都捞不完，吃一烫二看三，满眼都是。菌花，鹅肠，蒜泥香油。旁边有言子儿听，更美。

青岛啤酒，配鱿鱼。

坐堤上，摆开了吃喝，吹着小风。啤酒泡沫厚得喝时能触到鼻尖儿，冰得透了，一口下去；鱿鱼新炸，还脆韧着，好。

红星二锅头，就爆肚，我个人喜欢搭芝麻酱葱末。

最好是晚上，跟朋友坐一桌。

其实也试过用小春饼卷爆肚，蘸黄酱，就酒。咬一口，能挣得脸红脖子粗。只是个人喜欢。朋友说吃了还行，我估计是给我面子。

江南人惯喝绍兴黄酒。

若是夏天晚上，下姜丝，用杯子盛酒，配螺蛳、五香豆、盐水花生。

冬天，铍子里黄酒滚热了，闻得见甜香味，倒一碗来，配炒花生、五香牛肉、肴肉、青鱼干、脆鳝。花生新炒，肴肉凝冻，脆鳝有刺啦啦的响声，最妙。

葡萄酒，配奶酪是百搭的。配水果则有许多会“见光死”，苏玳酒配某些水果沙拉另说。

苏玳酒适合配肝酱与甜品。

夏多内新酒适合配海鲜。

其他，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不提，当然有细讲究。葡萄牙所有的强化酒，都可以配巧克力或巧克力蛋糕。甜上加甜。爽得不得了。

意大利各类喝着玩的红餐酒，配腌橄榄和干酪，会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琴酒，单喝爽。非要搭的话，腌透的鲱鱼撒蒜蓉不错。这个就啤酒也很好。

伏特加，配脆面包和腌黄瓜。

欧洲食谱说：伏特加配鱼子酱。然而，喝伏特加，图的是个纯粹，一口的事儿，干净。

配个鱼子酱罐儿，架势比较小了。所以，吃鱼子酱的话，还是配淡香槟或者不带甜味的白葡萄酒吧。

都说德国啤酒配香肠，其实德国酸菜比香肠要下啤酒。

因为香肠咸，你一口香肠，一口啤酒，味道就中和了。如果是酸菜就啤酒，吃惯的话，有种香涩咸酸，背上蹿蹿发凉，那么好吃。

酸菜、香肠的汁儿用来熬土豆，配啤酒，感觉简直要飞了。

下酒菜，最百搭的，永远是入味、有口感的玩意儿。

吃菜就饭，图的是饱。喝酒就菜，图的是味儿。

肉干、鱼干、花生，天下无敌。终极秘籍就是：奶油炒花生撒盐，配一切酒。美国人也吃这个。Salt peanut 嘛，爵士乐都唱了。

尤其是花生刚出锅，等一会儿，等脆了的时候，一口花生一口酒，听着口腔里的咔嚓咔嚓声，给个皇帝都不换。

临了，我有个朋友说，“蒙古王”搭牛肉干搭奶油炒米是天下无敌的。

尤其在冬天，尤其在内蒙古。

“北风卷地白草折”那会儿，“蒙古王”一大口，发硬的牛肉干，大筐的奶油炒米。

我光想象那情景，就觉得全身热将起来了。

（林冬冬摘自微信公众号“张佳玮写字的地方”，赵希岗图）



借钱的本事

●冯仑

你没出去借钱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面子挺大，但当你创业资金不够，想借100万却只借到20万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几斤几两。一个企业家的身价高低看的往往不是富豪榜上的排名，很多时候要看他落难时能借到多少钱。

天下创业者的共同点是没钱。没钱要变成有钱，这才是创业的动力。有钱的人早就趴在钱上睡觉了。但是，钱在别人口袋里，怎么才能跑到你的口袋里呢？

我认为，谋人钱财其难度仅次于夺人贞操。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成功？凭什么人家愿意把钱给你保管，让你做事，最后挣了钱还留一部分利润给你？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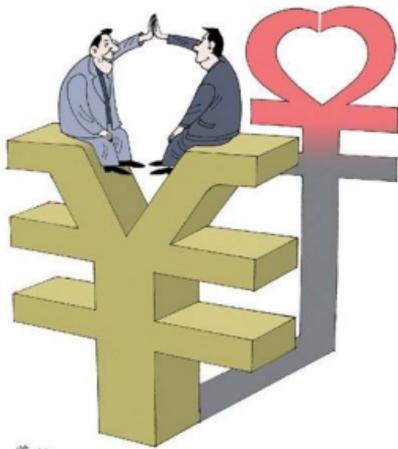
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始创业的时候也没钱，连生活费都没有。我们所有人一起凑，也只有3万块钱，我们拿着这笔钱去办了执照，最后还剩下几百块钱。我们几个人就坐在海南的马路牙子上，和今天的农民工一样。

一想真是“钱路茫茫”，几万块只换来一张执照，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但再一想，已经欠了这么多钱了，继续做下去无非再继续欠。所以我们决定还是继续做。

借钱本身就有两大挑战，一个是把腰弯下来，一个是诚实守信。

有一次，我向一个人借10万块钱，对方要一个人来做担保。于是我就想请人吃顿饭，然后让他帮忙做这个担保。但当时我又没什么钱，于是就把这个人叫到家里来做饭吃。我当时借住在陕西老乡张维迎的家里，那是一个在15楼的小房间。结果那人喝了点酒就睡着了，直到后半夜才醒过来，我就带他到旁边的大钟寺酒店睡觉。开房时，我一摸口袋里没有钱，就对他讲：“不好意思，您先垫上，结账的时候我再来。”

其实当时我的内心极其纠结，毕竟我以前在机关工作，在公家单位，怎么说也是个庙里的小神，而借钱这件事，挑战的其实是人的自



尊心。

人都希望自己站着，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人也需要弯腰下跪，甚至是趴下。人生还需要做各种姿势，跪着、蹲着也是一种姿势。心大是非就小，心小是非就大。遇到这种情况，我经常安慰自己：“就当自己蹲了一会儿，咱们陕西人蹲习惯了，蹲着也挺好的。”见皇上见多了，下跪也会变成习惯。

第二天，我借钱付了房费，他答应了做担保，我借到了钱。

为什么别人愿意把钱借给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你诚实。在赚钱之后，我们原来答应别人的事情都做到了，而且别人遇到困难，我们也洒泉相帮。

当然，借钱时也要注意一些沟通技巧，比如，我去找借钱人之前，都会先找朋友把要说的话来回演练几遍，看是否能表达清楚。特别要注意前三分钟的对话内容，因为它常常会直接决定这场对话的气氛。

很多创业者不愿意求人，苦于放不下身段来求人。那怎么叫“求”呢？其实那可以叫“交流”，交流“求人和被求的经验”。过了自己这一关，再加上本身诚实的素质，钱就来了。

（王传生摘自新浪网风马牛社区的博文，黎青图）

旺

闲逛时遇到一只小狗，突然对我狂叫。我想起网上的段子，就对狗大喊一声：“2016年我旺不旺？”

谁知小狗不叫了，一扭头，走了。

都想要

网上流传着一句“女人的真心话”：“要么给我爱，要么给我钱，要么给我滚。”

老公看了之后，好奇地问老婆：“你想要什么？”

老婆毫不犹豫地回答：“都想要。给我爱，给我钱，然后给我滚！”

过分的要求

灯红酒绿的酒吧里，我一个人闷闷酒。突然一个美女过来对我说：“帅哥，请我喝酒好吗？喝完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过分的要求哦。”

我一看，美女啊，巴不得！于是要了各种好酒，好吃好喝伺候着。酒过三巡，她终于对我妩媚一笑，说：“帅哥，你可以提出你的过分要求了哟。”

我嘿嘿一笑，转身走了：“记得把账结了……”

看反了

前日去寺庙，看见一横匾，上书“心中业物”，再三回味，感叹绝妙。业障物碍，肇源心中，佛力清静，一切都消。

我向禅师反复阐发，感叹再三。禅师说：“施主，你看



反了。”

将就

今天跟女朋友吵架，我不客气地说：“你这样好吃懒做，真的不感到羞耻吗？”她毫不示弱：“你怎么不看看自己，哪个男人像你这样一事无成还不求上进？”“行吧，既然你觉得我不好，我也觉得你不好，那我们索性就……”我继续说道，“在一起将就一辈子吧，别去祸害别人了。”

笑了很久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上数学课，我正在神游，忽然听老师说：“全年级一起去郊游……”我一听要去郊游，马上就清醒了，高兴地喊了一声：“耶！”老师在全班同学惊恐的眼神中慢悠悠地继续说：“一班去了32人，二班去了30人，三班去的人数为一班二班总和的一半。问，3个班一共去了多少人？”

一道闪电

去年过完春节，老婆说她

要在羊年瘦成一道闪电。现在猴年到了，我觉得老婆基本算是成功了，现在谁说她胖她“劈”谁！

比例失衡

哥哥问弟弟：“你们班上有谈恋爱的吗？”弟弟说有，哥哥问：“你呢？”弟弟说没谈，哥哥问为什么。弟弟说：“我们班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多女少。”哥哥问：“有多失衡？”弟弟长叹一声：“男的比女的多一个，我就是多的那个。”

杀猪刀

孙子问奶奶：“我听大人说，岁月是把杀猪刀，为什么奶奶年纪这么大了，还是这么好看啊？”

奶奶感叹道：“傻孩子，那是因为杀猪刀只杀猪啊，不信，你看你爷爷。”

看看你

家里养了一缸孔雀鱼，需一天喂两次食，三天换一次水……

昨天，我实在懒得收拾它们了，抱怨道：“天天就知道吃，啥也不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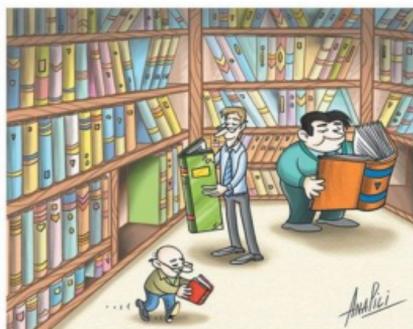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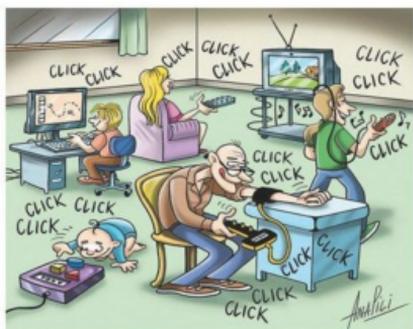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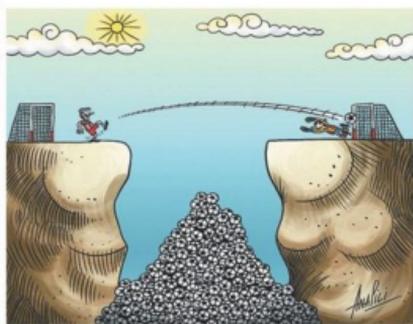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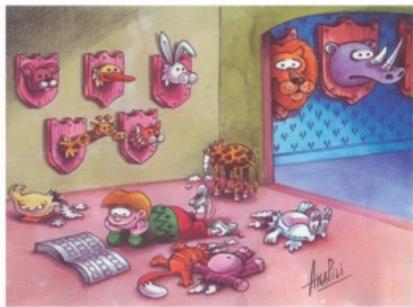
老婆说：“人家最起码还好看！你再看看你！”

哪剪的

一个老爷爷搭讪老太太：“你这个发型真好看，在哪里剪的？”老太太瞬间扯下她的头发：“你的才是捡的，我这是买的！”

(宁静瓷酒等摘)

Ana Pilipeczuki 漫画作品欣赏



简·奥斯汀：太多或太少的智慧

●Clara 写意

那些呼之欲出的矛盾之处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将自己生活过的世界写得纤毫毕现、活色生香，令全人类向往，那一定是曹雪芹和简·奥斯汀。

从普通读者到文学巨匠，奥斯汀拥有无数“粉丝”，被评为了“英国文学史上唯一可与莎士比亚平起平坐的作家”，

更是世界百大作家中唯一一位排名靠前的女性。可有关作家本人，只有只言片语可供后人遐想，来源全部是她的亲人。奥斯汀的侄子詹姆斯·奥斯汀在1870年出版了《简·奥斯汀传》，这是奥斯汀家族第一次向世人揭开女作家的面纱，但这本传记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解惑，不如说是为了压抑世人

平淡隐晦的文字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相信奥斯汀度过了波澜不惊的一生。

关于奥斯汀的家庭背景，网络上是这样形容的：“奥斯汀于1775年出生在英国汉普郡。其父亲是受人尊敬的牧师和掌管一个教区财产、税收的教区长，其母亲出生于富有的家庭，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因此，奥斯汀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是良好的经济状况和读书环境，给了她自学的条件，培养了她写作的兴趣。”她的兄弟有的在海军服役，有的做了牧师，她的一个哥哥从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成了远近闻名的绅士财主。她的家境看起来很优渥，可我们同时知道，奥斯汀曾经自嘲过，她生活中最大的难题不是缺乏灵感，而是“从哪里搞到茶叶和糖”。她在1817年去世时，仅有的遗产是150英镑稿费。

很矛盾。不是吗？

两百年前的“毒舌段子手”

奥斯汀终生未嫁。与她做伴时间最久的，是其姐姐卡桑德拉。而奥斯汀最具真性情的文字也散落在给卡桑德拉的信件中。由于继承权的原因，奥斯汀多次被迫离开生活的地方，在伦敦、巴斯和汉普郡之间流离辗转，而当她和卡桑德拉短暂分开的时候，她们就以通信的方式来保持密切的思想





交流。

以下言辞都来自奥斯汀给卡桑德拉的信：“想想吧，霍尔德太太要死了！可怜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她做了女力所能及的、唯一一件让人不再攻击她的事情。”“黑尔医生一身重孝，毫无疑问，不是他母亲或他太太去世，就是他本人去世了。”

也许是传说中的“作家首先要生活观察家”的原因，奥斯汀总是在留意观察着周围的人群。不仅观察，她也从不吝于评价他们。可以想象，在她和卡桑德拉每日一次甚至数次的通信中，与两人切实相关的内容毕竟有限，大量的篇幅恐怕都用于像这样为身边人所作的“漫画”。这样的描写在奥斯汀的作品当中随处可见，亦是《奥斯汀式幽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精准、毒辣，锋利如手术刀。只是，当这种“毒舌”出现在生活里的时候，就很难说会令人愉快了。当然，你会说，奥斯汀会对卡桑德拉以外的人隐藏她的真实想法，但是，当这种想法已经成为人格的一部分时，我不相信一个如此犀利的灵魂能够将自己伪装成温和的或安静的样子。卡桑德拉是深爱妹妹的。奥斯汀流传于世的画像，正是出自她的笔下。不仅如此，奥斯汀公之于众的那些信件，每一封都经过卡桑德拉的严格检验。被她销毁的那些，甚至连其他的亲人也无法得见。卡桑德拉下定决心，要将这位天才而短命的妹妹塑造成天使的形象。

尽管如此，真相仍然被某些不那么谨慎的亲人泄露了。奥斯汀的哥哥这样评价过妹妹：“她易怒，有时达到尖刻的地步。”而女作家在伦敦的亲戚这样说：“她的幽默有时是黑色的甚至是恶意的，并常常开令人震惊的玩笑。她喜欢谈论人家的丑闻。”还有，“对自觉不如她的女人居然还能第二次嫁有钱的丈夫，而她自己却摆脱不了困境，她显然感到命运的不公平，有一种酸葡萄心理”。

听起来很耳熟吧。和那个时代的人相比，奥斯汀甚至更像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人。可以想象，如果她出生在有微博、微信的时代，一定会是一个如鱼得水的“大V段子手”，什么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对她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幽默和刻薄正是她的本性。

借舞裙的灰姑娘

奥斯汀一生都在拮据中挣扎。其父亲尽管拥有一份令人尊敬的职业，却从来没有多少财产，而且为养活十口之家和供男孩子读书常常欠债。其母亲名义上是贵族的后代，但并没有多少嫁妆。众多的贵族亲戚反而给奥斯汀姐妹造成了许多被比较的苦恼。到了社交年龄，家族朋友圈里的舞会是不不得不参加的，可家里只有一个厨子，没有女佣，也没有足够置办行头的开支。姐妹俩的舞裙和袜子都是自己一针一线亲手缝制而成的，更多的则是借来的，“一件外套，修修补补，要穿两三年”。出门时需

要的马车也是大问题——在当时，淑女出门不坐马车是要被瞧不起的。奥斯汀的父亲没有马车，她们只好四处筹措，来完成这充面子的项目。

这样捉襟见肘的生活，对于怀有一颗敏感心灵的人来说，痛苦可想而知。父亲死后，奥斯汀、母亲和姐姐靠父亲不多的遗产生活。几个兄弟因各自有自己的家庭和一大堆孩子，也不能支援她们。幸而哥哥爱德华为她们租了一处房子，但自尊心很强的奥斯汀始终摆脱不了寄人篱下的感觉。

对于奥斯汀来说，出路只有两条：嫁人，或者去豪门当家庭教师。她对家庭教师的看法，在《爱玛》这本书里有充分的表达：对于贵族小姐，或接近贵族阶层的小姐来说，当家庭教师无异于一种耻辱。

那么，剩下的出路就只有嫁人了。

理智与情感

奥斯汀说过：“我书写爱情和金钱，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写的呢？”

将爱情看得如此重要的她，却没有收获一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在奥斯汀时代的英国，尽管男女可以自由恋爱，但其终点未必是婚姻。上层社会对于婚姻的选择非常慎重，因为在当时，婚姻关系几乎不可能被解除。婚姻，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是真真正正的“第二次投胎”，而男性贵族们也绝不会纯粹感情用事地选择自己的伴侣，金钱和社会地位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素。这种爱情和现实相交织的复杂情形，在奥斯汀的著作中有着充分细腻的描写。

在涉世未深的时候，奥斯汀拥有过人生中的第一段爱情，也可以说是她唯一一段深刻的爱情。

1795年，19岁的爱尔兰人汤姆·勒弗罗伊来到奥斯汀居住的斯蒂文顿乡村探访亲友。汤姆是奥斯汀邻居的侄子，他与奥斯汀互相欣赏，情愫暗生。汤姆在乡间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他与奥斯汀之间有许多“唇枪舌剑”，辩论和争执往往催生出灵魂的亲近，两个人都陶醉在“遇到知己”的喜悦中。

可是，汤姆出身穷困，依靠有钱叔叔的资助才完成了学业，家人认为他必须攀附一门好亲事，而不是与几乎毫无嫁妆的奥斯汀私订终身。他们紧急将汤姆带离了斯蒂文顿，自此以后他与奥斯汀再未谋面。三年后，汤姆娶了有钱的妻子，飞黄腾达，先后成为下议院和枢密院议员，最后当选爱尔兰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直到90岁高龄才卸任。他在晚年曾向侄子坦承自己爱过简·奥斯汀，但声明那不过是场“青涩之恋”。

1802年是简·奥斯汀一家住在巴斯的第二年，在那一年的最后几周，她和姐姐到好友比格姐妹家小住。比格姐妹的弟弟哈里斯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还乡，昔日矮小笨拙的小男孩已经成长为高大壮实的21岁青年。在一个宁静的清晨，哈里斯向奥斯汀求婚。对于已

经27岁的奥斯汀来说，这是一位绝佳的结婚对象，他年轻、富有、家世良好，而且是曼尼顿庄园和家族产业的继承人，只要与他结婚，自此后可以过上优越富足的生活，还会成为曼尼顿庄园未来的女主人。而且可以说，这几乎是奥斯汀最后的机会。不出所有人意料，奥斯汀当场答应了哈里斯的求婚。可第二天一早，她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地悔婚了。

关于奥斯汀悔婚的原因，影视作品中有许多艺术化的处理。更令人信服的解释还是来自卡桑德拉，她在多年后说哈里斯“举止粗俗，在聪明才智方面无法与简相比”。这想必正是姐妹俩的闺房私密话，对于奥斯汀那样的聪明人来说，要她委身于这样一个男人，其痛苦可想而知。对于被困在一个自己不爱、不尊重的伴侣身边的恐惧，压过了对余生贫困的恐惧，这才是她毅然选择悔婚的原因。

这样的奥斯汀既值得尊重，又让人疼惜。

嫁个富有的丈夫是那个时代女子的首选，可奥斯汀除了有聪慧的头脑，还有一颗倔强的心。她终生未嫁，从没有过上富足的生活，没有成为曼尼顿庄园的女主人，却留下烛照后世的六部经典小说，她的芳名永垂不朽。

死于慢性砷中毒

因为先天孱弱，奥斯汀分外注重保养。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她就与母亲、姐姐搬迁到英国著名的温泉小镇巴斯，过

着以养生为主题的生活。

可即使这样，她依然未能长寿。奥斯汀死时仅41岁，即使在当时也算不上长寿。在她名满天下之后，许多她的“粉丝”开始了对她死亡原因的考证。她死前的症状，从她的信件中反映得非常清楚：面色苍白，有色素沉积，反胃，有风湿症状，但神志非常清醒。这并不像官方公布的患肠胃癌症的晚期症状，反而非常像慢性砷中毒的症状。而在奥斯汀生活的时代，砷被广泛应用于风湿类保养药汁中。所以，英国侦探小说家琳赛·阿什福德大胆地下了结论：奥斯汀其实死于长期服用含砷类保养品引发的慢性砷中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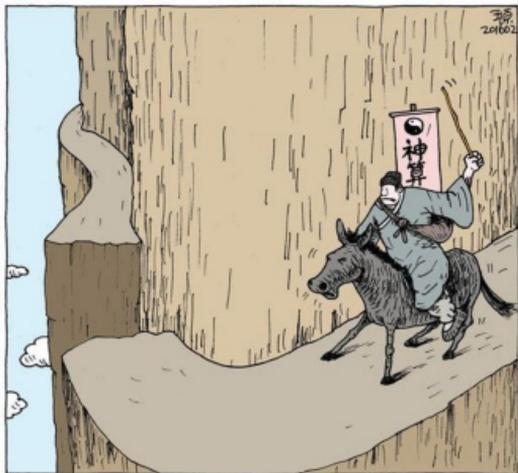
如果这是真的，真是上天的玩笑。为了长寿所做的努力，最后却成了丧命的原因。1817年7月18日，奥斯汀去世后的第四天，她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并第一次与四部小说的作者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时候，卡桑德拉正在卧室里支起火盆，将她决定永不面世的信件逐封烧毁。当侄女阻止她烧毁这些信件时，卡桑德拉抬起头，带着一个凄凉的微笑问她：“你难道期待在这里发现一个秘密的爱情故事吗？”已经做出了与奥斯汀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此刻身为一个殷实的前婢女续弦的侄女回答道：“我知道没有，但我多么希望有一个。”

（默默摘

自《书都》2016年第1期，李晨图）



扫码二读码, 分享文章



巴兰的驴子

●叶兆言

这是《圣经》上的故事。一位国王派人携厚礼去找巴兰，求他诅咒以色列人。巴兰是个有能耐的巫师，为人厚道，但是难免见钱眼开，于是欣然从命，骑驴上路。上帝担心巴兰会做出对以色列人不利的事情，便派天使拿一把宝刀，站在半道上阻拦巴兰的去路。巴兰兴冲冲地赶路，没看到天使，驴子看到了天使，那畜生有些害怕，掉头就跑。巴兰不知其中原委，大为恼火，抡起鞭子便打。那驴也倔，无论巴兰怎么打，死活不肯回头。驴被打急了，突然说起人话，它说：“你干吗这样打我？”巴兰说：“我打你，是因为你昏了头，竟然敢戏弄我。”驴子说：“你是我的主

人，我一向是听话的，怎么敢违背你的意愿？”这时候，巴兰也看到了天使，连忙从驴背上跳下来，鞠躬行礼。天使很生气，说：“凭什么打你的驴，你笨得连驴都不如，要不是它改了道，你的性命早就没了。”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人有时候比驴还笨。现实生活中，类似直奔险境的例子很多，多少人趾高气扬地坐在驴子上，自以为前途光明，不知道天使正带着宝刀，守候在路口等着取他们的性命。

记得多年前，我第一次有幸乘豪华旅游船游览三峡。一天晚上，打牌饿了，我和刘震云一起吃方便面。那时候大陆还没有碗装方便面，同船的两位

台湾姑娘带了很多，也正在吃，我们看得眼红，便厚着脸皮捧着一大堆袋装的“康师傅”，想跟她们交换，没想到对方一口拒绝，还白了我们一眼。

本来不过是件小事，谁都可能嘴馋，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拒绝，真是丢脸。好在不久之后，我们终于吃到了大陆产的碗装方便面，顿时有出了一口鸟气的感觉。

这口鸟气算是出了，新问题又接踵而来。中国这么多人，不说人人有车，若三五十个人有辆车，庞大的市场不知可以养活多少企业，似乎一旦汽车多了，什么都不是问题，前途差不多立刻就光明起来了。

我们从小就习惯于这么一个人思路，那就是中国人也是人，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能做到。偏偏有一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宣布，中国大陆的汽车普及率，不要说发展到美国的水平，就连发展到小小的台湾地区的水平，也不可能，理由很简单，如果这样，全世界的汽油还不够中国一个国家的汽车使用。

这种预测真是太煞风景。发展的前景总是美好的。我们骑在驴子上，为生活的改善而扬扬得意，我们不是巫师或什么气功大师，既没有巴兰的能耐，屁股底下坐的也不是一头会说话的驴。天使的宝刀已经高高举起，继续傻乎乎地往前走，不明白点事，天知道会怎么样。

（林冬冬摘自重庆出版社《动物的意志》一书，王原图）



鹞子、风筝、纸鸢

● 薛 舒

现在的人们，把这种用一根细绳牵引着放飞的玩具叫风筝，可在我童年的时候，上海人都叫它鹞子。

拥有一只鹞子，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它代表了一个儿童在玩伴中的地位，还体现了这名儿童的家境优劣状况。总之，谁要是擎举着一只鹞子从家门前的场地上飞奔而过，不用片刻，他的身后就会跟一大群追随者。穷到赤贫的人家，是没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置办一只鹞子当玩具的，所

以，那个举着鹞子的孩子，口袋里多半装着炒熟的花生或蚕豆。鹞子升上天空时，那孩子必定沉着气、绷着脸，手里的绳圈骨碌碌地转。鹞子越飞越高，飞得越来越平稳，孩子的手，不用那么紧张地控制力气了，于是，他的表情里，便带了一些散漫、油滑，那便是他的成就感。在骄傲的资本还未真正奠定之前，他自然是要以严峻的神态面对围观者的。严肃和冷峻只是前奏，胜券在握时，他便可以调皮一些了，他甚至有时间和别人说话，伸一只手从口袋里掏花生或者蚕豆来吃。那时候，他才发现，口袋里的花生或者蚕豆只剩下一半了。可他并未撒泼，也不胡

乱责怪正往嘴里填塞蚕豆的别的孩子。因为手里牵着绳索，那只黄蝴蝶还在天上飞，他便宽宏大量地去追究花生、蚕豆的去处。这就是他的资本，拥有一只可以飞上天的鹞子，让他成了一个不计较得失、不纠缠蝇头小利、大度的孩子。追随者们，便在羡慕他拥有鹞子的同时，心中对他生出些许尊重来。

有鹞子的孩子，便拥有被尊崇的权利。事实上，他始终没有注意到，在他举着鹞子奔向开阔地的时候，他口袋里的花生或蚕豆已经撒落一路。自然有跟随在后面掉了队的孩子会捡起来，口袋里花生、蚕豆可以吃，从口袋里掉出来的，也可以吃。有的人拥有了整个快乐，也有人，把别人丢弃的快乐收拾起来，得到了快乐的一条边、一个角，于是，他也便拥有了快乐。

那个年代，天空大部分时候是蓝色的，与现在不一样，比现在清澈透明。那时候，蓝色的天空里出现一只黄色的蝴蝶鹞子，那可真是耀眼，那可真是牛，牵着细绳的那个剃马桶头的孩子，不骄傲才怪呢。年节里，孩子跟着大人走二十多里煤渣路，从小镇到海边的乡下吃某一位表哥或者堂姐的喜酒。坚硬的煤渣路无尽延伸，似乎永远也走不完。路边的麦苗绿得暗淡委顿，油菜上蒙着一层灰白的暗霜。举目眺望，人迹稀少的旷野里，任何生机都被压抑着，单调而荒蛮。孩子的眼睛很快疲惫了，腿脚酸软了，便开始吵闹，即





便大人哄骗着就要到了，一会儿就可以看到新娘子家送来的红红绿绿的新被子、新枕头、新脚盆、新马桶了，还可以吃到新马桶里的枣子、花生、红鸡蛋了，可孩子依然只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没有枣子、花生、红鸡蛋，他便不肯再走半步了。母亲哄了半天，差不多要发火了，父亲忽然手指远方喊着孩子的名字：“快看啊，鸽子，那边有人在放鸽子。”

孩子便抬起头，果然，远处的天空里，一点斑斓的红，或者紫，在风中摇摆不定地起飞。那方向，便是煤渣路的尽头处。孩子终于站了起来，向着越来越清晰的那片绚丽走去。有鸽子放的地方，便有着如此大的吸引力。而放鸽子的人，亦喜欢有人跟在身后观摩他的身手。若没有人观看，那他的乐趣只剩了小半，无非是放绳子、扯绳子、收绳子，那只高高在上的鸽子，与他只是一线维系，快乐与他之间，也就只是那细细的一线牵连了。若是有人看，那他就不仅仅是放鸽子了，他是受到瞩目的表演者，他领受的是羡慕、赞赏或者挑剔的目光。他甚至是一名艺术家，此刻的技术、能力，乃至魅力。放鸽子，本就是给人看的，没有人看，还有什么意义呢？

很多年前，我在旅游大学念书，同室一位山东潍坊的女孩说，纸鸢就是风筝。那也是一只飞翔的鸟，且给人更高更远的想象，我从那以后便喜欢上了“纸鸢”这个词。想起一

种叫“鸢尾”的花，蓝色，有着裙摆一样的花瓣。那时候就觉得，这纸鸢和鸽子，是有着异曲同工的美妙之处的。

其实，我从未与风筝有过亲密的接触，只在童年的某一个春节，在上海的乡下过年，就是那一次，走二十多里路去吃喜酒，走不动了，父亲指着远处说：“看，有人在放鸽子。”果真，我看到一只黄色的蝴蝶在空中平静地游弋，

我向着那只黄色的蝴蝶飞奔而去，然后，我看到提着一袋兰花豆、剥着马桶头的表哥，一根细细的绳索被他捏在手里，牵连着天上的蝴蝶。

表哥把我丢在一边，一脸严肃地拉着绳索，他的动作和神情让我知道，一个放飞风筝的孩子，其实放飞的，是他的骄傲。

（朱权利摘自《解放日报》
2016年1月31日，王青图）

那一份心 ●于丹



有一年冬天，我叫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坐在后排。那司机师傅看起来彬彬有礼，再看那座位，白得直晃眼。

坐了一会儿，我听见小虫的叫声，便好奇地问：“这是手机铃声吗？”

“蛐蛐儿！”师傅憨憨一笑。

“冬天还有蛐蛐儿？”

“我揣着呢！您看看这蛐蛐儿罐。”师傅喜滋滋地从羽绒服里掏出一个油亮的小葫芦。在那丝网底下，蛐蛐儿的眼睛像蓝宝石一样。

“呀！您怎么还带着它？”我吓了一跳。

师傅一脸神秘地说：“这是灵宠，我晚上睡觉时揣着它，白天出车时也揣着它。

不只是它，我还养了很多不同的东西，东西厮磨久了都有灵性。”

他一路跟我闲聊。原来他把倒腾来的这些小物件叫作“玩儿”，一旦会玩了，就进入了一个懂行的世界。简单的竹子、木头或石头变了颜色和气质，成了身边的老友，生活也就挺有滋味的了。

于是我感慨：“师傅，您这日子过得挺像贵族的。”

师傅乐了：“我就是一个开车的，没念过什么书，哪儿算得上贵族？我只是觉得咱不能丢了自己生活的味儿。”

美妙的日子都是有味儿的，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关键是那一份心。

（一 地摘自乐读网）



靠谱与成功

● 罗振宇

一家奇怪的公司

十几年前，巴西有一家企业，老板叫塞姆勒。他说，巴西的通胀率已经到了100%了，在这个国家做商人，就像地震的时候骑在一头暴怒的公牛身上，真正可怕的不是公牛的颠簸，而是地震。

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环境太不稳定了，企业简直没法运营下去，他就不想干了。

可是一旦他不干了，工厂的工人怎么办？

工人代表就找他谈判，说：“这样吧，我们主动要求降低工资，但是你得答应两个条件。第一，以后工厂如果挣钱了，我们的分红能不能增加点儿？”

塞姆勒说：“这个可以，反正现在什么都没有，以后万一挣钱了，多分点没问题。”

“第二条，以后你签字支出的每一张支票，得由我们工会代表附签，也就是说你花每一分钱都得经过我们同意。”

塞姆勒说这也行，反正什么都没有了，死马当活马医。

结果怎么样？在通胀率100%的情况下，这家企业居然盈利了！因为每一个工人都觉得：这是我的公司，它要死了我就没饭吃了。

后来，通货膨胀期过去了，塞姆勒觉得这个体制很好，就保留了下来，什么都让工人自己决定，自己什么都不

管了。

有一次选择建新工厂的地址，塞姆勒说：“你们工人自己投票决定吧。”工人们就选择了一块地，这块地旁边就是当地人常年闹罢工的地方。

塞姆勒心里犯了嘀咕：“这里天天乱哄哄的，天天有罢工，行吗？”

结果新工厂建成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旁边天天在闹罢工、游行，这家工厂里的工人却天天钻在车间里搞技术革新。

塞姆勒的工厂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车间的叉车工人平常是8点上班，这个车间的其他工人说，早点上班，多干点活吧，以后7点上班。那个叉车工人死活不干。

结果呢，这个车间所有的工人都学会了开叉车。



底层的力量就是这么大，所以，塞姆勒这家公司现在变成了巴西一家特别奇怪的公司，可能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塞姆勒根本不知道他雇用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这家公司在干什么，因为这些决定都不是他做的。

他作为大股东、精神领袖，经常到车间里跟工人们握手就行了。

其实在中国的企业当中，这样的变革少吗？太多了。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广州的企业家，他从事的是传统制造业，一直渴望能完成互联网转型。

可是他琢磨来琢磨去，觉得靠自个儿可能没戏，所以就想了个招：“员工们不是都嫌制造业没钱赚，想跳槽吗？那就在公司里搞个‘创业PK大赛’，跟选秀节目一样的，每年搞两次。全体员工投票，如果这届大赛你赢了，你去创业，我就支持你，白给你个人股份，我控股就行。”

对于那些有创业计划的人，这个思路很有新鲜感，也很有吸引力。结果几年之后，这家传统制造业企业居然控股了几个具有强烈互联网色彩的公司。

很多人都说变革难，关键是你要知道你变革的是什么，



你以为变革产品就行了？你以为搞一搞市场调研就行了？不行的，组织架构得变。

用不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

既然世界是不确定的，那怎么办呢？其实终极的答案是，用不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

我还记得当年吴伯凡老师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指在得病和不得病之间的那种摇摇欲坠的状态。

对啊，世界上哪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坏？也许你自认为是健康的，可是从头到脚去想，你会发现你浑身都是毛病。不说别的，谁敢说自己所有的牙都是标准的、完整的、好的？

整个世界都是不完美的，可是传统的管理，都是想把事情往完美的方向去做，这是工业社会在确定性的时代，想要用控制的方法来达成的一个目标。

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在互联网让每一个人都崛起的时代，如果你再用确定性的、可控制的思路去面对你的竞争对手，你可能就会面临“大象被蚂蚁吃掉”的结局。

怎么办？用不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什么叫不确定性？其实就是一个“人”字。

我们再说说战争，战争是最具有不确定性的，尤其是在古代战场上，没有那么多的侦察设备，也许连敌人在哪儿都不知道，所以古代的名将不见得一定是大儒，很多名将一个大字都不识。

高阳先生笔下的某个将军就不识字，但是有很好的直觉，他站在山头一看，时候差不多了，就喊：“兄弟们，冲啊！”大部队就冲下去了。

但是什么时候喊这句话，这就是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只有在直觉非常好的将领的心中才会有。

所以岳飞有一句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请注意，“一心”就是说只有一个人的心里可以掌握这个秘密。

柳传志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可能被西方管理学家笑话，他说，在中国做企业要“因人设事”。事儿得靠谱，更重要的是得找到靠谱的人，我觉得这人能够控制这个事，这事就可以干了，这就叫“因人设事”。

所以，乔布斯故去之后，你骂库克有什么用？

他不是乔布斯，你希望他达到乔布斯用自己的不确定性和创造性完成的那种创新，可能吗？

他根本就不具备乔布斯的那种不确定性，自然不可能带来令你惊讶的结果。

有很多人在问，《罗辑思维》有确定性吗？万一你罗胖哪天出车祸了呢？或者你哪天厌倦了不想干了，这个商业模式不就垮了吗？

我的答案是两条。

第一条，垮了就垮了，那它就是回归了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生物就像草一样，一岁一枯荣，有生有死，这难道不正常吗？为什么要追逐那种控制，一定要基业长青呢？

“老而不死，是为贼。”如果没有了生命力却还苟延残喘着，那叫吸血僵尸。何必追求长久？

第二条，如果它很长久怎么办？还是回到生态系统。

总之，请参与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的建设中来，我们等着你。

（王传生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罗辑思维：迷茫时代的明白人》一书，小黑孩图）

不记年龄的上校

◎夏殷棕 译

拿破仑遇见一位匈牙利陆军上校，该上校在意大利被俘，在与拿破仑的对话中，上校提到自己参加过玛丽娅·特蕾莎的部队，并多次参加作战，拿破仑惊叹：

“你看起来还非常年轻啊！”

“我没有70岁也有60岁了。”上校回答。

拿破仑有些惊讶地问：“你是不是想说你根本没有被你活过的岁月？”

上校立即回答道：“我有多少钱，记得清清楚楚，有多少件衬衣，记得清清楚楚，有多少匹马，也记得清清楚楚，但是我的年龄，我深知没有人会把它偷走，我也不可能把它弄丢，记它何用？”

（芊 芊摘自新浪网译者的博客）



你为什么买不需要的东西

●江意

消费者就像小白鼠一样，所有的购物行为、习惯已经被销售专家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研究了个透，并且研究结果早已经被大量地用来微妙地影响购物者的情绪，商家们略施小计就能轻松地令消费者购入许多根本不需要的物品。

免费加折扣大促销

每逢节日，当商家将“买等离子电视送高清DVD机”“在本店购物满90美元，免费赠送食用油一桶”等横幅挂起，就意味着购物者排起长龙的日子到了。免费对消费者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占有欲，从而很难认清这种购物行为是否真的是自己需要的。

最近，约翰·伯纳和他的新婚妻子在逛电子产品卖场时，发现卖场正在搞一个优惠活动“买手机赠平板电脑”，正好

约翰妻子的平板电脑坏了，他们想要购置的型号恰好是赠送的那款，于是他们兴冲冲地付款将手机和平板电脑拿回了家。仅仅过了2个小时，当他俩结束了对新平板电脑性能的讨论后，才意识到家里已经有了四部手机，新手机完全用不上。

免费策略能够对人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商家想要顾客盈门，提高销售额，拿出不太值钱的东西就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而私下他们或许已经将真正想要卖出的商品的价格稍稍提高了。

这种花招商家们也经常会做折扣促销的时候使用，他们先将商品的定价提高，再调低价格，消费者就会以“更低的

价格”迅速买下。甚至有时候都不需要真正打折，他们只需要让你产生正在促销的错觉就可以达到目的。研究员林德斯·特罗姆发现，在罐头的价格标签旁加上“每位顾客限购8罐”的说明，就会让这种罐头的销量飙升。

销售商们还经常鼓励消费者使用信用卡付款，并很乐意为此给你更低的折扣，他们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他们稍后会挣回来。根据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如果不需要从钱包里数出你要付出的钞票，人们往往会比平时多花费8%的钱来购物。

让购物环境鼓励多余消费

作为商家，通过购物环境的布置来时刻暗示消费者进行冲动购物，这种手段他们运用得最为熟练。

比如大部分的商场布置得都像个迷宫，尤其是杂货商店，你永远不可能一下子找到你需要的东西。这不是巧合，营销策略专家马丁·林德指出：失去焦点更容易让人产生冲动消费。有些商场更是将这一技巧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他们特别设计的商品摆放方式使得每一层商品和每一个主要的商品陈列室都可以在顾客面前曝光片刻，这样，等消费者走出超市的时候，很可能买了比原计划更多的东西。

一些商家还会用高高堆放





的商品来设置减速带，使顾客减慢步伐，并且干扰顾客的视线，因为根据加州大学营销学教授温迪·刘的一项研究，在购物中被打断，会让你对价格不那么敏感，这是由于分心后重新看商品，会产生一种错觉——你已经对价格深思熟虑了。

商家们还会精心选择灯光、音乐甚至气味来营造良好的购物气氛。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音乐具有引发消费者情感和行为的效应。音乐可以影响消费者在店内的购物时间，也可以影响他们消费金额的多少。马丁·林德曾进行了两项单独的研究，第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购物者在慢节奏音乐的购物环境中，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去购物，并且统计出在慢节奏音乐中消费者购物金额的毛利比快节奏音乐中的顾客人均多4.54美元。在第二项研究中，林德发现在酒店中播放德国和法国的音乐会带动酒的销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购物时总会时刻有音乐相伴，虽然我们可能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但某些音乐确实对鼓励消费起到了促进作用。

大购物车、小包装的秘密

商品的包装也被商家们拿来大做文章，有时候他们会用小包装来让你买得更多。你可能认为购买小瓶装的苏打水或者啤酒会让你喝得少一些，但研究结果显然与此相反。另外，不同容量和重量的商品所标示的价格常常是有意要迷惑你。顾客常常以为10.49美元

48盎司和4.99美元24盎司没什么区别，其实并不是这样——你花了更多的钱却买了更少的东西！

这些数字的魔法商家们要弄得得心应手，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会选用硕大的购物车。因为一旦你往购物车里放进一样东西，你很可能会丢进另一件东西——毕竟，购物车里还有那么多空间等你去塞满，你一定还能找到某些你需要的东西，不是吗？

购物者的不安全感

消费者本身的性格也被商家们充分利用。最近发表在英国《零售周刊》上的一篇文章研究了在不同场所，销售员迥然不同的态度对消费者购物行为的影响。他们发现，在一般卖场，态度亲切、言语幽默的销售员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好感，使消费者放松对金钱的掌控。而在类似香奈儿、古奇等昂贵的奢侈品品牌店中，一名粗鲁傲慢的店员却出人意料地更能够促成购买，这是因为，在这种行为的影响下，购物者的不安全感被放大，使他们更倾向于获得“理想品牌”（即一个令人渴望但不一定买得起的品牌），就像美国演员乔其·马克思所说，如果一个团体不愿意接纳你，你会更想加入。

商城过道中随处可见的镜子也在放大我们的不安全感，大多数人在镜子面前都忍不住要对镜自顾，但是这种宽扁型的镜子往往会将你形象上的不足放大数倍，会促使你选择一

些新的衣服或者饰品来作为解决的办法。而此时下一个陷阱正在等着你。

服饰店都不会设立公共试衣间，这不是为了避免顾客脱衣时的尴尬，而是为了避免“当一个自我感觉不好的顾客试穿衣服时看到另一个有吸引力的顾客穿着同样一件衣服，她就不太可能买了”这类情况出现。而如果你想凭自己的眼睛判断新行头是否适合自己，这一目的也很难达成，因为服饰店的试衣镜也暗藏玄机，它们一般都纤薄修长，并且倾斜摆放，将你的身影拉长修细，这就是你衣橱里一堆凸显你缺点的丑衣服出现的原因了。

现在看来，消费者们除了欣然接受任人宰割的命运以外，似乎也毫无办法了，马丁·林德给出的建议是：买下一个商品前给自己5分钟，好好想想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个方法真的管用吗？商家们估计要心照不宣地笑了，他们还有无数个花招在等着你。✿

（青 蛙摘自《世界博览》2016年第2期，喻 梁图）

活着，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彼此的创痕，固执地迈向幸福。因为没有一种命运是对人的惩罚，而只要竭尽全力就应该是幸福的。拥抱当下的光明，不寄希望于空渺的乌托邦，振奋昂扬，因为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有力的反抗。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

最健康的一天什么样

●江大红

5点至6点：醒了也要多睡会儿

很多中老年人“睡不着，醒得早”，美国注册营养师劳拉说，只有睡眠充足，大脑得到充分休息，才能保证你过上高质量的一天。如果你在清晨五六点就早早醒来，不妨尽量让自己多睡会儿，实在睡不着可以闭目养神，或躺在床上按摩腹部、揉搓双手，这有助于让自己一天都精神百倍。

6点半：做伸展运动

运动是开启一天活力的助燃剂。美国《饮食日历》的作

者之一凯伦·安塞尔说，当你的身体从睡眠中完全苏醒后，进行一个短时间锻炼，可以加速新陈代谢，并提升一整天的情绪。每天早上简单锻炼10分钟至20分钟即可，建议以轻柔或缓和的运动为主，如伸展运动、散步、瑜伽、太极拳等。可以在晚上临睡前准备好运动鞋和运动衣。

7点至8点：吃一份高营养早餐

包子、油条、烧饼等淀粉类食物是多数中国人早餐桌上的主力军。但中国营养学会老

年营养分会委员、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朱惠莲认为，上午人们工作、学习任务繁重，需要通过一份高营养的早餐来保证血糖供应，维持大脑高效运转。她每天的早餐中，除了淀粉类食物外，还有一杯牛奶、一杯咖啡、一小份水果、两勺黄豆，多数时候还有一个鸡蛋。

10点：吃一小把坚果

“老年人由于咀嚼能力有所下降，消化速度相对较慢，一般建议在10点左右加餐。”朱惠莲说，科学加餐的原则是，最好补充一天饮食中相对缺少的营养素。比如，有些人平时肉类吃得多，果蔬吃得少，就可以在上午吃一份水果。也可以吃点坚果，对心脑血管健康有好处，榛子、核桃、扁桃仁、松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一次吃一小把。

11点半至12点半：享受“杂牌”午餐

朱惠莲表示，午餐食物一定要种类多样。上班族可以在就餐时点一个素菜、一个荤菜、一个荤素搭配的菜，再配一碗汤更好。老年人做午餐一定要“杂”，炒菜时尽量多放几种食材。比如，炒青菜时放点蘑菇，做肉菜时放点胡萝卜丁、黄瓜丁，每种菜的量可以不大，但种类、颜色要尽可能丰富。

13点：小睡30分钟

午饭后半小时内，疲劳感来袭，有的人甚至头昏脑涨。美



国注册营养师凯特·斯戈拉特建议，此时不妨先喝一杯水，然后打个盹儿，为你的身体和大脑“充电”。研究发现，午睡对降低血压、保护心脏、增强记忆力、提高免疫力等都有好处。不过，午睡时间不宜过长，20分钟到30分钟即可。

14点：喝一杯咖啡或绿茶

对于爱喝咖啡的人来说，这是享用它的最佳时间，既能给你的下午增加活力，又不会影响夜间睡眠。但最好喝纯咖啡，自己加入鲜奶和少量糖，少喝三合一速溶咖啡，那里面的植脂末往往含有反式脂肪酸。此时来杯“超级饮品”——绿茶也很好，研究表明它能降低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

15点：晒晒太阳

“椅子能要命”并非耸人听闻。凯特·斯戈拉特说，此时上班族必须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去办公楼下溜达几分钟、爬爬楼梯，或做健身操、身体拉伸等，保证在剩余工作时间里精神饱满。如果天气好，老年人可以去户外锻炼，此时阳光和煦，是晒太阳的好时机。

16点：来一杯酸奶

“此时你可能会感觉烦躁，这与5-羟色胺水平下降有关，它是一种能让你感到平和的物质。”凯特说。下午4点，人的血糖开始升高，朱惠莲表示，这时胃已经基本排

空，中老年人可以再加个餐，喝杯酸奶或吃两片全麦面包。

18点至20点：与家人分享“慢”晚餐

朱惠莲表示，晚餐最好安排在这个时间段内，一定要清淡，还要对一天的营养进行查漏补缺。晚饭不能吃得太晚，否则影响睡眠。晚餐时间一般相对充裕，可以和家人一起慢慢享用，细嚼慢咽，同时聊聊各自一天的工作和生活，这无疑是一段幸福的家庭时光。

20点：站一刻钟

吃完晚饭，很多人便立刻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玩电脑。美国知名营养师哈拉斯表示，这很容易让你身材走样，且很伤肠胃。晚饭后最好站立15分钟，或一边走动一边给久违的朋友打个电话，也可以浇浇花、洗洗碗。

21点：提前刷牙

刷牙最好提前到晚上9点。安塞尔说：“刷牙就像给神经系统发送信号：不能再吃东西了。这样可以减少进食量。”此时，也是关照自己内心的好时机，不妨做些喜欢的事，让紧绷的神经彻底放松。

22点：调低卧室温度

最佳入睡时间是22点，最晚别超过23点。安塞尔说，最新研究发现，65华氏度（约18.3℃）的房间温度是最佳睡眠温度。因此，入睡时最好将房间的温度控制在十八九摄氏度。冬季北方有暖气，很多家庭室内温度过高，可以通过擦地、使用加湿器、门窗开个小巷等方式来降温，然后就是享受美梦的时刻了，健康的一天至此结束。

（青松摘自《生命时报》，勾鑫图）



天赐格言

●凸凹

早六时许，在醒醒非醒之间，灵光乍现，冒出一段疑似格言的东西，赶紧神纸而记，云：

无论生我养我之人，还

是我生我养我之人，终要离我而去，便心生沈伤，感人生虚无，不必迁执；无论恨我爱我之人，还是我恨我爱我之人，终要化为枯骨，便心生宽慰，觉怨亲平等，无须亲疏。

记下细忖，感到它像一副天赐的长联，对偶、对称、对应，其中蕴含着很深刻的道理，即便是平日里苦思冥想，也未必能得。所以，所谓“偶得”，其实就是“灵感”的一种证明。

（林子摘自《新民晚报》2016年1月21日）



游戏二境界

● 万维钢

当一个人玩游戏的时候，他玩的是什么呢？现在流行的答案是“寂寞”。据说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结果表明，游戏之所以让人上瘾是因为它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很平庸无聊，而在游戏中却可以呼风唤雨、横扫千军万马。

我一贯敬重那些打游戏上瘾的人，就如同干一项事业一样，他们忠诚于游戏，有担当。游戏为什么好玩？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关乎游戏，更关乎我们对事业的追求。打游戏有三个境界。

游戏的第一个境界是好玩。首先是“现实感”，或者说“超现实感”。一个游戏让人一看就觉得好玩，凭的就是能特别逼真地“做事”。比如说，《魔兽世界》的一句宣传口号是“做你从未做过的事”。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机会拿一把斧子跟人对砍，从来没使用过魔法，更没骑过大鸟在天上飞，从来没指挥过军队，没灭过别人的国家，实际上，我从来没当过英雄。在游戏里我可以做这些事情，如同过了一个好梦。

但这种“超现实感”只能在短期内吸引人，要让人一整天“杀怪”而不觉得烦闷，还有一个诀窍，叫作“随机”。

杀死一个怪物之前，你不知道它会掉落什么。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一点布料和小钱，但存在某种可能性，它会掉落一件精良甚至史诗级的装备。人们沉迷于这种随机性，热爱这种小意外。好赌，真是人的天性啊。

一个沉浸在这种“好玩”境界中的玩家是快乐的。游戏是他们生活中的消遣和点缀。他们“玩游戏”，而不

是“被游戏玩”。

“被游戏玩”，才是高境界。一个真正热爱游戏的人打游戏时并不总是轻松快乐的，因为他们知道不吃苦就永远不会到达顶峰。游戏的第二个境界就是追求成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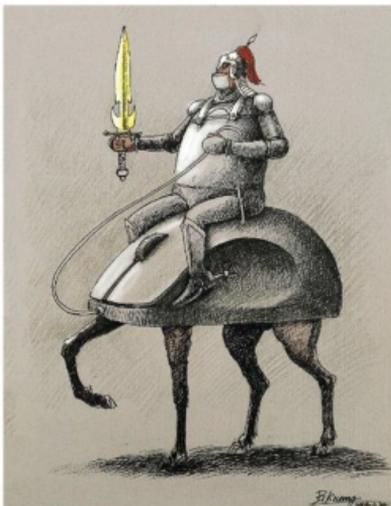
如果仅仅是为了成为全服务器第一高手也就罢了，但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凑齐一套装备反反复复地“刷副本”？为什么有人仅仅为了“打钱”而不眠不休地在一个地方“杀怪”，甚至不惜因为这种纯低端的体力劳动而被人嘲笑？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这种精神用在真实世界中的学习和工作上？

这是因为有两个规则只存在于游戏之中：第一，“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回报是即时的。

打赢一场仗，经验值立即上升，战利品立即到手。这个规则看似简单，在现实生活中却是非常罕见的。即时的回报会给做事的人一个正反馈，使他马上更投入地继续工作，这种正反馈一旦建立起来，只有人的身体素质这种生理极限才能限制他的工作强度。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政府职员在上班时时间悠闲地看报纸，而一个

小商贩却可能在工资更低的情况下拼命地、加班加点地做高强度工作，其中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小商贩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立即转化为收益。即时正反馈，就是“游戏上瘾动力学”。

这个道理可以应用于“怎么从管理角度建立一个即时回报的系统”。不过我觉得这种系统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实用。这个反馈会把人置于连续的高强度工作中，似乎只适合于简单的体力劳动。因为脑力劳动者需要自由的空闲时间来想事儿。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陷入这





已经是深更半夜，酒吧里几乎没什么人了，可是这个爱尔兰人仍然独自坐在那里喝酒。最后，服务员只好拿着账单走到他身边，委婉地告诉他酒吧快要关门了。醉眼蒙眬的爱尔兰人抬头看着四周，知道自己该回家了，于是他付清酒钱，将剩下的零钱丢给服务员当小费。

服务员走后，爱尔兰人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可是他摇摇晃晃的，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一下子跌倒在地上。他在地面上挣扎着想爬起来，可是还没等站稳，他再一次摔倒了。就这样，他一连好几次都摔倒在地。爱尔兰人知道自己喝得太多，这会儿根本站不起来。他寻思着还不如干脆爬到

外面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也许可以醒醒酒，到时就能站起来了。

爱尔兰人手脚并用地爬到门外，然后努力挣扎着想

爬上一层楼，爬进了自己的卧室，最后终于爬上了自己的床。

第二天早晨，他还没有睁开眼睛，就听到妻子站在他的床前大声地数落他：“你看你像什么话，昨天晚上又在外边喝得酩酊大醉，你丢人不丢人？”

“没有哇！你怎么这样说我，我什么时候喝酒了？”爱尔兰人赶紧爬起来，坐在床上揉搓发红的眼睛，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妻子站在那里一阵冷笑：“哼，你就别装了，刚才酒吧打来电话，说昨天晚上你把轮椅丢在那里了！”

（江水摘自《新故事·女报》2015年第3期）

醉酒的 爱尔兰人

◎张维编译

站起来，可是他仍然做不到。迫于无奈，他只好放弃了走路回家的打算，干脆在街上爬行。他在大街上爬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爬回了家。到家以后，他又艰难地

种正反馈之中，比如每完成一篇论文都能带来几万块钱奖金的话，将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他会变成只会写论文的机器。

一个玩家一旦陷入这种即时正反馈系统之中，他就成了游戏的奴隶。我是尊敬这样的玩家的，但有人可能会鄙视。另有一种玩家，却值得所有人敬仰。

这就是游戏的第三个境界，体育和科学的境界。进入这个境界的玩家不是“玩”游戏，而是“训练”，甚至是“研究”游戏。他们不再对升级和获得装备之类的事情感兴趣，他们追求的是技艺。

几年前玩《魔兽世界》的时候，我看过很多这样的玩家写的技术文章。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武器、技能和魔法，对他们来说都是基础知识。他们对每一次升级后的技能修改都很敏感。他们练习作战过程中的攻击方向和步法。

有些游戏公司拒绝公布的细节，比如说“威胁值”的计算公式，他们用搞科研的精神进行研究，然后他们把发现写成一篇论文。

达到这个境界的玩家把打游戏变成了一项体育运动，甚至是一项科学研究。他们可以反复打某个单机游戏中的同一张地图而不觉枯燥，因为他们追求的不是简单的快感，而是更高的技艺水平，是艺术。他们仿佛在游戏之中，又好像在游戏之外。

所以，打游戏实在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情。如果你随便玩，你只能体验一点小小的快乐。如果你陷入即时正反馈系统不能自拔，你会获得更大的乐趣和痛苦。只有当你进入更高的境界，你才可能成为游戏界的泰格·伍兹，甚至是Matrix里的Neo。

（黑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一书，邝飏图）



我们印象中的慈禧太后，是威风八面的“老佛爷”，垂帘听政，只言片语就可以决定臣民的生死，乃至大清帝国的命运。可是，这个拥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太皇太后”徽号的大人物，也曾因为刚愎自用，以致邦国濒临倾圮，本人则颠沛流离，朝不保夕，饿了两天的肚子，并为之痛哭流涕。

慈禧贵为太后，居然饿肚子，还痛哭流涕，不是怪事吗？没错，的确是怪事。不过，不能怪别人，要怪只能怪她鬼迷了心窍，耍弄着义和团打洋人，却被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仓皇“西狩”（其实就是西逃）。当时任怀来知县的吴永，出城迎接圣驾，见到的慈禧是“布衣椎髻”——化装成民妇了。慈禧问他，县城还有多远？答曰二十五里。问有没有预备供应？答有。慈禧这才宽了心，说了声好，有预备就好，随即

就放声大哭。

慈禧大哭，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委屈。一是逃亡了两三天，这时才有人来接驾，才有人理她。听听她是怎么对吴永哭诉的：“子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竟不见一百姓，官吏更绝迹无睹。今至尔怀来县，尔尚衣冠来此迎驾，可称我之忠臣。”二是她实在又饿又

吃：“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如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媪媪……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此间曾否备有食物？”

她当然是饿坏了，才会荒郊野外向前来迎驾的小知县讨口饭吃。这吴永居然还真准备了一锅小米绿豆粥，不愧是“忠臣”。

慈禧太后平时吃的是山珍海味、满汉全席，极有排场的，吃个鸡蛋算什么？可是在庚子事变爆发后，八国联军进京，慈禧仓皇西逃时，饿了两天的肚子，能得个鸡蛋吃吃，真是胜过“玉食珍馐”了。

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他在怀来接到公文，言两宫圣驾前来，要准备一桌满汉全席，还要给王公大臣准备“一品锅”。怀来是小地方，哪能提供如此奢华的宴席？有人

慈禧太后吃鸡蛋

● 郑培凯

渴，饥寒交迫，同乞丐也差不多了。吴永是这么记述的：“太后哭罢，复自述沿途苦况。谓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秕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慈禧诉说自己饥寒交迫，甚至连面子也不顾，直截了当要东西





袁世凯腿短。袁世凯从不跷二郎腿，坐下的时候，两腿叉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般是两腿垂直于地面，姿势如骑马蹲裆。他在落座的时候，总是一边从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就座。与人交谈时，袁世凯操一口浓重的河南乡音，时不时“哈”“哈”地发问，并用手摸胡子。他和人谈话时神情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拖泥带水、絮絮叨叨。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在香港病逝。钱穆于第一时间写了《怀念老友林语堂先生》，当中提及1943年冬天他在张群寓所与林初识的一个细节：“语堂两指夹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兴致甚浓，那烟卷和灰

民国做派

●刘仰东

渐长，而语堂谈话不停，手边及近旁，没有烟灰缸。我担心那烟灰坠落，有损主人地毯。那美好的地毯。但语堂似乎毫不在意，直到那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我此刻已记忆不清，语堂最后如何处理他两指间那一条长长的烟灰。”

傅仪移居天津后，曾去张作霖的行馆做客。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



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礼仪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也没有事先告诉我该怎么见。出乎意外的是，张作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的面前，趴在砖地上，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候：“皇上好！”

（流星摘自三联书店《去趟民国II》一书，张光宇图）

建议置之不理，免得供应不如意，自取其祸。吴永想来想去，觉得守土有责，便勉强准备了些食物，到城外迎驾，不想遭到败兵抢掠。他在榆林堡煮了三锅小米绿豆粥，预备给随从作点心，也被抢走了两锅。剩下的一锅粥，本来以为是粗食，不敢献上。慈禧此时已快成了饿殍，反应是：“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已足，宁夏较量恶否？”

于是，慈禧饱餐了一顿小米粥。不过，她好像并不满足，得陇又望蜀，因为李莲英

出来对吴永说：“尔甚好，老佛爷甚欢喜，尔用心伺候，必有好处。”随即就转入正题：“老佛爷甚想食鸡蛋，能否取办？”老佛爷喝完小米粥，想吃鸡蛋了。好在她天纵圣明，体谅民情，知道满汉全席此时是不可能有的，退而又退，求其次而又次，提出了吃鸡蛋的要求。

这吴永也的确是个“大忠臣”，担负起兵荒马乱中找鸡蛋的重任。他在榆林堡中七找八找，居然在一家空肆的厨屙中找到了5枚鸡蛋。然后生火烧水，费了不少劲，煮了5枚

蛋。最后觉得一粗碗，配上一撮食盐，亲手捧交给太监进呈。这一番努力，果然让慈禧满意。李莲英出来对吴永说：“老佛爷很受用，适所进五卯，竟食其三；余二枚，赏与万岁爷（光绪），诸人皆不得沾及。此好消息也。”

什么好消息？慈禧一口气吃了3枚鸡蛋，吴永勤王护驾有功，可以指日高升了。

（明月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迷人的故事》一书，黎青图）



● 黄昉危

注定击败拿破仑

为了探究一台改变世界历史的脑科手术，巴罗神经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花了两年时间，跑了三个大洲。他们从废纸堆里翻出了一份被湮没的病历，以及一位改变历史的医生。

“在我一生的作战中，最使我心惊胆战的，莫过于莫斯科城下之战。”回顾往事时，拿破仑留下过这样一句话。而他在莫斯科一战中的对手，则是神话人物一般的俄国将领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元帅。这位不受沙皇待见、每每打完仗就被送去休养、最后又得被请出山的大胖子将领，正是历史上第一个打破“拿破仑不败”神话的人。

过往的史书，都着重描述这位将领的博学 and 胆识。然而，当巴罗神经外科研究所主席 Mark C. Preul 与他的团队研究了库图佐夫的病历之后，

他们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这都是命！

这位库图佐夫元帅出身军事世家，打仗特别拼命。在他年轻的时候，俄国跟土耳其打仗，他一上战场就激动，举着军旗冲入土耳其阵营跟人玩命，结果一颗子弹飞来，从他的左太阳穴打进去，从他的右眼上方跑出来。

这是 1774 年，库图佐夫 29 岁，人生里第一次被子弹穿过头颅。受此影响，他的右眼失明了。

专家们根据残存的俄语和法语资料分析，当时的库图佐夫，受伤的很可能不只是右眼，还有额叶——大脑发育中最高级的部分，所以他之后才常有惊人之举。

受伤的库图佐夫遇到了医术精湛的法国外科医生马索。马索是当时俄国军队的随军医生，Preul 博士相信他是一个

治疗脑外伤的专家：“他是当时外科技术的先锋，他使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医疗技术。”生活在 18 世纪晚期的这位医生，似乎很擅长取子弹和处理各种伤口，还知道如何给硬脑膜止血。

1788 年，在战场上永远身先士卒的库图佐夫又一次挨了枪子儿。这回子弹从他的左脸颊进去，从脖子后面出来。他又一次健健康康地走出医院，在那个割破手指都能因细菌感染而一命呜呼的年代，他也太蒙上帝眷顾了。

直面过生死，政治皆小事。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他时不时出来打个仗，再被沙皇一脚踢回老家，直到 1812 年，横扫欧洲的拿破仑领着 60 万大军，不远千里来俄国“串门”了。沙皇一慌，想起来，哎呀，还是得找那个怪脾气的独眼大胖子！

按照现在神经学家们的描述，库图佐夫就这么与他的命运相连：头中两弹而不死，等的就是这一天。

库图佐夫一出山，先跟拿破仑拼了一场惨烈的硬仗。可把敌人打得心情沮丧之后，他居然“刺溜”一下领着军队跑了，直接把一个烧毁了莫斯科拱手送给了法国人。

当时一些俄国将领被这个“妙计”吓住了：这人脑子有病吧？

现在的科学家们觉得：估计确实有病。库图佐夫大脑中的额叶在 1774 年的那次枪击中很可能受到了损害，这会影



佛教讲“苦集灭道”，什么意思？在我看来，“苦”就是你要面对的事情；“集”是你要把“苦”归纳收集起来之后面对；“灭”就是想出办法来，把它给解决了；“道”就是把这办法变成共通的规矩，应付你将来遇到的事情。

人生有意义吗？说得消极一些，一辈子爬得再高能爬到哪儿去？“爬”成一个皇帝，“爬”成一个元首？应该“爬”到一个开阔的境界。我问你一个问题，从秦朝到现在，你能记住的皇帝有几个？即便在我们活着的这短短几十年，有的人的名字曾经那么重要，然而这两年也就没人提了！

时光不会停留，一切终将朽败。人类面临的问题，永远得不到终极的解决，像一场永不停歇的博弈。怎么办？好的书籍会不断教给你怎么积极乐观地去面对这样一个实则消极的过程。要知道，年轻的时候，你一度以为你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真的能吗？不

响他做出决定。

因此，谁都不懂库图佐夫是咋想的，连拿破仑都蒙了。拿破仑把与这个“北方老狐狸”的对峙描述为自己军事生涯中最心惊胆战的时刻。他进了莫斯科城，却不知道该怎么继续：食物等补给跟不上，莫斯科的初冬又特别冷，到12月，这帮法国人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不得不放弃莫斯科，灰溜溜地回了巴黎。

这是拿破仑一辈子走霉运的开端。这次胜利也让库图佐



哀莫大于 心不死

●白岩松

能，不过是一种假乐观、假积极。你会把未来想象得非常美好，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眼前是一条又一条英雄路。但是当你有一天走出校门，生活才会对你展现出真相。

就像我，做一个主持人，在别人眼中可能已经相当了不

了。这个生命，刚刚好地改变了历史。

如果从医生的角度看，那股令拿破仑心惊胆战的力量，很可能只是一个战将在额叶受到损害之后的“任性”罢了。

神经学家们估计，如果库图佐夫不是因为额叶损伤影响判断力的话，也许会“正常地”迎战拿破仑，如果那样，胜利可能就不属于俄国了。

奇特的是，两次子弹穿脑都能活下来的库图佐夫，在战胜拿破仑后没几个月就去世

得了，但还是无奈的时候居多。如果没有阅读，你会走到死路的尽头。而在书中，你会读到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人，在那个死路尽头记录下来所思所想，会帮你推开一扇新的门，让你有力量背负着痛苦继续行走。走得久了，回头看那段历程，看到自己在进步，社会在进步，你会感到很快乐，而且心安理得。

我可不主张年轻人二十多岁就把人生参透了，那接下来的岁月怎么办？我们都知道有句古语叫“哀莫大于心死”，聂绀弩老先生却说过另外一句话：“哀莫大于心不死。”这里有更深远的含义，不到一定的岁数是不会明白的。

重要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面对人生的态度。乐观的人一定比悲观的人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虽然人生的真相令人悲观。

（刘 振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白说》一书，Tang Yau Hoong 图）

了。这个生命，刚刚好地改变了历史。

所以，这篇最终被刊登在医学期刊《神经外科杂志》上的论文有这样一长长的标题：两颗穿颅而过的子弹与一个早冬——库图佐夫命中注定要在莫斯科击败拿破仑。

正如 Mark C. Preul 所说：“这个故事想表达的，是医学如何改变文明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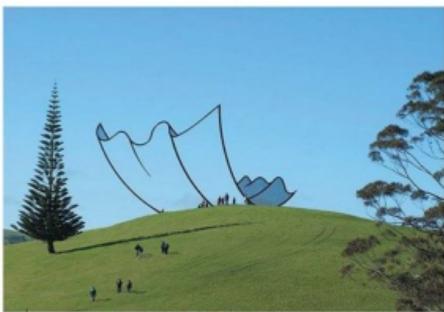
（余 娟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8月19日，李晓林图）



不可思议的照片

国外艺术博客“无聊的熊猫”近日发布了一组从全球征集的、看似难以置信却真实的照片，记录了难得的瞬间和大自然的神奇。其中包括扁扁互状的浮云、被腐蚀悬空的木质电线杆和动画效果的胶卷等。







德国街角的微笑

● 辉姑娘

2013年6月，多瑙河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彼时我与朋友正打算从布达佩斯出发去萨尔茨堡，然后就听说洪水来了。从电视上看，萨尔茨堡的街道上已经可以划船。

过了几天，等到水退的消息，我们匆匆买了张从维也纳到慕尼黑的票就上了火车。不坐飞机，原因之一是票价差异。当时，这段旅程

的机票要100欧元一张，火车票才32欧元。原因之二则是因为对奥铁（奥地利联邦铁路公司简称，下同）和德铁（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简称，下同）的信任，尤其德国人，以“永远不会晚点的轨道交通”闻名世界。听起来就可靠万分，自然比常常晚点的飞机好得多。

我们坐在舒适的车厢里开始了旅程。洪水似乎离我们很远，铁路两岸的景色丝毫没受影响。夏天的奥地利风光正好，田野上的小巧农舍与悠闲的牛羊，一望无垠的绿色平原，间或出现几架洁白的发电风车……我们惬意地吃着薯片聊着天，一包薯片吃完又去拿第二包的时候，车停了。

这是一个我始终记不清如何拼写站名的小站，一位列车员大叔把一头雾水的我们集体赶下了车，火车旁边齐刷刷地停着10辆大巴，大叔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因为前面的小镇被洪水淹没了，我们必须绕开它。要么坐大巴走安排好的路，要么无路可走！

一张火车票瞬间变成了大巴票。朋友安慰我，知足吧，起码这样的解释是靠谱的。想当年咱在意大利坐火车出现各种问题，给出的说明大多是“今晚司机喜欢的球队有比赛，所以必须看完大结局再出发”，或者是“在如此美妙的圣诞节，可怜的列车长却要值班，他很伤心，请大家理解……”之类。

最要命的是，有一次一个美国人愤怒地咆哮：“为什么所有火车都晚点？”列车员兴高采烈地回答他：“我们有新教皇了！爽！”

一路颠簸到了奥地利，换了奥铁后，心情刚刚平静些，开到林茨，车又停了。

列车员保持着甜美的微笑，为气喘吁吁的我们指点迷津。顺着他的手看过去，等待我们的居然是一辆在国内都没坐过的绿皮火车！

奋力挤上绿皮车，体验了一把异国春运的感觉，好不容易在满满当当的车厢中找到两个宝贵的座位，人已经累倒了，一闭眼就睡了过去，连梦里都是“哐啷哐啷”的火车行驶声。

当我们终于抵达萨尔茨堡的时候，原本6个小时的旅程已经花了12个小时。睡得正香时，我们被列车员硬生生摇醒查票，一肚子气。正好看到对面的俄罗斯美女连票都没拿出



来，抛了个媚眼列车员就“摇着尾巴”离开了，朋友恨恨地咬着票根，故意在下车时当着列车员的面大声说：“俄罗斯女人从来不喜欢奥地利男人！”

我镇定地提醒她：“他听不懂意大利语。”

当时，我们天真地以为，这趟倒霉的行程在我们抵达靠谱的德国后会告一段落。然而事实证明，一切才刚刚开始。

几天后我们打算乘坐地铁，由萨尔茨堡启程去纽伦堡。鉴于在绿皮火车上抢座的阴影依然未散，我们战战兢兢地提前上了地铁的官网，各自“斥巨资”在德国人引以为傲的ICE高铁上订购了一个7欧元的座位。

结果，这丝毫未能改变我们的厄运。当天的火车，只有我们那辆车被临时取消，理由很浪漫——“它与洪水一起离开了”。

奥铁的经理帮我们临时重订了一张从萨尔茨堡到慕尼黑的车票，随后摊了摊手告知我们慕尼黑到纽伦堡的行程他可管不着，要去对桌的地铁改签。一间办公室，两张柜台，相当泾渭分明，生怕可怜的旅客少遇到一点麻烦。好不容易改签完成，千辛万苦地到了慕尼黑车站时，还有5分钟下一趟车就要开了。朋友实在太饿，把行李一把塞给我，冲到慕尼黑车站站台上那间充斥着厕所味道的星巴克买点心充饥，我则拖着两个巨大的箱子“杀”进站台。

看了一眼站台设置，我们又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们在22站台下车，而下一趟列车却是在1站台停靠。没说的，继续跑吧！

两个箱子在我的身后发出一连串沉重又响亮的摔打声，我汗流浹背地冲上车，又跳着脚喊着让刚刚冲进站台的朋友快跑。当朋友捏着一包点心刚爬上车，车门就关闭了。我们终于长长松了一口气。

我说：“找位子吧。”

朋友说：“好。”

我们看了眼那张被手心的汗水浸泡得快要烂掉的车票，上面清楚地印着：31车厢。

我们艰难地在车厢中穿行，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可是从车头走到车尾，也没有看到31车厢。

两个人站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末尾，面面相

觑。

朋友迟疑地问旁边的一位旅客：“您好，这是几号车厢？”

“29。”

我们拿着一张31车厢的票，但是整列火车只有29个车厢。

万般无奈，我们又开始拖着箱子满世界找列车员。

欧洲的列车员也是一种神奇的生物，比如我曾有过在瑞士坐了整整一周的火车都没碰见任何一次查票的经历；还曾在丹麦遇见过问他“这趟车开往哪里”，对方答“不知道，也许是天堂”的“奇葩”列车员；最难忘的还是在匈牙利错拿地铁票去坐火车，对方居然因为语言不通就两手一推让我们上车的往事。总之他们的存在感几乎为零，比窗口里仿佛永远消失的售票员还可有可无。

当然，最后我们还是在餐车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位列车员，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头儿带着德国男人特有的傲慢与威严审视了半天我们的车票，然后大手一挥得出结论：车没错，是你们的票有错！

朋友这一下终于受到了几天以来最大的刺激。

一直自诩语言天才的她挥舞着票，扯着嗓子分别用英语、意大利语、普通话摆事实讲道理，想让对方明白，我们这张票是在正规站台改签的，是合理合法的，是花了钱的，是有车厢的，是有座位的！

没用。

德意志精神在这一刻完美地体现无遗。任朋友声嘶力竭地喊，不苟言笑的德国老男人始终带着施舍式的冷淡表情，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可以帮您解决问题，但这件事还是您的错。”

简直是强盗逻辑！

朋友吵了半天，累了，打算拿手机给对方看原始的购票记录。可一摸兜，眼睛直了——手机没了！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朋友愣了半分钟，一屁股坐在了箱子上，大哭起来，彻底崩溃。



我满头是汗，还要努力安抚她，手忙脚乱。努力琢磨了半天，我们俩觉得一定是她刚刚在车厢中穿行时不小心把手机掉了。

没办法，朋友只好一个人把29个车厢地毯式搜寻一遍。

于是只剩我一人面对列车员先生了。

我运了运气问他：“请问我该坐在哪里？”

“随便。”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随便”这两个字是严谨的日耳曼人应该说出来的吗？

“那我们可以在到站后索赔吗？”

“可以，但是需要证明你全程没有座位。”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说：“你的意思是，我最好从现在开始就打开DV，对自己进行全程录影，证明我一直没有坐着？”

对方居然摸了摸下巴，一脸赞许地说：“也许，这是个好主意。”

我彻底投降。

当列车停下，我像逃避瘟疫一样拖着箱子仓皇下车，并在站台上等了朋友好一会儿，才看见她披头散发的身影。我问她：“手机找到了吗？”她沮丧地摇摇头。

我们相顾无言。沉默半晌，最后朋友叹了口气说：“算了，走吧。”

我们去办理了挂失手续，灰溜溜地到了住处，连聊天的力气都没有了，草草洗漱后就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还沉浸在昨天的郁闷中，也没了四处游玩的兴致。两个人一边走出住处，一边商量着要不要给朋友买个新手机。

正议论着，忽然听到有人用英文在叫：“Hi! Chinese girl!”

我们循声望去，马路对面停着一辆车，一个德国老头儿正在一辆老爷车里向我们招手。

我眯起眼睛使劲看，半天才辨认出来那张面孔。居然是那个可恶的列车员。

我们看着他下了车，大步走了过来，站定，然后——竟然从兜里掏出了一部看起来无比熟悉的手机！

“星巴克的工作人员拾到的，他们找到了我，我查到了你们留在挂失处的地址。”他直白地叙述着，声音丝毫不带起伏。

可是朋友已经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英语都变得不太流利：“那么……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老头儿依然没什么表情：“旅馆的电话打不通，我就连夜开车给你们送来了。”

我觉得朋友眨巴着眼睛好像下一秒就要号啕大哭，赶忙拉着她道谢，把可能丢人的行为及时扼杀在摇篮中。

老头儿坦然接受了我们的谢意，然后双方互道“再见”。我们拼命地冲他露出最热情洋溢的感激笑容，他皱了皱眉头，嘴角向上微微挑动了一下，然后摆摆手，转身走开了。

朋友愣愣地问我：“哎，他那算是冲我们笑了吗？”

我耸耸肩膀。也许吧，可是谁介意呢。

朋友捧着手机，我们远远地望着这个德国老男人的背影远去。他身姿挺拔，银色的发丝在阳光下折射出明亮而耀眼的光芒，仿佛一个梦境中的优雅骑士，恍惚又奇妙，带着无法言喻的浪漫。

我们的身边，是那些匆匆与我们擦肩而过的德国人。他们大部分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目不斜视，然而如果你向他们报以致意的笑容，他们也必然会回以一个微微的唇角弧度，严谨而礼貌。不如法国人浪漫，也不比瑞士人自如，但德国人有着不一样的味道与魅力。

至少，我们有了美好的谈资：关于德国男人的微笑。

我再没见过那个德国老头儿，但不曾忘记那个刻板的微笑。此后的日子里，我又见过无数的风景，也在旅途中遇到过种种难以想象的变故：冒着瓢泼大雨在意大利寻找一间小旅馆；在寒冷的冬夜蹲在异乡街头瑟瑟发抖，却找不到一碗热食；被巴黎小偷掏了背包，身无分文……然而奇妙的是，在那个微笑之后，我开始无畏旅程中未知的存在。更确切地说，是无所谓。

我开始明白，这个世界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但是每一次仓促的见招拆招，却未必不是另一段奇遇的开始。

（若 子摘自中信出版社《时间会证明一切》一书，李 旻图）



登机门前的甜蜜时光

◎董晨晨
编译

航班已经晚点4个小时，我漫无目的地在阿尔伯克基机场的候机楼里闲逛着。这时候喇叭响了：“如果有人懂得阿拉伯语，请立即赶往4号登机门。”那不正是我乘坐的航班使用的登机门吗？未及细想我就走了过去。

一位老妇人倒在地上，大哭不止。她穿的传统巴勒斯坦刺绣长袍让我想起了我的祖母。“跟她谈谈，”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催促我，“我们告诉她航班延误的消息后，她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弯下腰去搂住她，用不太熟练的阿拉伯语跟她交流起来。

听到熟悉的语言后，老妇人停止了哭泣，原来她以为航班取消了，而次日她要前往埃及帕索的一家医院就医。我安慰她：“你会到那里的，只是要迟一些。谁去机场接你呢？给他打个电话吧。”我们拨通了儿子的电话，我告诉他登机前我会一直陪着他的母亲。

她跟儿子聊了聊。为了给老人解闷，我们又拨打了她其他几个孩子的电话。知道还要等很长时间后，我给父亲打了

电话，说明了这里的情况。父亲用阿拉伯语和她聊天，发现他们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接着我又打电话给我的一些巴勒斯坦诗人朋友，让他们陪她聊天。老太太脸上逐渐有了笑容，她拍着我的膝盖，一副言无不尽的样子。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老人打开一个袋子，里面都是她做的一种小点心。因为外皮特别脆，点心的样子已经不太好看了。她把它们拿出来，送给同样坐在4号登机门附近的女人们。

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任何人拒绝她。不管她们来自哪里，每个人都接过小点心，露出满足的笑容，似乎之前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点心。

我看着身边这些可爱的人，心想这就是我想要生活的世界啊，分享和关爱战胜了恐惧和忧虑，没有猜疑和抱怨，只有理解与融合。这扇登机门前似乎从未出现过哭声和混乱，那一刻，我知道我们所有人的心扉都打开了。

（阿 黄摘自《世界文化》2016年第1期，李小光图）

树

●[英]菲利普·拉金

◎Super_BomB 译

树正在长出叶子，
仿佛一些事物就要被
说出；
新芽轻松地舒展开，
它们的绿让人感到
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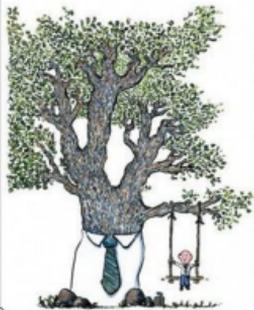
是否它们获得了重生，
而我们正在老去？
不，它们也会死。
它们看起来一年一次
的复苏

是个骗局，记录在年
轮里。

但每一个五月，不安
的树丛仍在

丰硕成熟里狂舞，
去年已逝，它们似乎
在说

重新再来，再来，再
来。





所谓天生的不足，都和自己有关

●李尚龙

我们要的是你和你的能力，和学历无关

直到今天，我的同学在聚会的时候，还是会很羡慕地跟我聊我的生活，羡慕我说走就走的旅行以及独立的经济基础。而我，总是会跟他们说，我只是做了一件大家都想做的事情而已。他们会把这一切归功于我的英语好，他们说如果英语说得跟我一样好，早就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我只能无奈地笑笑。

由此我想到两个故事：一个跟一位师兄有关，另一个和我有关。

这个师兄跟我一样，考上了军校，和我不一样的，他是因为家里贫困缴不起学费而来到了这个地方。在家里，他看《新闻联播》和《士兵突击》，认为部队的生活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充满着活力。来到军校的第一天，他看到的東西却让自己久久不能平静。每日的叠被子、打扫卫生、队列训练让他无暇顾及自

己的梦想，他被现实推着走，而这条路的终点，完全不是他想要的。

他郁郁不得志，身边有些同学上课睡大觉、下课玩游戏，因为他们认为现在学习的高数、物理、英语这些学科，对自己今后带兵打仗没有任何作用。那段时间，为了合群，他也玩游戏，不一样的，他会思考，这些游戏是怎么弄出来的。

大一上学期，学校允许考计算机二级，所有人都在背题库，而他认真地把每个代码打了出来，然后输出了自己想要的程序并且让它运转了起来。他长期和计算机教研室的老师探讨一些问题。结果，他不仅通过了计算机二级考试，还通过了英语四级、网络工程师考试。那段时间，因为是群居生活，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被大家看在眼里，大家都觉得他像一个神经病一样每天背一些看不懂的代码。回到宿舍，大家更是冷嘲热讽地跟他说：“你把程序编得好有什么用啊，以后还不是照样要带兵，你能跟士兵讲代码吗？”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把一些记不下来的代码写在小纸条上，在训练之后不停地背诵。

每天晚上，他都会很晚睡觉，等到全队睡着了，他再带着满脑子的代码睡去。

他就这样过了两年。一次，他把一款游戏运用到了手机里面，他兴奋地发现这样就





这世上，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决定你的命运

2008年，我考上了军校，和那位师兄的感觉一模一样，那个时候的我也发现自己就像一棵苹果树长到了梨园里面，与环境格格不入。

那段时间，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外出，看看外面自由的世界，而一个宿舍每周只有两个外出名额。我在这样的规章制度下生活了很久，一次偶然的机，我参加了一场英语演讲比赛，那次，我获得了全校第二名。我开始明白，我学英语或许是有一定天赋的。

我只记得，无数个日子，我把自己关在一个空教室里，对着墙不停地背诵英语单词，假装下面有很多人听我演讲，每天自言自语成了习惯。后来，我报名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希望之星”英语演讲比赛，从初赛到复赛再到决赛，最终我获得了北京市第一名、全国季军。在比赛现场，我认识了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新东方的领导。

离开军校的故事我不愿意多讲了，那段时间，因为《中国军工报》上都是我的信息，我又立了二等功，所以在那三个月，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反对我退学。幸运的是，我明白了自己喜欢的日子原来是在路边吃大排档，大晚上开始喝酒喝到天亮。

退学后，我被送回家。爸爸来接我，我上去拥抱了他，眼泪不停地掉，爸爸说：“你

受苦了。”

我说：“不，我自由了。”

对后来的生活，我很满意，我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爱的人逐渐都回到了我身边。

特别巧合的是，一次偶然的机，我认识了第一个故事里的那位师兄。那天我们坐在一起，喝了两杯酒，我感叹说：“你的故事让我走到了今天。”

他说：“这世上，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决定你的命运。”

的确，我们经常在日常的生活中抱怨，说父母没有给我们好生活，说高考没考好不得不在这样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待够几年，说没有钱去当背包客。你可否想过，你才是自己生活和青春的主宰者。如果你还在抱怨生活没有给你这些，那么，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一种你想要的生活呢？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练出一技之长，为转变生活轨道做准备呢？为什么不把重要的事情做完，把不重要的事情直接取消，腾出时间去做喜欢的事情？为什么不马上开始打工存钱，为背包游做准备？当迈出第一步后，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些所谓天生的不足，都和自己有关；而你自己的生活，也只有自己能够控制得了。

当然，你的未来，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改变。

（春日迟迟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一书，刘程民图）

可以通过手机玩游戏了，虽然技术不是很成熟，但他发现这个东西竟然是自己琢磨出来的，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个创意很棒。一天晚上，他看着夜色降临的北京和灯光明亮的高楼大厦，他想，会不会有一天，他也能在某个写字楼里有一个自己的位置，拥有这座城市的一点。

大二的暑假，他去部队实习，山里的信号不好，他很担心自己投的简历会石沉大海，他更焦虑自己的小发明不能被赏识。

一天中午，在全队人都睡着后，一个电话打来，他站在房顶上，以微弱的信号接到了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微软的HR（人力资源专员）打来的，那人在电话里说：“我们想要你和你的这个创意，如果可能的话，这周末我们公司面试吧。”

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说自己去微软就得退学离开部队，可是如果自己现在退学，就没有本科学历，“你们介意吗？”

那边笑了笑，说：“我们要的是你和你的能力，和学历无关。”

他挂了电话，流下了眼泪。

接着，他一个人回到北京，加入了微软。他发挥了军校赋予他的品质，坚韧地每天加班，努力地工作、学习，一个月后，他去银行取钱，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两万，他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笑着说：“妈妈，我能养活自己了。”



鸽子

●陈禹峯

晌午经过建国门的时候，阳光刺眼。听到大概是北京站传来的整点报时的钟声，不自觉地抬了抬眼。

有一群灰白相间的鸽子，成群结队地从南边飞过来，在我头顶上徘徊。

顶着北京秋季午后并不刺眼的阳光，那些鸽子好像飞进了我的心里。

小时候我就喜欢坐在天台上看那些总是结伴飞来飞去的鸽子。当市区大钟楼的钟声响6下的时候，外公就会从楼下的窗户探出头来唤我的名字，叫我回家吃饭。

邻居家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叫小武的孩子，他性子活泼好斗，每天都要上蹿下跳折腾好一会儿。有一天，他看到我总是望着那些鸽子出神，略带鄙夷地朝我啾了一口，说：“有什么好看的！”

我没有理他，他略站了一会儿便走了。

那些鸽子在天空盘旋，伴着响起的沉缓钟声。夕阳在云彩里探出一溜金色的光，我给外公在天台上养的两盆朝天椒浇足了水，径直回了家。

小时候和外公住在一起，他是一个勤劳慈祥的退休老校长，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闲时总是停不下手：栽种花草，钓鱼写字……

小武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杆气步枪，大概是找亲戚借的。我坐在天台上，看着他站在院子里举着枪对着鸽群瞄准，我是

不相信他可以打到那些鸽子的，然而“砰”的一声，随着天上那群鸽子的仓皇四散，其中一只浑身雪白、有着砖红色脚掌的鸽子扑腾着摔了下来。我从家里飞奔至顶楼，抢在小武前面找到了它，它的左翅膀受伤了，可怜兮兮地在地上挣扎，眼睛盯着那些四散的同伴，显得无助和惊慌。

我把它抱回家里，手足无措。我找到了一条旧枕巾，把它好好盖起来。

外公听到喧闹声，走过来看了两眼，笑着说：

“它是翅膀断了，又不是冷，你给它盖起来有什么用？”

于是我找了一个纸箱子，

又弄了一些干草回来。外公翻出来一些纱布，拿出跌打药膏之类的东西，包扎了鸽子的断翅。他又找了个小碟子，把大豆、豌豆和蔬菜捣碎拌在一起，放在箱子里鸽子够得着的地方。

外公说，好在气步枪的子弹是塑料的，但愿这只鸽子还可以飞起来。

就这样，照顾鸽子成了我的工作。我每天给它喂两次食物，拿药酒给它揉翅膀，还自作聪明地拿了一把梳子，为它整理羽毛……它的确一天天好起来，慢慢地可以扑腾翅膀了，而后又能在屋子里短时间腾空飞一下。

外公看着它的样子，微笑着说：“再过两天应该就可以飞了吧，到时候拿到天台上去放了它。”

我只是默默地听着，没有搭腔。

为了看它能不能飞，又怕它从楼上摔下去，我在天台上当了一根绳子，系在它的一只脚上。我捧着它，将它轻轻朝空中一掷，果然，它飞了起来。

身后传来外公轻轻的一声“唔”，看来外公也觉得它康复得够好、够快。

它被我用绳子拴着，自然是飞不走。我轻轻地拉着那根绳子，和它玩了好一会儿。不一会儿，我听到了钟声。我欢喜地跑下楼吃饭，也准备顺便给鸽子带回一碟食物。

我觉得那顿饭我只吃了5分



原创
首发



左轮枪 ● 于 坚

一位活蹦乱跳的老友，忽然被查出患了肺癌，晚期。

他很无辜。他清心寡欲，按时上班、吃饭、睡觉，性格开朗，锻炼身体，“慎独”，按照《论语》《黄帝内经》的指示生活。他乐善好施，自然而然，如果真是善有善报的话，少不了他的。他是传说中的那种君子、良民、好人。按照以往的经验，他没有任何短命的可能，大家普遍认为他必会成为人瑞。

佛语云：“已作不失，未作不得。”未作也得了。

分析他家的大米、香油、果蔬、牛奶、调味品，附近的菜市场、超市，单位的环境、

散步的地方、旅游目的地……最后分析到水管、盐巴、风向、泥巴……

不知道他遭遇的是哪个方面的伏击。

古人云：“道法自然。”现在，自然方面险象环生、杀机四伏。

他是不是太过自然了？太信任周围环境了？

听到这个噩耗时，大家都心照不宣，逃过一劫似的松了一口气。

从前遇到这种事，大家不会有逃过一劫的感觉，不会去猜是水还是盐巴害了他。

因为现在人人都在劫难逃，死神躲在人的经验里面以

为是生命之源的地方。

死亡不是来自自己的孽。

去饭馆用餐、超市购物，是否被地沟油、残余农药、化学烹调法偷袭全靠运气。

杀一个人，判死刑。通过食物、空气、饮水毒害千百万人，仅仅为了盈利，这比纳粹更恶劣，却仅以道歉、罚款、撤职了事。

所谓“窃钩者诛”。

听天由命的意思就是，人人都被某支看不见的“天地无德”式的左轮枪指着太阳穴。一般左轮枪最多十个弹巢吧？这一支，弹巢也太多、太密集了。

这次轮到空弹，下次说不定就是实弹。生命像是在玩轮盘赌，不是与用左轮枪指着你太阳穴的歹徒赌，而是与赖以为生者赌。

像古代那样，摆好碗筷，落日总不至于砸下来吧？

继续你的晚餐。✿

（火 柴摘自《南方周末》2014年5月9日，Tang Yau Hoong 图）

钟吧，当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天台的时候，我发现，鸽子不见了。

拴鸽子的那根绳子，却还挂在天台上。微风轻轻吹着，绳子微微摇晃。

我想到了小武，于是飞奔到他家，他正插着手，跷着一只脚，歪在他家门框上，等我似的，直愣愣盯着我。

我问他：“那只鸽子呢？”

他似乎等我问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满脸得意地说：

“那你要进去才看得到了，因为它正在火锅里炖着呢。”

长大以后我觉得自己就是那只鸽子，翅膀被弄断了，飞不了；伤愈可以飞了，却又被拴起来；最后只能变成旁人的一道菜。

我哭着回到家里，外公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他只说：“鸽子，都是有翅膀的，你不要难过。”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鸽子是有翅膀的，可那只鸽

子，它的翅膀断了，不能飞；我救了它，也治好了它，却拴着它，最后害死了它。

北京也有很多鸽子，就像刚才一样，在二环周围来回地飞翔。有时候它们会突然就这样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飞向你头顶的这片天空，飞进你的眼帘，然后就再也不愿意飞走。

我也只是一只断了翅膀的鸽子啊。✿



扫码二维码，分享文字

●王新民

痛苦的尽头

我4岁时，妈妈就去世了。我经常在记忆里努力寻找她的影像，除了有幅自己的脸贴在她瘦骨嶙峋的脊背上的模糊图像外，其他都是一片空白。听长辈们说，妈妈是为了养活我们几个子女累死的。

父亲是一个浪子，新中国成立前，他是西京陆军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在乾县保安团当差，日子过得逍遥自在。爷爷去世后，由于家大业大，家里的油坊、磨坊和果园没有人照看，父亲只好辞了差事，回家料理。还有人说父亲在执行公务时，不小心伤了一条人命，只好逃回老家藏匿起来。在我的心目中，父亲一直擅长做生意，不然“文革”期间他不会被打成“四类分子”，不会每次从学习班回来，脸上到处伤痕累累。他原是上过学的文化人，心大、想法多，因为修建三门峡水库而移居到现在住的地方。新到一地，由于文化的差异，他始终融不到当地人的生活中，于是就四处流浪，家庭的重担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兄弟姐妹四人，我对父亲的感情最深，因为我是家里的老么，父亲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一个。为了我的未来，他断然让读书很好的二姐辍学养家而让我上学。我忘不了他低三下四给我借学费的样子；忘不了他绑着我上学的样子；忘不了我的火车头帽子被村里的无赖偷走后他无奈的样子；忘不了他笨拙地做饭的样子；忘不了为了让我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低声下气求亲戚给我找工作的样子……可以说，在他



的儿女中，他最宠爱我了。为了不让我受后母的虐待，父亲在母亲去世后没有再娶。可是，我却没有问候过他，没有让他吃上一顿好饭，没有给他买过一件新衣，没有陪他逛过一个景点，甚至没有和他在一起真正地聊过天……我亏欠他的太多了。虽然他读书很多，但是一辈子郁郁不得志，没有找到能够施展才能的机会。

1992年他的腿摔伤的时候，我刚成家，有了嗷嗷待哺的孩子，工作也不顺利，我把他接到我教书的岐山，他在我那里待了不久就回老家了。没过多久，由于没有“关系”，加之自己不懂世事，我被调到一所偏远的中学当老师。我能忍受破败的校舍，能忍受白天

老鼠在用芦苇铺的顶棚上跑来窜去，能忍受利用课余时间捡柴火、生炉子、做饭、过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忍受周末其他教师和学生都回家了，偌大的校园就剩下我们一家三口。可是，我的女儿不能忍受。我忘不了自己在办公室读书复习，准备自学考试，她在外面对着麻雀大喊“小鸟，你和我玩”的稚嫩声音。为了女儿，我准备考研。功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我考上硕士研究生。父亲去世时，我正在读研二，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听大哥说，他去世后，眼睛一直是睁着的，他在等待他的小儿子归来，渴望见他的小儿子



最后一面，遗憾的是最终都没有等来。当我赶回老家时，他已经下葬了。他走后，多少个夜深人静之际，我独自一人，翻看着他留下来的照片，对他诉说着儿子的思念之情，诉说着自己当初的窘迫、恐慌、无奈甚至自私，絮叨着自己肩上的责任。如今，父亲去世十几年来，我想忘却他，以便自己更快地前行，可是记忆却像个不速之客，经常有意无意地提醒我：那是你的父亲，养育了你的父亲，你忘不了他，你永远也不会忘记他。

读博二的一天——2009年冬至，岳母去世了。我结婚后，她把我当儿子看待；我落魄时，她不嫌弃我；我发达时，她提醒我。除了认识人民币外，她大字不识几个，可她却是我最认识的明事理的人：她支持我参加自学考试，支持我读研究生，这种支持是无私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她用自己孱弱的身体帮我们夫妻把孩子养大。每逢春节，她忍受着别人的闲言碎语让我们一家回到她身边过年。每当我们周末回到她的身边，她总能变着法子给我做一顿家乡的小吃，即使她生病在床，也会艰难地爬起来，坐在厨房的凳子上，教我们如何如何做。2009年夏天，为了给博士论文收集材料，我到岐山、凤翔、扶风做田野调查一个多月，那是我和她待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早出晚归，她天不亮就起床给我做好了早饭，晚上一进家门，我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记忆里，总有一幅

抹不去的画面：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吃饭，她佝偻着身子坐在对面的小床上，看着我吃，然后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聊天的内容早已不知所云，可是心里那种暖暖的感觉却永远挥之不去。也许那时候她已经病入膏肓了，看到她瘦骨嶙峋的身体，我为自己的无能而自责。我们娘俩有个约定，等我博士毕业后，一定再带她去一次北京。可是，还没有等到我毕业，她就走了，给我留下了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多少次在梦里，我梦到自己搀扶着她瘦弱的身体，一起逛故宫、游长城……至今我还留着她为我作博士论文所提供的素材，每每看到那些剪纸，我仿佛看到她坐在炕上，手拿着剪刀，她一边剪一边叙说着家长里短，她不在意我是否听、能否听进去，反正她不停地絮叨着……那时候，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母爱。

岳父是离休老干部。在岐山县，没有几个人是1949年前参加工作而且有文化的，他就是其中之一。可是为了孩子的未来，他50岁就离休了。他是《岐山县志》的执行主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住在县志办给他租借的破旧低矮的房子里，我经常看到他拿着铅印的书稿审阅，在我心目中，他什么都知道。我在他身边总自信不起来，他不怒自威。现在想来，他并不是拒人于门外，而是一名知识分子内心的真情流露。听老婆说，岳父一辈子都在还债，从来都没有感到生活轻松过。家庭的重担早

已把他身上知识分子的傲骨磨平了。在岳母去世一年多后，他也离我而去。他去世的时候是春节，那时候单位正忙，为了编辑《古代汉语词典》，我没有回家。他去世的那天夜晚，我梦到他对我说：“新民，我去见你姨（即我的岳母）了，你们一家好好过日子。”我从梦中惊醒，他走了。岳母去世前那个清明节，我在北京的小窝装修好了，那时候我还在学校读书，回岐山接二老来京，一方面想让他们看看新北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别为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一家担心。那时候岳母已经没有力气到北京了，我只好把岳父一个人带来。我领着他爬了长城，登了天安门城楼，逛了故宫，游了中山公园，赏了元大都遗址公园的海棠花。第一次近距离地和他接触了十几天，我感受到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内心的悲凉、孤独和无奈。本想让他多住一段时间，可是他放心不下病中的岳母，不愿在北京再住了。我只好送他回家，但他坚持要一个人走。好在侄女来京旅行，我给他买了票才让他们结伴而归。等我回来后，茶几上放着车票钱。这是他第一次给我钱，我知道他心疼我们，看到我在之余兼职赚读书稿钱，他不忍心再给我增添经济负担。他知道当面给我，我不会要，只好在不注意的时候放下。岳母去世的那个春节，我们担心他睹物思人，再次把他接到北京，给他过寿，点蜡烛，吃蛋糕，陪他看3D电影《阿凡

愈来愈不懂得客气是怎么回事儿。

为了礼貌，有时向人说：“有空去饮茶。”

这一说不得了了，天天闲着，却又没时间，有空时想想：“值不值得去？”

最后，还是勉强去应酬，深觉没意思。

所以，“有空去饮茶”这句话，少说了。如果没有心的话，说来干什么？自己找辛苦。

吃完饭大家抢着付账，要付就让人家去付好了，已经学会接受这种方式。

最糟糕的是，想请客，先把信用卡交上柜台，但对方坚持要付，把你的卡退回给你。应付这种情形，唯有让他们去结账，再买一份重礼他日送上。

一切顺其自然好了，人生不应该在这种小节上浪费工



人生不该 在小节上浪费工夫

● 蔡 澜

夫。

走出门，要是我先一步，就走在前面，如果朋友带头，跟着好了，别让来让去。

一个圆桌，主人家叫你坐在什么地方，乖乖地听。

“不，我怎么可以坐主位？”这种废话，说了无益。对方要是不尊敬你，想坐在一

角都难。但是没等主人说话，自己就大大咧咧地坐在主位，也是禁忌。

到婚宴或生日会，觉得没趣，快走就好。打一声招呼最好。要是引起宾客的纷乱，那静悄悄地溜了算完。大场面并不会因为你少了一个人而停止的，别自视过高。

事先说明你是不喜欢唱卡拉OK的，别人便不会强拉你去。

尽量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就算得罪对方也值得。如果他们是那么小气，不做朋友也罢了。

中国人有很多礼貌上的迂腐之处，但也并非人人如此。诗中有句“我醉欲眠卿且去”，实在可圈可点，这是最高的人生境界。

（张建中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不如任性过生活》一书，吴浩然图）

达》。影片结束后的那天晚上，妻女逛王府井，我陪他去饭馆吃饭，给他要了一大碗扯面。他说这家的面才有家乡的味道，吃完了还要再吃。我担心他晚上吃多了不消化，他一定要吃，拗不过他，我只好又给他要了一小碗。饭后，我们走了两站路到宽街才乘公交车，一路上，他叮咛我，要好好过日子，不要置气，要多休息，钱是挣不完的。他说我们离得远，他现在住的房子，我们以后回家可以住一住，把他的储蓄给谁谁谁，把房子给谁谁谁，把他所有的书给我，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用得上。我当

时没有反应过来他是在安排后事。那天晚上，是我记忆中和他交流最多的一次。春节过后，我们要上班了，虽然有他的外孙女陪着，可是他无法融入周围的生活，又喊着要回家。无奈，只好送他走。没有多久，他就住进了医院，一直住到春节前夕，无论如何要回家过年。也许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不想老在外面。结果，回家不久他就去世了。

如今，四个老人都走了，他们一辈子为了儿女而奔波劳碌，没有享过儿女的福。每逢除夕、清明节、寒衣节，我都会给他们烧纸，诉说自己的心

思；通过袅袅的青烟和他们交流，把自己的成绩汇报给他们，让他们放心；把自己的委屈诉说给他们，得到他们的原谅和安慰，然后自己才能轻装上阵。我相信，在天堂的某个地方，他们一定在俯视着我，看着我笑，陪着我流眼泪。

我不知道这种揪心的痛苦甚至有时候是甜蜜的回亿，何时是一个尽头。我也不想让这种尽头来临。下辈子，我不做他们的儿子。

不为别的，就是不想让他们为我操心受累。

（秋 林摘自《散文选刊》2016年第2期，杜凤宝图）



月光的死亡

● 蒋 勋

20世纪以后，世界高度工业化，过度的人工照明赶走了自然的光。

居住在城市里，其实没有太多机会欣赏月光，使用蜡烛的机会也不多，张九龄的“灭烛怜光满”只是普通的五个字，呼唤不起我们心中的诗意。

烛光死去了，月光死去了，走在白花花的日光灯之下，月光消失了，每个月都有一次的月的圆满不再是人类的共同记忆了。

那么，中秋节的意义是什么？

一年中最圆满的一次关于月亮的记忆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汉语文化圈里有“上元”“中元”“中秋”，都与这个圆满记忆有关。

上元节是灯节，是元宵节，是一年里月亮的第一次圆满。

中元节是盂兰盆节，其意义是把人间一切圆满的记忆分享给死去的众生。在水流中放水灯，召唤漂泊的魂魄，与人共度圆满。

圆满不只是一人间记忆，也要布施于鬼魂。

在日本京都岚山脚下的桂川，每年中元节，渡月桥下还有放水灯仪式。民众在小木片上书写亡故亲友的姓名，或只是书写“一切众生”“生死眷属”。点上支小小的蜡烛，木片如舟，载着一点烛光浮在河水上，摇摇晃晃，漂漂浮浮，在宁静空寂的桂川上如魂如魄。

那是我又一次感觉到“灭烛怜光满”的地方，两岸没有一点现代照明的光亮，只有河上的点点烛火，渐行渐远。

光的圆满还可以这样找回来吗？

岛屿上的城市大量使用现代虚假丑陋的夸张照明杀死自然光。杀死月光的圆满幽微，杀死黎明破晓之光的绚丽蓬勃，杀死黄昏夕暮之光的灿烂壮丽。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现代照明？高高的、无所不在的、丑恶而刺眼的路灯，使人世喧嚣浮躁，如同噪音一般使人发狂，岛屿的光害使人心躁动浮浅。

光被误读为光明，以对立于道德上的黑暗。

浮浅的二分法鼓励用光明驱赶黑暗。

一个城市，彻夜不熄的过度照明，使树木花草不能睡眠，使禽鸟昆虫不能睡眠，改变了自然生态。

黑暗不见了，许多生命也随之消失。

消失的不只是月光、星光，我们童年时无所不在的夜晚萤火虫也不见了。

萤火虫靠尾部微光寻找伴侣，完成交配繁殖。童年记忆里点点萤火忽明忽灭的美，其实是生命繁衍的华丽庄严。

因为光害，萤火虫无法交配。光明驱赶了黑暗，却使生命绝灭。

在北埔友达基金会麻布山房看萤火虫，不用手电筒，关掉手机屏幕，萤火虫来了，点点闪烁，如同天上星光。回去的朋友心里有饱满的喜悦，安详宁静，白日喧嚣吵闹带来的烦躁感都不见了。

“灭烛怜光满”，减低亮度，拯救的其实不只是萤火虫，不只是生态环境，更是那个在躁郁边缘愈来愈不快乐的自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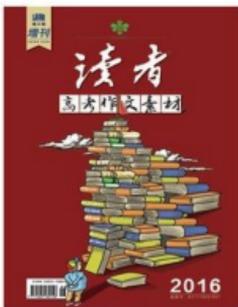
（鸭 梨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舍得，舍不得》一书，Depositphotos 供图）

2016年

《〈读者〉高考作文素材》增刊(第8版)重磅推出

《〈读者〉高考作文素材》增刊自2009年推出以来,以广泛的内容题材、独特的视角观点,帮助考生在最短的时间内积累写作素材,启发心智,拓展视野,活跃思维,提升写作能力,赢得高分,受到了广大考生的青睐。

2016年《〈读者〉高考作文素材》增刊在前7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更新,并首次加入了《读者·校园版》的内容,分为“观点”“美文”“意林”“轶事”4大类,篇幅



短、有思想、有趣味,方便考生短时间内熟读掌握;版式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设计更加疏朗、轻松,希望在备战高考的紧张氛围中,为考生提供一份既能放松心情,又有阅读乐趣,更能助力高考的文化产品。

定价10元,120页,各地报刊亭点均有销售。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或关注读者微信(duxhe-weixin)进入“文房”购买。



生活家营销总监詹东、读者杂志社副社长宁欣与甘肃省靖远七中的学生们共同启动第三季“请孩子读本书”活动

我们爱阅读

夜深了,可我还作为作业奋斗着。实在是渴,我十分不舍地放下手中的笔,捧起了桌上那杯还留有几缕热气的清茶喝了几口。一下子瞄到了桌面上的那本《读者》,随手翻了几页,思绪开始不受控制,是从什么时候遇见《读者》的呢?依稀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炎热午后,树叶被骄阳烤得有些散懒,鸟儿也有些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我和《读者》第一次相遇了。

——我与《读者》的故事
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章子言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们成长了,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的世界枝繁叶茂,春暖花开。于是我们逐渐变得自我、易怒;我

们总在盘算得失,我们总认为别人占了便宜,而自己吃了亏;我们总想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却总是忍不住偷偷瞄两眼别人所拥有的。

——读《请息怒》一文有感
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 马佳伟

“请孩子读本书”大型公益活动,是对教育事业的无尽关怀和支持。我们会全体师生真诚地感谢生活家地板、《读者》的捐书助学。每个月收到《读者》后,我们都会将杂志及时补充到校园图书馆,编号后进行专柜管理,面向师生开放借阅。同时,我校还开展了以“我和《读者》”为主题的征文比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

我校自接受《读者》捐赠以来,充分做好图书的管理工作:将杂志发放到每个班级轮流阅读;各班阅读后,回收到“读书吧”的书架上,同时开辟了“晒晒我的读书心得”展牌,定期展示学生的读后感;每月对班级图书借阅量进行一次统计,期末评出最受受欢迎的文章;红领巾广播站每周利用读报时间,由广播站负责人选出各班推选出的优秀文章面向全体师生朗誦。

乌鲁木齐市第一一七中学

【注】“请孩子读本书”是生活家地板2013年联合读者杂志社、全国大学生村官执委等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公益活动,旨在促进中小学生精神世界的建设和价值观的培养。截至2016年1月,本活动已让全国近1万个班级的中小学生在按期收到了全年的《读者》杂志,已有超过30万名中小學生参与活动中来。